

晏子春秋校注敘

周季百家之書。有自箸者。有非自箸者。晏子書非晏子自作也。蓋晏子歿後。傳其學者。采綴晏子之言行而爲之也。計孔子之僭九。

見諫上二十章諫下五章廿一章問上三十章

問下廿九章雜上七十六章廿一章三十章外上廿七章。其最愷曰。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曰不出尊俎

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曰救民之生而不夸。行補三君而無有。晏子果君子

也。吾今乃知晏子時。知晏子者孔子一人而已。墨子之僭二。

見問上五章雜上五章

其最

愷曰。爲人者重。自爲者輕。吾今乃知晏子後。知晏子者墨子一人而已。綜

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如曰先民而後身。薄身而厚

民。是其儉也。勤也。兼愛也。固晏子之主愷也。夫儒非不尙儉。未若墨以儉

爲極。儒非不尙勤。未若墨勤生之亟。儒非不兼愛。未若墨兼愛之力。此儒

墨之辯也。然儒家囊括萬理。允執厥中。與墨異趣也。晏子儒而墨。如止莊

公伐晉。止景公伐魯伐宋。是謂非攻。曰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

功。是謂非樂。曰不遁於哀。恐其崇死以害生。是謂節葬。曰粒食之民。一意

同欲。是謂尙同。曰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是謂大取。曰舉賢以臨國。官

能以救民。是謂尙賢。曰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行之難者在內。是

謂修身。皆其墨行之彰彰者。又必墾闢田疇。而足蠶桑豢牧。使老弱有養。鰥寡有室。其爲人也多矣。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所謂事必因於民者矣。政尙相利。教尙相愛。罔非兼以正別。况乎博聞強記。捷給善辯。前有尹佚。後有墨翟。其揆一也。劉略班志。列之儒家。柳子厚以爲不詳。謂宜列之墨家。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之。是已。法言云。墨晏儉而廢禮。張湛云。晏嬰墨者也。均可證。晏子生爲貴胄。而務刻上饒下。重民爲治。進賢退不肖。不染世祿之習。故能以其君顯。純臣也。其學蓋原於墨儒。兼通名法農道。尼父兄事之。史遷願爲之執鞭。有以夫。吾服膺晏子書久矣。竊歎其忘己濟物。不矜不伐。駸駸有大禹之風。覃思積年。錄爲校注八卷。俾有志斯學者研尋云爾。中華民國十有九年歲在庚午六月漢陽張純

一敘

墨晏尙儉。儉在心不在物。所以不感於外也。尙勤。常行而不休。所謂道在爲人也。本儉無爲而勤。無不爲。是之謂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言乎。墨晏有焉。純一又

記

晏子春秋校注凡例

晏子春秋。孫氏淵如。有明沈啓南本。吳懷保本。黃之察本。盧氏抱經。有吳勉學本。李從先本。黃氏元同。有凌澄初本。並梁處素孫頤谷二校本。孫盧二氏。後見元刻本。均加勘補。孫以元刻贈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澗。藪校而刻之。每卷首皆有總目。又各標題於其章。悉復劉子政之舊。誠善本也。然元刻間有譌脫。不及孫校本者。今湖北局刻即元本。浙江局刻即孫本。二本並備最善。是篇以元本爲主。輔以孫本。參考孫盧黃藏諸本。並江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料簡短長。凡一字可疑者。必反復審校。誼求其安而後已。

考訂書。如孫淵如音義。盧抱經羣書拾補。王懷祖伯申讀書雜誌。洪筠軒讀書叢錄。俞蔭甫諸子平議。黃元同校勘。孫仲容札迓。劉申叔補釋。蘇輿校。皆有功於晏子者。是篇盡量采集。惟原文過餽。或二家重見者。則斟酌節省。至諸書詮證。於晏子皆趣間有未徹。或不切要者。概不輯錄。然有證涉兩可。未能質定。且此非彼是。理須互證而明者。仍並掇之。以資宣究。諸家校讐。所引孟子荀子。呂覽淮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諸書。並文選

後漢書等注。是篇校及莫不搜檢原書，詳加尋討，確足以正譌補脫者，則據以補正。義可並存及反證者，均錄入注，用備研覈。否則從略，庶免冗繁。至諸家引書，不無簡略差異，今以不敢掠美，及取文便故，字句間時有增訂。冀便閱者復案，用竟先民之志耳。

晏子書著自二千四百年前，今讀其書，有要綱二：（一）如義爲儀本字，做爲對段字，而通作能，也讀爲邪之類，非詳究爾雅說文等書，及古書聲類通轉之法，則古字古義不能明辨也。（二）如齊歸田氏事，見左傳。桓公管仲事，見管子。乃至墨子列子，往往文同義合，說苑新序，引用尤夥。非窮探周秦兩漢書，無以供參稽也。

晏子向無注本。今以其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允宜推行於世。除甄錄舊注外，間附己意。自惟學識譚陋，闕與罕窺，雖寒暑兩更，稿經五易，恐誤解漏義，所在多有。幸世碩儒，匡其不逮。

余友黃君虛齋與余論學，攻錯窮真，相視莫逆。審覽是篇一過，斧藻文字，補綴勝義，有稽商之益。既質之陳君匪石，亦加謚正。此詩所以重嚶求也。

晏子春秋校注題辭

一 巍巍晏子三代之英抗晞神禹勤儉弗矜追蹤尹佚博辯靡爭行難在內
治要性存僅以君顯匪願所乘耻躬不逮弗以學鳴纂茲經術功莫與京
名曰春秋迴軼虞卿

先後知者唯孔與墨孔譽以敬兄事毋忒墨契以愛亟併兼德救民不夸
補君是力自爲者輕爲人者急齊未殫用時未閱澤厥爲天民政教垂則
等之諸子于焉太息

秦漢以還學張空幟陵夷泊今萬象狡肆物蔽智盲剗心逞喙覲言大同
種姓迫礙侈求善羣生靈顛頽敬罔克躋愛無所寄我思孔墨覲得其次
茫茫六合德音誰嗣

漢陽張子古處夙敦閔亂孔撫垂老彌勤會通儒墨汲汲求仁庶幾晏子
洞見本原舊注輯校與義專宣批稊迅掃精一允傳斯學不弘斯土難安
瞻懷名世繹此卮言

民國第一乙亥季夏既望蘄春陳敦復敬撰

晏子春秋總目

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

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

內篇雜上第五凡三十章

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

孫星衍云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成帝即位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還光祿大夫蘇林注三輔多與灌渠悉主

之故言都水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中大夫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

所校中書

孫云漢書楚元王傳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類師古注言中者以別于外唐六典劉向揚雄校書

在禁中謂之中書晏子十一篇

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

孫云列子別錄亦有參名釋雅釋註讎匹也匹合也

猶今言內庫書也

太史書五篇

孫云史記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臣向書一篇

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

十八章孫云復讀複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孫云著从竹隸書竹通坤藝文志儒家晏子八篇蓋內篇六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外篇二俗本

始刪並為一也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

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孫云天芳先牛形相近又備章長聲相近又讀異或云當為又章疑即問下其竟久乎竟字也當為長久如此類

者多謹頗略櫛孫云列子別錄作棧殿敬順音剪謂蟲斷也略(七略)作刻又一作櫛皆同

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孫云殷湯順列子音義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

東萊地也孫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正有此語明人或題為晏子序或題表者妄也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

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

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臂孫云智當為智若匈隸加凡此皆唐宋人寫書

之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孫云懸當為懸俗加心隸書高純順而刻及使

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

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

衆晏子衣苴布之衣孫云詩傳苴麻子也高誘注苴氏春秋苴草也苴音同苴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

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葢短孫云晏子長不滿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疑缺非也盧文昭云疑有缺文字李從先本無此四字其

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

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孫云謂外篇第七也俗本或以此附內篇變亂向篇弟明人之妄如是又有頗不合經術

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孫云謂外篇第八也俗本以為第七

凡八篇

孫云史記正義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者是時即以外籙第七八合為一耳隋唐志七卷

亦十二卷蓋宋時分折其篇上下各為卷二或四字之誤即七略之七篇也若因卷頗多于前志文獻通考

疑後人采嬰行書為書則宋人不精核此書之故矣晁公武從柳宗元之言改入墨家亦其妄也 其六篇

可常置旁御觀 孫云蔡邕獨斷御者進也詩箋御詩也 謹弟錄 孫云說文弟章束之次弟也 臣向昧死上 孫云獨斷漢承秦法上書皆言昧死

殷敬順列子音義上時掌反此唐人之音以判于上下實不足律古人也荀子別錄作上言明吳懷保本改此文如八篇作匹篇上改上聞及增斯書也之類太謬不足駁之

晏子春秋校注目錄

內篇諫上第一 凡二十五章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一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為禮晏子諫第二	三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四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絃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五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六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八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〇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一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二
景公敕五子之傳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四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五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六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八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九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二一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二二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二四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二五

景公遊寒途不郵死齒晏子諫第十九……………二七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二八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二九

景公將伐宋瞽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三〇

景公從政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三一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三四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三四

內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三七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三八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四一

景公以博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四二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四二

景公為長床來音欲美之晏子諫第六……………四四

景公為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四四

景公春夏遊獵興役晏子諫第八……………四五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四六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四七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四七
景公爲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四八
景公爲履而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四八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四九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五二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五三
景公朝居巖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五四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五四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五五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第二十	五七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而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五九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六一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六一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六三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六五
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六七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六八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脩政以待其亂第三	六九
景公伐滕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七〇
景公問聖王之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	七〇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七二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七四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	七六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七八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七九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八〇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八二
景公問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	八四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八五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	八六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八七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八八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若何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八八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若何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	八九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九〇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	九一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一	九二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二	九三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九四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	九五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九五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九六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報以德第二十八	九六
景公問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九七
景公問爲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九七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九九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	一〇一
景公問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	一〇一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一〇二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一〇三
景公問賢不肖 <small>二字疑衍</small> 可學乎晏子對以彊勉爲上第六	一〇三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	一〇四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	一〇四
景公問諸侯執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	一〇四

-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一〇五
- 吳王問保威強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一〇六
- 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第十二……………一〇六
-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一〇七
-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斂舊作儉從俞校第十四……………一〇八
-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一〇九
-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一一〇
-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一一〇
-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一一二
-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十九……………一一三
-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第二十……………一一四
-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爲本第二十一……………一一六
- 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一一六
- 叔向問嗇吝愛於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一一七
-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第二十四……………一一七
-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第二十五……………一一八
-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一一九
- 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身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一一九
- 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一一九

八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事百君第二十

一一〇

九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三十

一一一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說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一一三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二字從盧校增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難第二

一一三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

一一四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第四

一一六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一一八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一二八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一二九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一二九

景公探雀穀穀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

一三〇

景公睹乞兒於塗晏子諷公使養第十

一三一

景公慙則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

一三一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一三二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

一三三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一三四

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一三四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第十六……………一三五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一三七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一三七

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一三八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一三九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為知禮第二十一……………一四一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一四二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一四二

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駮贖之與歸第二十四……………一四四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為大夫第二十五……………一四六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一四六

晏子遺原語乞北郭騷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一四七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一四九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乃逐之第二十九……………一四九

晏子居喪籛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一五〇

內篇雜下第六 凡三十章……………一五一

靈公禁婦人為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一五一

齊人好轂擊晏子給以不祥而禁之第二……………一五一

景公嘗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寃第三	一五二
柏常騫禳梟 <small>原譌</small> 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一五三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一五四
景公病水菅與日鬪晏子教占菅者以對第六	一五五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羣臣之野第七	一五六
晏子使吳吳王命儻者稱天子晏子許惑第八	一五七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一五七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一五八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第十一	一六〇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陳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	一六〇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一六二
田無宇勝欒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一六三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一六四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橐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一六五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一六六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一六七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一六八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一六八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所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	一六九

景公毀晏子隣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一七〇

景公欲為晏子築室於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一七〇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內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一七一

晏公以晏子乘弊車駕馬使梁丘據遺之疑脫轆車乘馬四字三返不受第二十五……………一七一

十五……………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一七二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為常行第二十七……………一七三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一七三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一七四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一七五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凡二十七章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一七六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一七八

景公薈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一八〇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一八〇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一八一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一八二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一八三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一八五

景公欲誅斷所愛櫛者晏子諫第九	一八六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	一八七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	一八八
景公築長床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一九一
景公使燭鄒主烏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	一九一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	一九二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	一九四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	一九五
吳王問齊君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一九六
司馬子期間有不干君不卹民取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	一九六
八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	一九七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	一九七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	一九八
有獻書譖晏子 <small>當重晏子二字</small> 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	一九九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	二〇〇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	二〇一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	二〇一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	二〇二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二〇三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為不可第一……………二〇五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二〇七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平第三……………二〇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二〇八

景公出田願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二〇九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二一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疆足恃乎晏子對不足恃第七……………二一一

景公游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二一一

景公為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毀第九……………二一二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二一二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二一三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為法不宜殺第十二……………二一四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諍對第十三……………二一四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二一五

莊公圖莒國人擾給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二一六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二一六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吾過第十七……………二一八

晏子歿左右諫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二二八
舊目分列入篇之前今合錄之以便檢閱

晏子春秋校注卷一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諫上第一 凡二十五章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荀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揚倜往、奮、振矜也。列子說符篇、色威者驕、力威者奮、張湛注、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案標題作矜勇力、矜、夸也。自伐也。

不顧于行義盧文昭羣書拾補曰、於與于舊多參錯、新本一例作于矣。勇力之士無忌于國義曰、行

義一本作仁義。勇力之士、太平御覽作向勇力之士。下文同。盧云、御覽四百三十六、義字作向、

屬下句。下文亦同。黃以周校勘曰、行義一本作仁義、非。元刻標題亦作行義。盧後校本云、不顧于

行義作一句是。盧氏不從御覽、當已。蘇輿云、黃說是也。下文推侈、大戲、費仲、惡來。皆古勇力

無忌、為亂于國者。引此以警莊公、是無忌于國、本屬勇力之士說。御覽義作向者、蓋緣下文崇向

勇力而諫。純一案鮑崇城刻仿宋御覽文同此、惟勇力之士上衍向字。不顧于行義、屬莊公言。下守

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又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皆所以對治之。無忌于國、屬勇力之

士言。下文任之以力、峻轡天下、威殺無罪、行本淫暴、皆勇士無忌之例證。貴戚不薦善同姓之勳、不推善言。逼邇不引過蘇云、逼

也。問下篇求君逼邇而陰為之與、義同。純一案。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

力立于世者乎。莊公之意、固知古無。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嬰子

莊公之問、言唯進禮而行、舍命不誅暴不避疆謂之力。嬰舊作暴、孫云、暴當為暴、諫省。

誦論。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之推家訓、分之甚晰。此訓惡、下當從本。純一案家訓見書諸篇。說文日部、暴。牟部、暴。段王裁注尤詳。誅暴不避疆謂之力、言能不畏疆禦、為天下除非禮之暴

戾、斯誠大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御覽引作以行禮義也。墨子經上曰、勇、志

卦象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黃初云。莊子大宗師篇曰：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是此塙語。並國而不為貪，弔民伐罪故。黃初云。王滅國者五十，天下大悅。是其義。仁義之理也。孫云、韓非解老篇、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孫云、武

釋言、替、廢也。純一案桀紂人民之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如軒轅相侵伐，暴虐百姓，乃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是。史記黃帝本紀。今上無仁義之理，奮乎勇力，不

下無替罪誅暴

之行，無忌于國，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如墨子非攻中篇云：吳九夷賓服。於是自恃其力，伐其功，而吳有離罷之心，句踐圍王宮而國亡。晉智伯攻中行氏而有之，又攻趙范氏而大敗之，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韓魏相謀，擊智伯攻中行氏而有之，皆含禮義，徒逞勇力。

匹夫行之以家殘。本書諫下二十四章、公孫接、田開疆、大冶子、以勇力。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孫云、墨子明鬼篇作推侈。韓非說疑篇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雅侈。黃連語篇作推侈、同此。淮南主術訓作推侈。劉師培晏子春秋補釋云：召覽佚文作惟多。路史注引賈子新書連語篇作雖侈，亦作隲侯。漢書古今人表作推侈，與此同。蓋推惟雖三字，字形相似。侈侈侈多四字，亦字形相似，故多通用。惟據抱朴子崇教篇，以推侈與崇侯虎並稱為崇推，則侈字當從新書或本作侯。推蓋國名，新書或本作隲，亦係說文。自侯說為侈。而其義不可考矣。侈戲。孫云、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侈大戲，生裂兕虎，指畫殺人。又云。殷之衰也，有費仲。孫云、費仲、名仲濤、蜚廉父。說封豕西伯昌、見韓惡來。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有惡

惡來、嬴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御覽引脫下字。唐韻正韻。鼓云、凌轢、謂蹈踐之也。威戮無罪。盧云、御覽無此句。純一案御

專行威力。盧校同。純一案刻御覽作專行勇力。不顧義理。黃云、凌啓初

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孫云、戲

理誠衰為韻。虎下為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合緩急讀之。王念孫讀書雜誌曰：案戲字古韻

在歌部，來字在之部，里理在止部，力在職部，罪在旨部。誠在月部。衰在脂部，此十三句唯虎下

韻。史記權夫傳、凌轢宗室。覽有威字、脫戮無罪三字。崇尙勇力。孫云、太

來。呂氏春秋當染篇高誘注、

來里力罪

在歌部、來字在之部、里理在止部、力在職部、罪在旨部。誠在月部。衰在脂部、此十三句唯虎下

韻。史記權夫傳、凌轢宗室。覽有威字、脫戮無罪三字。崇尙勇力。孫云、太

來。呂氏春秋當染篇高誘注、

來里力罪

在歌部、來字在之部、里理在止部、力在職部、罪在旨部。誠在月部。衰在脂部、此十三句唯虎下

為韻。理字或可為合韻，其餘皆非韻也。偏如於古韻未能洞徹，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以非韻者為韻。又見高注呂覽淮南，有急氣發氣閉口口諸法，遂依放而為之，不自知其似之而非也。故音義中，凡言某某為韻，某某聲相近，及急讀發韻者，大半皆謬於古音。若今公

一一辯正，徒費筆墨，故但發凡於此，以例其餘。明於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
自奮乎勇力，不願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疆行本淫暴。孫云、本御覽

作疏，古本。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聖王勇於行義，求善若渴，不待薦，知過即改，無勞引，今適相反。

而循滅君之行。孫云、循御覽作修。蘇云、循、循依也，與反字對文。下篇循聖王之迹，用此

存者。嬰未聞有也。孫云、未聞，御覽作未嘗聞。純一案此章即墨家非攻之指。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為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黃初云、不願受禮文束縛。晏子蹴然

改容。孫云、莊子大宗師、仲尼蹴然。陸德明音義、子六反。崔云、變色貌。曰：君之言過矣。過猶失。羣臣固欲君之無

禮也。無禮則可恣其所欲。蓋禮者，所以嚴等衰。禮則可恣其所欲。蓋禮者，所以嚴等衰。禮則可恣其所欲。蓋禮者，所以嚴等衰。力多足以勝其長。孫云、讀令。勇多足以

弑其君。舊脫其字、今據上句增、文同一例。而禮不使也。不使、猶不許也。劉云、使字當作便。禮不便一語、與上固欲君無禮相應。便使二字、因形相近而訛。

禽獸以力為政。以從元刻。孫本譌矣。疆者犯弱。孫云、疆本多作強、弱。下文或作強、皆寫者亂之。蘇云、強俗字、今一例從疆。故日易

主。孫云、日、本多作曰、非。盧云、國策寧為雞口、一云當為雞戶、戶即主也。禽獸以強者為主、更有強者、則易主矣。雞尤人之所常見者也。今君去禮，則是

禽獸也。黃初云、列子說符篇、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疆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純一案義古

字。羣臣以力為政，疆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君將何所立。孫云、國風相鼠之詩。禮

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孫云、國風相鼠之詩。禮

不可無也。黃初云、孟子盡心篇。孫云、循、說文沈于酒也。周書曰、罔敢循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酒也。循疑循字之誤、難駭循規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循背也。俞樾諸子平議曰、此但公聞晏子之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循酒同聲、又因本篇言飲酒事、發誤為循矣。少間、

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孫云、說文坦、曰、按也、俗作抑。

屬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屬舊作屬、孫云、衛嘗為屬、說文不久也。玉篇許

不合、今從孫校改。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黃晏子無君臣之禮。俞云、按也當作邪、

典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駢篇曰、邪者未定之詞、此人即呼為也、並其證矣。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弼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為邪、問之詞、正與此同。晏子避

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拜、說文手郤云、首至手也。揚雄說拜

留乃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此指公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言。公曰若是孤

之罪也。晏子致無禮之實以楮禮也。公、公知咎由自取。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孫云、春秋左

傳三爵非蓋是後也、飭法修禮。法無禮則失本。禮無法則易弛。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孫云、禮一本

章為一事。案此與外上一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醒。孫云、詩傳病酒曰醒、玉篇作醉未。純一案小雅節南山、憂心如醒。三日而後發。蘇云、發、發起也。言醉寢三

酒而三日寢之、是其證。純一案賦、說亦通。發、讀為廢、墨子非命中篇發而為刑政、上篇作廢以為刑

政。陳第毛詩古音考云、發音廢、廢亦可音發。漢郊祀歌、含秀垂穎、續舊不廢。顏師古曰、廢音

發、蓋發廢古通音也。廢止也。三日而後廢、謂病酒三日而後止也。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

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通氣、謂助血脈之流行。合好、謂樂賓朋之歡。詩小雅賓之初筵、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故男不羣

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蘇云：事謂本業，功女工也。古工功通用。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蘇語

後曰：周嘗為酬之段字。儀禮鄉飲酒注云：酬之言周。五疑當為三。前章云：觴三行、非禮也。過之者

後罷酒。外上一章亦云：用三獻，是不得過三獻也。宣二年左傳云：過三爵，非禮也。荀子宥坐

誅。孫云：鄭氏注周禮，誅責讓也。純君身服之也。管子權修篇：上身服以先之。荀子宥坐

篇：上先服之。義並同。彼房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王云：晏子書以怨為蘊，蘊怨一聲之內

轉。言君勤於政則外無蘊積之治，內

無昏亂之行也。說見雜下十四章，怨利生孽注。劉云：怨當作蘊。說文云：蘊，積也。亦作蘊。廣

雅云：蘊，聚也。文選蜀都賦云：雜以蘊藻。注云：叢也。又詩雲漢：蘊隆蟲蟲，韓詩作鬱。則蘊

即叢勝之意矣。外無蘊積之政也。國治蘊者，言國政叢勝，或之莫理也。蘊治與亂

行對文，蘊即左傳昭二十五年蓄而不治將蘊之蘊。蓋蘊宛二字，聲近義同。如荀子富國篇夏不宛竭，

宛當訓蘊是也。怨宛均從宛聲，故又借

宛為怨。若以怨字本義訓之，失其旨矣。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孫云：一本

怨作怒。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蘇云：勸疑作勤，緣下勸字誤也。勤與

為非之心轉動也。劉校同。以賞譽自勸者，情乎為善。劉云：防上離德行，無以民輕賞罰，失所

勸對文。言刑罰不準，故人弛其防，而

以為國矣。治國之大柄，不外刑賞兩途，所以止惡勸善也。勸對文。言刑罰不準，故人弛其防，而

若德行既無足觀，賞罰又失其用，尚能立國乎。願君節之也。節其淫佚之行，身

無須于賞罰矣。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盧云：呂氏春秋勿躬篇，說苑君道篇，皆以弦章

唯新序雜事四，在桓公時者乃弦寧。後問上作弦甯，實一字。據此，則弦章正事景公者。純一案盧

說是。問上六章待桓公者，孫本作弦章，誤。元本作弦甯，是。羣書治要引作弦寧，可證。說苑君

道篇，又載晏子歿十七年，景公射出質，播弓矢，弦章入，與本書外下末章同，則弦章事景公無疑。

待桓公者，當為弦甯。弦章疑即弦甯之後。孫志祖讀書證錄四說弦章乃景公時人，據新序定桓公時

為弦甯，謂說苑君道篇待桓公者，蓋誤弦寧為弦章，允已。君飲酒七日七夜。飲上舊誤衍欲章願君廢酒也。不然

章賜死。章賜死、文義不順。當作賜章死、下同。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

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蘇云、臣為制、言制于臣也。下云則是婦人為制也、義同。純一案晏公謂臣為制、不知是禮為制也。

不聽。又愛其死。章死。又不可賜。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令、設詞。者字衍。

章死久矣。言君非桀紂、當納其諫而旌其忠。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孫云、爾雅釋天、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

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晏子獨憂民之憂、公酒囊耳。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孫云、姓柏名遽。陳匪石云、孫說恐不確、下文命稟命柏、則柏應為名。周禮太僕以待建窮若與遽令、鄭司農注、遽傳也、若今時驛馬。禮玉藻士曰傳遽之臣、注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左傳僖三十三年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也。言命柏傳驛巡國、致能歌者。純一案說文系部巡、視行也。

周禮小司寇以致萬民而詢焉。鄭司農注、致、聚也。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

任器于陌。孫云任器、任用之器、可以負載。玉篇南北曰阡、東陌。徒行見公。馮行、並做車驚

不恤民憂。孫云、徒行、並做車驚。徒行見公。馮行、並做車驚。曰：霖雨十有七日矣。元本孫校本俱脫霖雨二字、今從王校據上文補、蘇校同。壞室鄉有數十。

壞室、舊館。壞室、舊館。壞室、舊館。

云、自此句以下、皆言百姓飢寒困苦之事。壞室當為壞室、壞室與飢氓對文、下文云室不能禦者予之金、是其證也。壞與壞字相似。俗書寶字作室、與室亦相似。故壞室誤為壞室。後人不達、又改室為寶耳。洪頤煊讀書叢錄說同。純一今並據正、下同。

飢氓里有數家。孫云、飢、飢一本作饑。說文百姓老弱凍寒不

得短褐。墨子非樂篇、萬人不得衣短褐。孫詒讓注云、短褐即短褐之借字。史記秦本紀、夫寒者利短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云、蓋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

故謂之短褐。飢餓不得糟糠。孫云、當做撤無走。孫云、做撤、即做登假音字。說文壁

俗字。蘇云、無走、即靡有。四顧無告而君不卹。孫云、說文卹、憂。一本作恤。日夜飲酒、令國致

家室意。正與上壞室相承。

樂不已。晏子非樂篇曰、孰爲而廢大人之樂治、賤馬食府粟、狗饜芻豢。孫云、饜當爲厭。玉篇饜、飽也。於

人之從事、曰樂也。晏子非樂之意同。三保之妾。盧云、三保、蓋阿保之流。孫詒讓云、三保當作三室。狗饜食人食而不知檢、義同上。

室、諸侯三宮則三室也。此篇室字多譌爲寶、考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蓋天子六宮有九寶又譌爲保、寔不可通耳。保妾亦室妾之譌。

姓不亦蕩乎。厚於狗馬、玩物喪志。厚於保妾、玩人喪德。民爲邦本、宜厚其生。乃薄於狗馬可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

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俞云、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約而無告、即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無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

字、據上文云懷寶鄉有數十、飢張里有數家、以鄉里並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因奪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懷寶乃壞室之

譏、說本王氏讀書雜誌。此所謂窮約者、即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嬰奉數之筴、孫云、左傳策所謂飢餓者、即承飢張里有數家而言。純一案俞說是也。當據補。嬰奉數之筴。孫云、左傳策

筴、古者始仕、必先書名於策。奉數之筴、謂持策以待書事也。筴當爲策、總書多以束爲夾。純一案孫說是也。奉數疑當作數奉、之字疑衍。以隨百官使民飢

餓窮約而無告。使舊作之吏、屬上句。劉云、吏當作使、與下對文、之爲衍字。純一案劉說是也。今據刪正。使上涇酒失本而不

卹。失從孫校本、元本謂矢。失本、謂失民心。嬰之罪大矣。臣道然也。再拜稽首請身而去。事君當致其身、

得請罪于君、全身而去。史記趙充國乞骸骨、義與請身同。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孫云、兼于塗、言兼程以進。徐當爲

徐、爾雅釋言、及也。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孫云、詩傳、趣、趨也。盧云、趣與促同。粟米盡于氓任器存

于陌。感公至探者也。盧云、倍與背同。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

夫子之幸存寡人。之字疑衍。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委、謂

輕重惟夫子之令。命也。遂拜于途。孫云、一本作塗、徐命也。遂古字、徐俗字。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

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孫云、稟臣名。使有終月之委。彙韻於橋切、音委。委積、米薪。絕

本之家。孫云、言並無布縷。使有期年之食。黃云、期元刻本並作著、孫校本期著。無委積之氓。

與之薪櫛，使足以畢霖雨。孫云、薪櫛御雨之具。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孫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孫即上

命令形近而譌。求氓寡與用財乏對文、死句絕。言有隱匿其數、少與金者死。後三日之期者、

命稟巡命柏巡之巡。下文三日吏告畢上、言無後期。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云云、言其求氓

如不用令之罪也。公出舍，損肉撤酒。孫云、撤當為徹。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孫云、飢、說文饑、

財多。辟拂噉齊。黃云、辟拂、亦侍御之倖臣、此言減倖臣之祿。劉云、黃說是。齊即資之假

齊資古通之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惟是哺資饋壺竭焉、杜注、資糧也。國語晉語、資困窮、韋注、

資稟也。噉資者、即減省所給之祿養也、故與減賜並文。齊假為資、猶采齊之或作采黃、齊盛之或

作資盛。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櫛萬

二千乘。壞室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孫云、一本脫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

張、鐘鼓不陳。鐘、舊多作鍾。說文鐘、樂器也、秋分之音。萬物種成、故謂之鐘。從金、童聲。

鐘。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孫云、虞同娛。辟拂三千、謂歌舞

者三千人皆謝去之。謝于下陳。蘇云、文選李斯上奏始皇書、李善注下陳、猶後列也、謝于下

人侍三十士侍四出之關外也。侍從元刻、孫校本譌侍。黃云、人侍士侍、記所謂嬖御人嬖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此謂

晏子朝。杜局望牟待于朝。孫云、杜姓、局名。望牟、猶仿俸也。初云、望牟、莊子秋水篇崔注仰視貌。黃晏子曰：君奚故

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朝。朝字舊脫、從盧校補。蘇校同。盧云、詩明發不昧、此謂夜不寐、謂竟夜未眠。純一案發讀如廢、詳前。夜廢、謂竟夜未眠。晏

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舊衍局字、從盧校刪。孫云、姓梁丘名據、字子猶。入歌入虞。玉簫入、捷也。文選嘯賦注引此作虞公善歌、

以新聲感景公。與下文以新樂淫君相應、今本有脫文、語意不完。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孫云、宗祝注

作晏子退朝而拘之。純一案拘虞以害治故、晏子可謂社稷之臣矣。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

君。淫、惑也。晏子心存非樂、惡其樂之滋繁。墨子三辯篇曰、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

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孫云、與、讀如豫。夫樂何必夫故哉。孫云、今

必攻哉、據下文君奚輕變夫故哉訂正、言故以別于新音也。黃云、元刻本作夫樂何夫必攻哉、據本作夫樂何失必攻哉。蘇云、元刻本及凌本非也、故古義通、何必夫故、言何必定須古樂、以明新樂

無害、當依孫正。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樂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疢之氣、無由得接、率一

禮與天地同節、知樂則幾於禮矣。說本禮樂記。今淫於新樂而無節、是先王立樂之方亡、而禮亦從之而亡矣。禮亡而政從之。上有道揆、下有法

禮亡政將焉傳。北堂書鈔八十引說苑脩文篇。管子牧民篇曰、禮義廉恥、國之政亡而國從之。政者正也、以禮義廉恥為節者也。管子牧民篇曰、禮義廉恥、國之

四維、四維不國衰。衰當作亡、總結上文。劉云、政亡、國字衍。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孫云、

文、國選注引此書樂作東歌南音、當在此。純一案文選注見吳都賦。有歌疑當作在、有歌人、明拘虞之故在此。紂作北里。孫云、歌名。純一案史記殷

里之舞。淮南子泰族訓高誘注、紂作朝歌北鄙之音。此與東歌南音備文、疑脫二字。幽厲之聲。孫云、幽厲、本紀、紂使師涓作新聲、北

上下脫文甚多。蓋晏子尚儉非樂、敘述甚詳、後世陋儒大感不快、妄刪之。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言樂紂幽厲、雖作新樂、皆

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以上五章。皆屬家非樂之指。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問下十七章、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為四

鍾六斛、元刻注云、一作職計筭之、並下士師亦同。明沈啓南本、注

四斗。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筭並作算。羣書治要作職計筭之、士師筭之。案各本皆非、

職計明今言會計。孫云、職計、官名。爾雅釋詁職、主也。俞云、職計莫之從、文義

甚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下文晏子曰、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兩義之

從者而言。蘇云、下文君正臣從君僻臣從之從、亦是承莫之從說。公怒令免職計、蘇云、治

觀於文曰公怒、曰公不說、令莫之從斯怒而不說耳。俞說是也。要令下有

之。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以謚賞害政故、職計士師如此、可謂得人。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

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墨子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

之、人可罰吾將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

罰之、義同。今寡人愛人不能利、魯語甚太子僕弑甚公、以其賣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

革（魯太史克）遇之而更其書曰、夫甚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為命季文子曰、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

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此亦國君愛人不能利之之例。惡人不能疏、失君道

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臣皆順于道、是之謂君君臣臣。荀子臣道篇曰、儉合苟容、若

臣從謂之逆。君臣皆逆於道、是之謂君不君臣不臣。荀子臣道篇曰、儉合苟容、若今君賞

讒諛之臣、臣舊譎民。王云、民本作臣。凡以讒諛事君者、皆臣也、非民也。下篇云景公信用

治要、正作賞讒之臣。純一案民為臣、魏侯、賞無功、罰不辜。則此篇之萬鍾千鍾、皆是賞讒諛之臣、而非賞民也。羣書

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愛立惡、義與彼同。蘇云、夏商周、說是、此承上文愛人惡人言。純一案荀子王制篇曰、君者審羣也。昔者三代之興也。

指禹湯文夏商周、武時言。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國者、羣之所以託命也。故凡有利於國者、縱

惡之。如是羣自善而治矣。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愛惡公則人心正、邪僻盡化為賢良。

是以天下治平。蘇云、治要百姓和集。和則親睦而不離、集則團聚而不散。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

安逸樂。簡、簡略也、簡慢也。易、輕忽也。行安簡易、必不敬德修業、而苟且因循。逸、放逸也。樂、樂聲色也。身安逸樂、必不思患預防、而縱欲敗度。順于己

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順己者必諂佞、逆己者必忠貞、愛惡顛倒。故明所愛而邪僻繁、害國者特愛而類聚。孫云、

明所惡而賢良滅。利國者見惡而遠颺。諫下二十一章云、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彌、尊善者遠、讒諛萌蘖、而賢良廢滅、可互明。離散

百姓。離則乖違而不和、散則逃亡而不集。危覆社稷。危、敗也。覆、滅也。君上不度聖王之與、而下不觀情

君之衰。聖王勤於謀國、無我之見存、故衰。懼君私欲熾盛、與聖王反、故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懼君之四字。蘇云、治要無臣

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蘇云、治要有矣字。純一案此文語意不完、句末當據治要補矣。字、句首以意審校、並當增足字。覆、傾覆也。危、亡也。

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策、謀也。從士師之策、謂不免職計、不濫賞也。國內之祿所收者三

也。九字意不明了、治要無、疑衍文。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信用讒佞。說文言部讒、譖也。女部佞、巧諂高材也。譖、諛也。賞無功、罰不辜。賞無功、不足以勸善、罰不辜、不足以懲暴、治國之大體、

失其用。諷會為人所仰曰望。望聖人、景仰聖人也。信其教、謂信服聖人之教不相違也。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

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孫云、說今本作悅、非。本書多作說、據以訂正。頌即容本字、說頌猶容容

悅也、或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孫云、比死言將及死。蘇云、即唐風且以喜樂、宛其死矣意。吾安能為仁而愈黷

民耳矣。孫云、黷一本作黔。蘇云、愈猶安養意、為仁乃安民之事。黷當為黔、黔民即黎民。言吾但勉為樂耳、不欲為仁以為安民之事也。下文云云、正申明此意。故內

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蘇云、左傳作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僭令即迫奪、僭令即矯義。執灋之吏、蘇云、灋、古法字。舊刻及所局本皆作法、音義作灋、云一本作法、古今字、今一例從灋。並荷

百姓。孫云、荷讀如苛、經典多以荷為苛。供云、荷見左傳二十六六年注。佚與盜同。昭三年左傳曰、道殣相望、而女富盜尤。此云民愁苦約病、而盜驅尤佚、句法正相似。尤佚即盜尤。盧云、奄、掩同。王云、蔽者擁蔽、蹈者蹈諛、二字義不相近、不當以蔽諛連文。蹈當為蹈、字之誤也、詭讀若滔。滔者、惑也。謂隨其情掩其惡、以蔽惑其君也。爾雅釋詁、疑也。疑即惑也。管子五輔篇曰、上誦若上而下惑。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常有

災傷也。臣下舊衍之字、從王校刪。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共適道、不可失道。可與

進之、不可與退之。可與圖治則進、否則退。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

孫云、姓韓名子休。孫詒讓云、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景公趨孫云、姓韓名子休。疑即彼韓子韓摺也。曰、孤不仁、醫家謂手足痿痺不能運動曰不仁、此言心失其用。不能順教以至此極。蘇云、言不能順承。其教以至此極。寡人將

從而後。蘇云、而、猶汝也。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嚮當為今之返又何

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孫云、翟王子之子名羨。重駕、駕十六馬。盧云、以上似當有千景公三字。蘇云、千于形近、此疑傳寫者誤千為于、遂穆加

臣字於上耳、臣字當衍、盧隱增未可從。純一案蘇說是。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孫云嬰子、景公妾。公曰及

晏子寢病也。及、逮也。因時乘便、不令晏子知之。居園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

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蘇云、起病、病愈也。公曰、翟王子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

請使之示乎。示為詠視之本義。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拒絕不視。公曰、寡人一樂之、

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一字是字、俱疑衍。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孫云、衛國之士、姓東野。荀子哀

公篇、定公問于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又曰東野畢之馬失、未知即其人否。黃初云、莊子達生篇、東野獲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或即其說。

公說之、嬰子不說、公因不說、遂不觀。因從元刻。孫校本作曰、今翟王子子羨之駕

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言為婦人所制。且不

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下有脫文。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

于今、孫云、狹當為陝、說文隘也、玉篇陝或作狹。修灋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

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公字疑衍。且詩曰、載駝載駟、

君子所屈。屈舊作誠、從王校改。孫云、小雅采芣之詩誠作屈、箋極也。按當從此。說文誠、敕也。王云、孫說非也。晏子引詩亦作屈、今作誠者、俗音亂之也。屈者、至也。

君子所屈者、君子至也。所、語詞耳。說見經傳釋詞按君子謂來朝之諸侯也鄭箋屈極也諸侯將朝王則馳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與詩意不合。若改屈為誠而訓為誠敕、則其不可通者有二。屈字以由為聲、由古塊字於古音屬至部。於古音屬至部、其上聲則為旨部、其入聲則為賈部。詩中用屈字者、小雅節南山、與惠風閣為韻。小弁與嗟涕寤為韻。采芣與淵噍駟為韻。大雅瞻

印、與疾為韻。以上與屈為韻之字、古音皆在至部。若誠字則以戒為聲、于古音屬志部。其上聲則為止部、其入聲則為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芣與翼服棘為韻。大田與事粗啟為韻。大雅常武

為止部、其入聲則為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芣與翼服棘為韻。大田與事粗啟為韻。大雅常武

與國為韻。易震象傳與得為韻。楚辭天問與代為韻。以上與戒為韻之字、古音皆在志部。此兩部之音、今人讀之相近、而古音則絕不相通。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此非精于三代兩漢之音者、固不能辨也。今改屈為誠、則與唄嚶駟之音不協。此其不可通者一也。下文云、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是晏子之意、謂古之諸侯、所駕不過四馬、今駕八固非制矣、况又倍之乎、故引詩載駟駟云云以諫也。若云載駟駟君子所誠、則三馬四馬亦當誠矣。三馬四馬當誠、則諸侯但可駕兩馬矣、豈其然乎。此其不可通者二也。檢王伯厚詩攷所載異字、會無君子所誠之文。蓋伯厚所見本、向未誤作誠也。乃反以子書中之誤字為是、而以經文為非。見異思遷、而不顧其安、是惑也。蘇云、王說是。馬瑞辰壽詩引此、遂據以為段借字、殆不然歟。夫駕

八固非制也。孫云、書正義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

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為之。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意。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據上句字疑然、而用馬數倍、不惜物命、糶費又多。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晏子非命中之節

曰、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之淫、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義同。

又恐奸孽。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諸侯。

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不振、獨孤寡。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

以與此同、本王引之。與民為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孫云、大雅瞻印之詩。純一案鄭說、言因此蓄怨于民。

夫多謀慮則成城、婦人多謀慮乃亂國。今君不思成城之求。盧云、思元、刻作免、疑是克。而

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

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敕五子之傳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景公有男子五人。孫云、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鉅、公子陽生、時茶尙未生。所使傳之者。釋名釋言語扶、傳也、傳近之也。將教觀之

也。賈誼新書。皆有車百乘者也。孫云、馬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

所傳爲子。而。伊也。意謂魯教伊所及晏子也。及。至。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

其力。據其本分能肩任者。臣敢不勉乎。今有車百乘之家。舊脫車百乘三字。俞云、今有

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當云今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

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爲子。世子一、而命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孫云、已樹

之。又別。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之爭者五。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淳于人納女子于景公。孫云、括地志、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左傳鬻似之子荼、

寵妾芮姬生子荼、茶少。嬰。服虔注鬻似、景公妾、淳于人所納、蓋本此。史記齊世家、景公

其母賤、立爲晏孺子。生孺子荼。孫云、公牟傳作舍。左傳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

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蘇云、治要無夫以賤匹貴。國之害

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治要大作子。俞云、下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

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並以長少對言。統一案晏子原文、本作置長立少、亂之本也。下文陽生

長而國人戴之、正承此而言。又云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毒之

本也。均可證。今本長。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長而舊倒。孫云、本作夫陽生生而長、今本

孫加生字、非也。此文本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言陽生長于荼、而爲國人所戴也。今本長而、

作而長。又加生字於其上、則贅矣。翠書治要正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統一案王說是也、今據乙正。

君其勿易。孟子告子下記蔡丘之。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擊不亂。宗。擊。庶子。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蘇云、繼、音義同此。

純一案湛、漸漬也。利者、害之本也。

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茶饜梁肉之味。

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孫云、言陽生雖為君、茶亦得享聲色而無患也。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

宗、不可以利所愛。終不利於所愛之人。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設、施也。

賊、害也。樹、植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樂紂樂矣、哀莫甚焉。

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黃云、元刻脫為字。蘇云、治要則作。蘇云、言皆

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蘇云、治要特作持。是、此因形近譌。不足以責信。蘇云、言皆欺罔也。

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蘇云、治要無讒字也字、文義較適、此也字係羨文。陳匪石云、治要雖無也字、而也讀為邪、為本書文例、

觀上下文作邪亦通。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

以成其利者。為田氏殺茶、乃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茶、陳乞陳常也。至取齊國張本。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

田陳聲相近、經典通用。乞殺茶、常殺簡公者。陽生則鮑牧所弑。以為田氏者、乞使之。盧云、殺讀弑、下並同。蘇云、治要無君字。

王、悼公子。殺簡公而取齊國。孫云、名。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疥且瘧。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瘧。杜預注瘧、瘧疾。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諫、依字當作瘧。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瘧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為諫。案傳例

因事曰瘧。若瘧已足瘧疾、何為復言瘧瘧乎。瘧、失廉反。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

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瘧。瘧是小瘧、瘧是大瘧。疹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

狎之所云、梁王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休作。瘧、有熱瘧。瘧、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瘧瘧。則梁王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瘧瘧。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實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瘧瘧乎。徐仙民音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為疥瘧瘧、初疥後

瘡耳。今定本亦作疥。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作齊侯疥。疥、謂世間傳本、多以疥為疥。俗體就為痲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此說也。疥、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患作瘡乎。純一案釋文引傳例因事曰疥、非。疥皮膚病、瘡內臟病、實不類。故梁元帝、袁狎、顏之推、均以疥當為瘡、期蓋為一途字所誤耳。竊以疥字浮夸、當從本書作且、且猶復也。言病疥復病瘡、久不愈也。盧云、年不已。外上七章全用左。召會譴梁上據晏子而問焉。孫云、會譴、姓會名譴。孫云、周禮史以書敘昭

曰、寡人之病病矣。孫云、說文病、疾加也。高。使史固與祝佗。孫云、周禮史以書敘昭。祝佗、祝官名佗。盧云、左傳作祝固史固、外篇同。俞云、按魏祝佗、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衛人、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佗字之誤、昭二十年左傳、君盍諒於祝固史固。此云史固祝佗、即彼祝固史固也。祝史互錯、亂與佗聲近而誤耳。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其數常多于先君桓

公。舊作數其常多先君桓公、王云、文不成義、當作其數常多于先君桓公、謂所用犧牲珪璧之數、常多於桓公也。故下文曰桓公一則寡人再。今本其數誤作數其、又脫於字。純一案王說是、今據乙。桓公一則寡人再。左傳作吾事鬼神、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

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上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晏子免冠曰、此五字舊脫。孫云、疑脫晏子曰三字。黃云、盧校本旁冠之文。純一案盧說、是也。今據增。若以為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左傳作祝有益。君疏輔而遠拂。蘇云、弱、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荀子臣道篇、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覆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

是輔拂原有分別。純一案輔當作輔、備正字、輔段也。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嚶、遠臣瘖。蘇云、嚶當為默。說文瘖、不能言也。王肅於深切。衆口鑠金。蘇云、此言見周也。江有誥先秦韻讀云、瘖金為鑠。今自聊攝以東。孫云、杜預注左傳聊攝、齊西界也、平原

謹行往、引左傳杜注作。姚文田古音諧二侵引此。聊攝縣有攝城。純一案文選陸士衡樂府詩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者。孫云、杜預注左傳姑尤、齊東界也。此其人民衆矣。

卷一 內篇諫上第一

一七

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子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

也。左傳作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聊攝以東，姑尤以也。西，其為人出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且夫祝直言情。情，實也。則謗吾君

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左傳作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歡美，是矯誣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

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孫云一本刑作則，非。夏商所以滅也。言罪在君心，祝史無與。若枉殺之，則夏商所以滅亡之也。公曰：善解予惑。予本元刻，孫校本作余。加冠，命會謹毋

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公不許。受

命相退。會謹，梁丘據，不以晏子為貧，相與俱退。把政。梁丘據之政。改月而君病悛。孫云，說文悛，止也。玉篇且泉切。純一案

改，更也。言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力，功也。邑狐與穀。孫云，狐一

未詳。吾友供亮吉曰：狐貍近是。左傳昭十一年申無宇曰：以共宗廟之鮮。共，供賜其忠

臣，則是多忠臣者。多，嘉許也。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孫云，地名。未詳。辭曰：管子

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簪鮮也。孫云，言非宗廟常禮，故以為惡。左傳，鳥

獸之肉，不登于俎。純一案晏子以蘋蘩蕪藻之菜，可薦於鬼神。為宗廟簪鮮，是以殘害終辭而

不受。繩墨自矯，以正君心之非。外上七章皆同。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遊于麥丘。孫云，韓詩外傳作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新序雜事篇作桓公田至麥丘。純一案桓譚新論，作齊桓公行見麥丘人。問其封人曰：

劉云，韓詩外傳十曰：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新序雜

事篇，作臣麥丘之邑人。雖所記與此殊。然足證此文之封，即邦字之段，猶書序邦諸侯之段封為邦

專篇。

也。邦人即邑人、年幾何矣。治要無矣字。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孫云、韓詩外傳、非官名之封人也。

治要引作五、桓齊之先君胡公靜也。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

齊之先君胡公靜也。詩齊譜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論法保民者艾曰胡、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為祝詞。韓云、治要作長于國家、無胡宜二字、非。純一案桓子新論、作公曰以子壽祝寡人乎。答曰、使主君甚壽。

宜國家。孫云胡家為韻。純一案家古音姑。曹大家是。韓唐韻正九麻。段氏音均表、胡家同在第五部。古音譜十二魚引此。公

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舊曰上脫封人二字、鄙人誤作鄙臣、今從王校據羣

書治要補正、與韓詩外傳十曰、無使吾君得罪于羣臣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

上下文同一例。公曰：誠有民得罪于君則可。民上舊衍鄙字、從蘇校刪。安有君得罪于民

者乎。周厲王出奔於虢而死、幽王被殺於驪山下、何非君得罪于民之證。晏子諫曰：君過矣。治要諫作對。彼疏者有罪、戚者

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此六句治要略。敢問桀紂君誅

乎。民誅乎。韓詩外傳十曰、子得罪于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于臣也、至今未有為謝也。新序雜事四曰、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寡人固也。蘇云、固、猶鄙也。見禮記哀公問鄭注

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蘇云、韓詩外傳載此事、辭詳而略異。治要載此章在雜上。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明活字本作惠盧校同。晏子諫第十四

楚巫微道裔款以見景公。道舊作導、孫云、楚之巫名微。導、引之也。裔款、姓裔名款。王云、微蓋楚巫之名、太平御覽作微。孫以導為引、非也。導本作道、

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道者、由也。裔款、齊之侯臣、故薦楚巫於景公、是楚巫由裔款以見景公也。下文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是其證。若作導而訓為引、則是楚巫引裔款以見景公、與本事相反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道。純一今據正。

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神明之主。舊作明神主

卷一 內篇諫上第一 一九

文訂正。純一案元刻作明神之主。御覽主作王、非。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十字舊脫、從王校據御覽補。事未

大濟者，神明未至也。元本孫本俱作明神、從御覽乙。孫云、爾雅釋言濟、益也。五方之帝。請致五帝，以明君德。

蘇云、五帝之名、見于孔子家語及大戴禮、其說有二。其一、孔子答季康子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此言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于五行之帝、非五帝定名也。其二、則孔子所答宰予五帝德、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史公所述五帝紀是也。竊謂景史公說、較為有據。純一案景公不知自心備具五帝之德、務大明之、而特巫祈福於外、謬已。景

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孫云、水經注、流運牛山西、又逕臨淄縣故城南。元和郡縣志、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孫云、御覽齋下有具字。蘇云、請齋、謂請致齋也。言致齋而後能登、非請齋具而後登之也。御覽具字、緣下齋具而衍耳。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

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

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

者，德厚足以安世。本天下之公。心兼施仁愛。行廣足以容衆。率兆民以正。義、無有偏私。諸侯戴之，以為君

長。馬融忠經兆人章鄭玄注云、一人以百姓歸之、以為父母。德化靡孚、兆民相感而歸。是故大審撫萬國、萬國以忠貞戴一人。百姓歸之，以為父母。德化靡孚、兆民相感而歸。是故

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天人一氣、本自相通。德洽太和、休徵備至。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德厚行廣，配天象時。晏子攝外於內、知性道矣。墨子法儀篇曰、聖王動作有為、必度於焉。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先天而

不輕身而恃誣。聖君克勤民務、自重以教化。不自僭薄、恃巫以求福。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

蘇云、也當讀。而後民德之。不能無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

蘇云、也當讀。而後民德之。不能無

蘇云、也當讀。而後民德之。不能無

蘇云、也當讀。而後民德之。不能無

蘇云、也當讀。而後民德之。不能無

蘇云、也當讀。而後民德之。不能無

蘇云、也當讀。而後民德之。不能無

蘇云、也當讀。而後民德之。不能無

德、而苟謂之德也。福不苟降。積德不厚、福難幸致。君之帝王，不亦難乎。君欲即身為帝王，甚難。惜夫君

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命、教也。劉云、嘗即

試也。小爾雅廣言篇曰、嘗試也、嘗試義同。試蓋後人旁注之字、嗣併入正文、今當刪。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

譏之。譏、非也。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

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孫云、知讀如智。蘇云、過于內、言使公獲過于內也。出以易諸

侯于外，不仁。盧云、言我不信、而使外諸侯信之、是之謂易。黃云、書般庚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孔疏云、易、即今俗語云相染易。請東楚巫而拘

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盧云、故下曰字衍。東濱海、不與外諸侯鄰。總一案故曰疑本作故即。而拘裔款于

國也。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齊大旱逾時。孫云、時一本作昔、古今字。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本

元刻。孫云、今本作饑、据藝文類聚訂正。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王云、卜云本作純一案類聚卷一百作飢是、卷七作饑非。寡人欲少賦斂

徵部六、並引作吾使人卜之。說苑辨物篇同。黃云、廣水、類聚御覽作廣澤。寡人欲少賦斂

類聚一百以祠靈山可乎。孫云、言少賦民以為祭山之費。祠、初學記太平御覽作祀。盧云、無益也、公曰吾欲祠河伯、其字皆作祠。又此章標題云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其字亦作祠。則此文之本作祠靈山明矣。初學記天部下、御覽時序部二十、並引作祀靈山。祀祠古字通、則仍是祠字。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下十一、並引作祠靈山。說苑同。純一案羣臣莫對，晏子進

鮑刻御覽八百七十九作祠、足證招字之誤。又三十八引、亦作祠靈山。

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孫云、固、初學記作故。髮、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

毛髮。一案初學記草上無以字。天久不雨。孫云、久初學記御覽作荷。一案御覽三十五引作久。髮將焦，身將熱。初學記無雨將字。彼獨

不欲雨乎，祠之何益。何舊作無、孫云、藝文類聚御覽作何益。王云、無益本作何益、上文已言利此無益矣、故復作問詞以終之曰祠之何益。若云祠之無益、則

直與上文相複矣。說苑作無益、亦後人依誤本晏子改之。下文論祠河伯之事、先言無益、而後言何益、正與此文相應。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咎徵部地部三、並引作祠之何益。御覽時序部作祀之何益、皆是

何字。純一今據正。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

以魚鼈為民。龍本元刻、孫校本作鯿、云說苑作龍是、俗從魚。純一今據正。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

將竭。舊脫水字下將字、今從盧校據御覽咎徵部六補。國將亡，民將滅矣。竭滅為韻。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暴、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晞也。

从日出升米。玉篇步下。蘇校同。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孫云、初學記太平御覽作其當用。于是景公

出野暴露。野下舊有居字、王云、野下本無居字。出野暴露四字連讀、後人誤以出字絕句、三故又於野下加居字耳。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居字、說苑同。純一今據刪。

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孫云、時讀如蒔、說文更別種。說苑作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

用乎，其維有德。孫云、說苑辨物篇用此文。黃云、說苑作其惟有德也。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觀于淄上。舊作將觀、王云將字後人所加、與晏子聞立、即謂立于淄上也、則上句本無將字明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無將字。純一今據刪。孫云、淄當為淄。地理志泰山萊蕪、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於幽州瀋。括地志、淄州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如漆、故謂之淄水也。與晏

子聞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治要無于字。黃云、御覽于

之。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純一案明王嘗以百姓之心為心、百姓非有德者不

歸心。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前八章云、信用譎佞、賞無功、罰不辜、是之謂以政亂國。又云、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蹕、執法之吏並詩百姓、是之謂以行棄民。

而欲保之，不亦難乎。舊而下衍聲字、義不可通、嬰聞之能長保從王校據羣書治要刪。

國者，能終善者也。能終善者、無問斷之謂。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政化傳故德出來。列士並學，

蘇云、治要作立、能終善者為師。躬修密故道獨尊。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方上舊衍其字、從蘇校

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萬國咸寧、該於一德。是以民樂其政。道之以德、至公平故。而世高

其德。有裨世開故。行遠征暴，勞者不疾。本大義征不義、故雖勞不怨。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

怨。治要無而字、賈子新書道術篇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諸侯不怨、足證施行得理、故能一匡天下。當是時也。也字舊脫、今據下文補、文同一例。盛君

之行，不能進焉。盧云、言不能有加也。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並於樂，身溺于婦侍，而謀

因于豎刀。舊因下脫于字、刀作刁。孫云、內豎名刁也。左傳云、寺人貂。刁當為刀、見玉篇。今據正。于字從王校據治要補、與上句對文。是以民苦其

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治要無乎字、孫云、史記正義引顏師古云、身死乎壽宮、胡之言胡壽、蓋一宮二名。純一案

胡宮，即齊先君胡公靜之宮。胡公壽考、故亦解壽宮。蟲出而不收。孫云、管子小稱篇、堂巫、易牙、豎刀、公子開方、絕。死十一日、蟲出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

屍。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六十日、尸蟲出于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孫云、不能更惡于此也。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孫云、大雅蕩之詩。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言不能終

其君之位。蘇云、君、治要作國。今君臨民若寇讎。問上二十五章曰、今民聞公令如寇讎。問下十七章曰、民間公令如逃寇讎。見善若避，熱

于民而虐，誅于下。民益不堪命、故恐稱及于身。虐誅舊倒、王云、虐誅與肆欲對文、倒

亂政而危賢。見善若避、熱故政亂。必逆于衆心。已失民肆欲

及于身。蘇云、治要 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君上舊有于字、王云、于字涉上四字字而衍。外上篇曰、嬰老不能待君之事、文義

與此同、則本無于字明矣、行不能革。孫云、倉頡篇革、戒也。說文諱、更也。革省文。則持節以沒世耳。耳、治

言嬰老矣、不能久事君、願君改行。萬一不能、亦當有節、持之以終身。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于牛山。孫云、文選注作牛首山。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壇。純一案文選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注、引此文同。

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列子有美哉國乎 若何徬徬去此而死乎。孫云、徬徬列子作

或作徬徬、並皆步郎反。流涕貌。黃云、文選劇秦美新注、引作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韓詩外傳十、

作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純一案文選陸士衡樂府齊護行注、引作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

曰、若何去此而死乎。列子此下有國字、滴滴當為徬徬之形誤、乎下有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

何之二句。韓詩外傳十、景公遊牛山章、湖北局本、漢魏叢書本、均無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句。

句見文選秋 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孫云、姓艾名孔、列子作艾孔。盧云、列子史釋文仍

與賦注。 一齊護行注、無從而二字。列子有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孫云、 晏子獨笑于旁。孫云、

可得而食、駕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 公刷涕而顧晏子。孫云、刷、列子作

可證也。或曰說文有笑字、但闕其義。純一案晏子了 公刷涕而顧晏子。孫云、刷、列子作

達生死之理、見景公艾孔梁丘據皆泣、故獨笑之。 公刷涕而顧晏子。孫云、刷、列子作

爾雅釋詁刷、清也。清讀澣。 曰寡人今日之遊悲。之字舊脫、 孔與據皆從寡人而

涕泣。列子無 子之獨笑何也。也讀為邪。齊護行注、祇作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 晏子對

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列子勇上、 則靈

公莊公。舊作莊公靈公、孫云、靈公名環、莊公父。史記齊世家、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

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勿從曰、君亦無勇矣、亦好勇之證、蘇云、

莊公當在靈公下、傳寫 將常守之矣。孫云、文選注祇作莊公有之、純一案 數君者將守之、

文選見齊護行注、祭顏光祿文注同。

列子有吾君方將被裝笠而立乎吠畝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列子安上有又字。外上二章曰、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

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獨欲常處而悲其去、故為不仁。文選秋與賦注引曰、夫歲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為悲老而哀死。外上二章文微異。此大禹生寄死歸之指。

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一、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齊譚行注、作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外上二章旨同。孫云、列子力命篇、韓詩外傳、用此文。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二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出遊于公阜。孫云、初學記作公阜、地名未詳。純一案羣書治要無于公阜三字、非。北面望、睹齊國。初學記十八引作望齊國三字。

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初學記無使字。蘇云、治要作如何。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為善、

孫云、死一本作殺、非。王云、孫本改殺為死、非。殺亦死也。不必依上下文改殺為死、元刻本及治要皆作殺、自是舊本如此。純一案前十二章云、上帝不神、祝亦無益、是晏子於上帝懷疑之明證。

此文蓋後人以意改之、當據列子善哉古之有死也訂正。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列子天瑞篇張湛注曰、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比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惟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案息伏為韻、見唐韻正一屋伏下。古音諧一說引此。

若使古而無死。初學記無若使二字。太公丁公將有齊國。孫曰丁、蘇云、丁公名伋、太公名說、文作玦。論法解、述義不

二字、將字作長、義似較勝。此文太公丁公舊倒、今校乙。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孫云、襄公名諸兒、文公名赤、武公名壽、皆齊君。純一案言太公丁公不死、

則桓襄文武、皆不得為君、祇得久為齊相、君並欲為相而不可得。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孫云、說文銚、田器。耨、耨耨

蘇云、治要君上有吾字。以躡行吠畝之中、躡、躡也。言在吠畝中、或躡或行、以勤農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五引此文甚略。孰暇患死。公

忿然作色不說。蘇云、治要無忿然作色四字、無幾何、初學記無何字、下同。而梁丘據乘六馬

而來也。治要無上而字、初學記同。乘舊作御、孫云、御、初學記作乘。景公駕八、則據御六、皆借似為景公御六馬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引此、並作乘六馬。純一今據改。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以知之。

四字舊作何如、王云、何如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疑當作何以知之、言何以知其為據。故晏子對曰、大暑而疾馳、非據孰敢為之。今本知誤作如、又脫以之二字。純一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此知晏子兼愛及物。非據孰敢為之。小人肆欲無忌憚故。公

曰據與我和者夫。者夫、初學記作乎。晏子曰此所謂同也。初學記作此同也。所謂和者。御覽引止

者、蓋省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君甘舊倒、王云、今據也君甘亦甘。君甘亦甘、謂據之同於君、非謂君之同於據也。若倒言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並作今據也君甘亦甘。蘇云、王說是。君甘亦甘、即左傳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意。純一今據乙。御覽亦作則。所謂同也安得為和。說詳外上五章。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

日暮。孫云、暮當為暮。蘇云、治要無此二字。公西面望睹彗星。蘇云、治要面作北、彗作彗、下同。召伯常騫使禳去之。孫云、伯常騫、字伯常名騫。蘇云、治要禳作禳、下有而字。純一案日本天明七年刊治要作禳。周禮、女祝掌以時禳禳禳禳之事。注、卻變異曰禳。禳、禳也。晏子曰不可。

此天教也。天者、人心之廓都。天之為教、莫非人心之表現。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天人一氣、感無不應。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人敬事、則與天合德而吉。不敬事、則與道僻馳而凶。蘇云、治要戒作誠。今君若

設文而受諫。設、治要同。俞云、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為悅。下謁聖賢人。言請教于聖賢之人。雖

不去彗星將自亡。星疑本作彗、承上句末彗字言、後人以為重複。依上文妄改之。此言德洽人天、彗不能禳。今君嗜酒而並於樂

不勤民政不飾而寬于小人。王篤修、飾也。言政不近讒好優、國語越語下信讒。惡文而疏聖賢人。邪與正不並立。何暇去彗。去舊作在、蘇云、在疑作去。純一案治要校勘同、今據改。弗又將見矣。孫云、弗、

為言論。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蘇云、治要及作無幾何。公出屏而立。屏舊作背、孫改立為位、云初學記作位屏。

而位、白帖三十九亦作位、今本位作立、非。王云、此文本作出屏而立、立即位字也。古者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言晏子卒、而朝無諫言。景公出屏而見羣臣、因思晏子而位也。今本出屏作出背、則義不可通、初學記引作出位屏而位、位字乃衍文耳。位各本皆作立、考集韻位字又音立、云

森位疾兒、是位與立同音、故哭位之位、亦通作立。羣書治要正作公出屏而立、蘇云、王說是。純

正。今據。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治要無公阜二字。夫子一日而三責我。孫云、謂諫古而無死、

據與我和、及覆彗星。左傳齊景公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事、在魯昭二十年。齊有彗星事、在魯昭二十六年。與景公自云一日三責者不合。然春秋經不書齊彗星、或左氏於二十六年、舉齊侯與晏

子論陳氏之事、並弔晏子彗星之對、亦以彗星為陳氏之祥也。是此書。今誰責寡人哉。外下十七

足證左傳之不及。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誤以彗星在魯昭二十六年。今誰責寡人哉。章曰、昔者吾與夫子遊于公阜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初學記作今孰責寡人乎。孫云、誰、一本作孰。新序雜事篇用此文。蘇云、韓詩外傳十載此事、辭略而小異。純一案外上二章至六章、

大情均同。新序雜事四、用外上六章文、非用此文、孫說誤。

景公遊寒途不卹死。晏子諫第十九。景公出遊于寒途。途從元刻、孫校本作塗、太睹死。死。孫云、御覽作瘠。下同。說文瘠或

有肉曰瘠、師古曰、才。默默不問。孫云、默、太平御覽作嘿、俗。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

飢者與之食。飢從元刻。孫校本作饑非。睹疾者與之財。孫云、疾太平御覽作病。使令不勞力。不遇勞民力。藉斂

不費民。不多斂民財。藉、元本孫本均與籍。備出、盧校並改作藉、蘇從之。先君將遊、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

乎。望惠施也。今君遊于寒途、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以周

役。財盡而斂不已、力竭而役未周。能下。民氓飢寒凍餒。孫云、餒當為餒。純一案氓與民、凍餒與飢寒、義並複。疑并注入正文、本作民以飢死、與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無保民之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民怨

如仇。屈與窮。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且遊樂，肆欲。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朝野相猜忌，君臣不惠忠。此

三代之所以衰也。孫云、衰、一本作哀、非。今君行之，覆三代之覆轍。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

之福也。公無德於民，安能保其族。田氏布私惠，因以資其福。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此與上句儻文、藉

字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發粟于民。于民、御覽作賑貧。據四十里之氓。氓從元刻、黃蘇校同。舊本

及孫本俱。不服政其年。王云、其讀為著、不服政著年、即王制所云期不從政也。下文公三月不出遊、三月與著年正相對。純一寒期不從政、謂一年不服政役也。

公三月不出遊。槍自斂抑。此與外上八章詞異旨同。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華文類聚引作景公時、雨雪三日。孫云、被、華文類聚

覽六百九十四引作披、又卷十二、卷三十四、及文選曹子建贈丁儀詩注、謝玄暉郡內登望詩注、俱作披。意林同。坐于堂側階。舊作坐堂側階、王云、

本脫於字、階字又誤作階。凡經傳中言坐於某處者、於字皆不可省。羣書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並引作坐於堂側階。書鈔明陳禹謨本、依俗本晏子改階為階、而於字向未刪。意林、及文

選何宴景福殿賦注、曹植贈丁儀詩注、謝朓郡內登望詩注、並引作坐於堂側。雖詳略不同、而皆有於字。又經傳皆言側階、顧命立于側階、雜記升自側階、無言側階者。當依羣書治要、北堂書鈔、

作坐于堂側階。晏子入見立有間。此七字、御覽卷十二引省作見晏子、類聚同。公曰、謂晏子曰。怪

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孫云、意林作天下不寒、純一寒治要同此。御覽卷十二、卷三十四、

子建贈丁儀詩注、引作天下不寒何也。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

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治要同此。意林引作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

知人寒。文選靈賦注作古之賢者、飽而知飢、

溫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溫飽而能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

十四同、惟溫作暖。卷六百九十四、鮑上溫上並加居字。均無逸而知人之勞句、今君不知也。竊以逸而知人之勞六字、與下文出裘發粟與飢寒無涉、疑係後人加入、當刪。

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書鈔作出裘、發倉廩。以與飢寒者以字者字舊脫、從王校補。孫云、出裘、

意林作公乃出裘、御覽作脫裘。王云、案與上有以字、寒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舉書治要、作以與飢寒。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四、作以拯飢寒。陳依俗本改爲與飢寒。文選雪賦注、作

以與飢人。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時序部十九、並作以與飢寒者、今從類聚御覽、作純一案書鈔有民皆悅之也五字。此章以衣被寒者爲主情、因而發粟以周其急。出裘、大抵皮類可禦

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者。

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蘇云、兼月、兼一月之粟。兼歲、兼一歲之粟。事、謂已有職業可任者、故但兼月。疾則病苦無能爲之人、故須兼歲、乃可

自給也。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景公能如晏子之所欲以行仁政、故孔子善之、

皆兼愛之心也。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期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

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人行善自獲福、似天賞之。人行不善自致禍、似天殃之。先

當當三熒惑天罰也。孫云、史記索隱引春秋文耀鉤、赤帝赤標。今置虛其孰當之。晏子

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之。之字舊脫、從王校據上文補。

晏子曰虛齊野也。孫云、御覽作齊之分野。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彊從元刻、孫蘇校同。舊本

誤。純一案下、降也。言特富彊而爲惡、天必殃之。左傳爲善不用。前十六章云、見善若避。孫云、太平御覽節其文、作

當強爲善、非。出政不行。音抗。言政令顛倒無理。賢人使遠。不從善而拒諫故。讒人反昌。問上三章云、辟邪術

善、非。

百姓疾怨，自為祈禱。如前十二章云、一國 錄錄彊食。孫云、漢書蕭寶贊、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 進死何傷。言

凡鹿之中也。純一案別雅五云、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廣韻引史記作錄錄。大 進死何傷。言

抵牾之相逼、形之相類、古人隨手引用、初不以義理求也、今惟習用碌碌字耳。言 變星

趨於死地、而不知自傷。是以列舍無次、列舍即列宿。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列淮南許注、二十 變星

有芒。言彗星 熒惑回逆。回、返也。逆、迎也。言熒惑應變、回返而預為兆。 擊星在旁。擊星、猶太平御覽天部七

其分野而不去、如在旁也。有賢不用、安得不亡。 言總因在不用賢。孟子盡心下篇曰、不信

以上皆借天象以示警耳。孫云、上皆韻語。純一案唐韻 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

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會有也。正十一庚行下引此文、先秦韻讀注陽部。古音諸十六庚引此。 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

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益去冤聚之獄、使反田

矣。冤獄釋、則民心安。 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易益象傳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振孤寡而敬老人

矣。振孤寡以興仁、敬老人以教孝。孫云、田民人為頌。純一案古音諸七真引此。 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擊乎。擊指熒惑。言能行德

政、則太和翔洽、一切惡孽自消。楚申包胥云、人定勝天。 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此章要指、教主

景公將伐宋、魯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引古文陳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 公瞽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公夢見二大夫、意怒甚盛。孫云、說文瞽、目不明也。古借為夢字。 公恐覺、辟門、召占瞽者。至、公曰、今夕吾瞽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瞽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謂不祭泰山之神。 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瞽之言也。

公曰：占蓍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俯首而有間，對曰：占蓍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

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

湯皙而長，頤以髯。舊湯下有質字，頤譌頤。孫云：詩毛傳皙，白皙，說文人色白也。藝文類聚作湯長頭而髯，太平御覽作湯長頭而寡髮，一作長頭而髯，髯當為髯。

盧云：論衡死偽篇無質字，因下皙字誤衍，頤論衡作頤。純一案論衡作皙以長，與黑而短對文，皙上不應有質字。毛詩頤，頤角豐滿也。與兌上矛盾，論衡作頤是。易頤鄭注，頤者，口車輔之名。

釋名釋形體，頤車或曰頤車。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頤與豐下相應，今據論衡刪正。兌上豐下，孫云：兌讀如鏡。盧云：倨身而

揚聲。倨，論衡作倨。史記司馬相如傳，倨以騫驚。索隱引張揖倨，直頂也。義同。孫云：太平御覽作高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

而髯。孫云：蓬，太平御覽作蓬頭。純一案荀子非相篇云：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僂身，曲背也。伊尹之狀，面無須，注與與倉同。義與此異。

公曰：然是已。今若何。論衡作今奈何。言今將如之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孫云：太甲、湯子。祖乙，武丁、小乙何。賈甲子。天下之盛君也。威君，有德之君。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

怒。請散師以平宋。以平宋，論衡作和於宋。言請遣散其師以與宋平，和好日平。景公不用，蘇云：不用其言。終伐宋。晏子

曰：公伐無罪之國。元刻如此。新局本脫公字。言伐無罪之國，具有非攻之意。以怒明神。干湯伊尹之怒。不易行以續蓄

儲蓄，義不可通。蓄當為蓄，字之形誤。言既干神怒，仍不改行，適以續蓄耳。蓄，古文字。

師若果進，軍必有殃。晏子言盡於此。軍進再舍。軍行三十里為一舍。鼓毀將殪。孫云：將殪將帥。說文殪，死也。

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孫云：太平御覽引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事見有短丈夫寢於前。晏子曰：君所夢者何如哉。純一案鮑刻御覽無者字。公曰：其實者甚短，大小上。純一案鮑刻作大上小下，應作小上大下。其言甚怒，好悅。純一案鮑刻作悅是下同。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純一案鮑刻有大而短三字是。

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悅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趙君師、不如捷之。遂不果伐宋。純一案此章要旨為非攻。謂不可以齊之強、凌宋之弱也。

景公從政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政于署梁

孫云、地名未詳。蘇云、韓詩外傳作齊景公出田。純一案藝文類聚二十四作景公政、六十六政作田。御覽四百五十六作政、三百七十六作田。

十

有入日而不返

孫云、藝文類聚作反。純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六作返、四百五十六作返、四百五十六作返、四百五十六作返。

晏子自國往

見公

類聚二十四作晏子往見公。御覽三百七十六同。四百五十六同。韓詩外傳八作七。

比至

類聚六十六比至作而。

衣冠不正

類聚二十四不

不革衣冠望游而馳

孫云、說文游、旌旗之聲也。韓詩外傳無此八字。

公望見晏子下車

逆勞日

舊作下而急帶曰、孫云、急東其帶也。藝文類聚(純一案六十六)作下車急曰、一作逆勞日、(純一案類聚二十四)帶與勞字相似、或當為逆勞。蘇云、韓詩外傳、作景公見

而怪之曰。純一案下而急帶、文不成義、當是下車逆勞之譌。今據孫校改。

夫子何為遽

孫云、韓詩外傳無此八字。舊無得字、孫云、無有、藝文類聚作遽至。蘇云、韓詩外傳作夫子何遽乎、拾補據改。純一案御覽三

百七十六作夫子何遽、四百五十五。國家得無有故乎。

有、太平御覽作得無。王云、案無上有得有、太平御覽作得無。王云、案無上有得無、無也。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

十作得無有急乎。藝文類聚人部八、產業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九十七、並引作得無有故乎。

晏子對曰不亦急也。

也讀為邪。孫云、藝文類聚作無急也。蘇

云、韓詩外傳作晏子對曰然有急、無下句。

雖然嬰願有復也。

復、白國人皆以君為安于野而不安

于國。兩于字舊脫、從黃校據御覽四百五十六補。案類聚二十四、無為字及兩于字、六十六省作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御覽三百七十六同、惟謂作以。

好獸而惡民

民、類聚作人。蘇云、韓詩外傳作國人皆以為君為惡民好禽。比下載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云云、與此少異。

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

婦獄訟之不正乎。

王云、吾字不當有、蓋衍文也、韓詩外傳太平御覽皆無。劉云、吾字不可偏、吾蓋若字之訛。純一案劉說是。

則泰士子

牛存矣。

孫云、泰士官、子牛名。孟子臬陶為士。韓詩外傳作為獄不中邪、則大道理子幾在。蘇云、泰士、即曲禮下大大中之大士。泰、大同。鄭注云、大士以神仕、大士正禮訟。蓋若秋

官士師、察獄。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孫云、泰祝官、子游名。韓詩外傳作祝人泰宰在。蘇云、

泰祝、即曲禮六夫中之大祝。周禮、大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平字舊脫、從蘇校補、與上

孫云、行人官、子羽名。黃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乎。文一律。孫云、辟讀如開。

云、子羽、韓詩外傳作子牛。則申田存矣。此脫人名。矣舊作焉、據御覽三百七十六改、與上下文一律。孫云、

庫、太平御覽作廩。則申田存矣。韓詩外傳作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俞云、申田、官名也。申

當為司。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入

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古通用、申田即司徒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

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為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黃云、俞說申田即司

田是也。但齊之司田、自有申田之名。管子立政篇、詳敘虞師之事、司空之事、申田之事、鄉師之

事、工師之事。云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為國家之有餘

申田之事也。今本管子申又誤由、王氏雜志以為衍文、失之。蘇云、黃說是。為國家之有餘

不足聘乎。盧云、聘字衍。純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六引同。語意不明、疑有譌奪。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孫云、韓文

御覽、作猶心之有四支。類聚六十六、御覽四百五十六、並有也字。心有四支。孫云、韓詩

吾子。類聚六十六、御覽四百五十六、並有也字。心有四支。孫云、韓詩故心得佚焉。

常人四支有佚時、心無佚時。此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類聚作有四支故心有佚、

云心有四支而得佚者、妄也。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寡人有吾子故寡人佚也。

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孫云、太平御覽作言與君異。純一案鮑刻御覽

嬰所聞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則可舊作可得、王云、可得二字、與上

承上之詞、與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本作可得者、得字涉上文得佚而衍、又脫去則字耳。韓詩外傳

作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文雖異而義則同。藝文類聚產業部、

引作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作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

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今據以訂正。純一從之。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

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御覽四百五十六改作田、無而字。三百七十六作公罷田而返。類聚

韓詩外傳(十)
用此文。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

孫云、驚鳥。令去也。

公怒令吏誅之。

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九百十四引、並脫怒字。

晏子曰野

人不知也。

御覽四百五十六引、人下有實字。

臣聞賞無功謂之亂。

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一案御覽四百五十六同。

罪不知

謂之虐。

御覽謂下有入字、非。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

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

蘇云、從、猶縱也。曲禮欲不可從、從亦讀縱。治要有也字。純一案先王制禁、仁

民愛物、所以充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保合太和也。景公縱欲犯禁、夫鳥獸固人之養也。

失本性之真矣。呂氏春秋知度篇曰、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御覽九百十四引作鳥獸故非人所養。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來、

來舊作後、王云、自今已後、本作自今已來。後人習聞自古已來之語、罕見自今已來之文、故改來為後也。不知自今已來、猶言自今已往也。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羽族部一、引晏子皆作自今已來。純一今據改。案治要作自今已來。御覽四百五十六作自爾已來、

以苛民也。蘇云、治要詩作拘。純一案此章要指、在仁民愛物、所以費兼也。此與下章並外十三章大旨同。馳鳥獸之禁、孫云、馳、太平御覽作未有。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五十六。又九百十四作一弛。無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

羣書治要脫人字。暴病死。病字舊脫、從王校補。孫云、詩傳暴、疾也。說文暴、疾有所趣也。玉篇步到切。王云、此

本作景公使人養所愛馬、無圉字。今本有之者、後人依說苑正諫篇加之也。案說苑曰、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下文曰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二圉人上下相應。此文但言使人養馬、而無圉人之文。故下文亦但言殺養馬者、而不言殺圉人。若此文作圉人、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此章標題、本作景公所愛馬死、欲誅養馬者。今本養馬者作圉人、亦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獸部八、引此皆無圉字。又案暴死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人部八作暴死、亦後人以俗本晏子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作暴病死。藝文類聚獸部、太平御覽獸部、皆作馬病死。文雖不同、而皆有病字、于義為長。

蘇云、韓詩外傳載一事大同、彼作齊有得罪于景公者。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

孫云、大

平御覽作持。蘇云、治要令作命。純一 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

舊脫、語意不完。從盧王校據羣書。案治要脫怒字、類聚九十三解作殺。而問于公曰、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驅始。舊無古時

治要、及太平御覽四百五十六補。云、驅太平御覽作體。王云、羣書治要作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驅始、是也。今本脫敢問古時

四字、則語意唐突。太平御覽人事部、亦有古時二字。盧云、曰下御覽有古者二字。純一案者或皆

之形譌。上文有問字、敢問二字可省、今據增古時二字。晏子此問、足以發景公之深省、啟迪其與

堯舜同具之仁心。韓詩外傳八作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諫。晏子左手持頭、

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 公懼然曰、懼舊作懼、孫云、懼太平御覽作懼。王云、豐本

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知懼然即懼然也。說文罪、九遇切、舉目驚懼然也。經傳通作懼、懷召公懼然失席是也。又通作懼、

大戴記用兵篇公懼焉曰、懼焉即懼然。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躄懼然顧其後。漢書惠紀贊、聞叔孫通

之諫則懼然。皆驚貌也。羣書治要、及鈔本御覽人事部、 從寡人始。俞云、晏子問支解人從

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難席曰、纒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懼然曰從之。從即纒

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蘇云、從寡人始不誤。

蓋景公悔心乍萌、率爾而對。若既纒之矣、下何以云屬獄乎。治要無此句、及下六字。純一案此文

當作支解人從寡人始、今本脫支解人三字、故俞云語殊不倫。公因晏子之問、懼然驚悟堯舜不支解

人。乃曰支解人從寡人始、不可為也、遂不支解。遂不支解。孫云、御覽後 公曰。蘇云、二字當

蓋是非之心、感於堯舜之威德、一時頓現也。字蒙上可省。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王云、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無此七字、今有之者、亦後人依說苑

加。臣請為君數之。舊無請字、王云、說苑作臣請為君數之。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人事部職部、三

字、而脫去請字。案下文公曰可、即可晏子之請也、則原有請字明矣。故說苑 使自知其罪。舊

亦有請字。外上篇記諫殺顏厲鄒事、亦曰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純一今據補。使自知其罪。舊

自字、從盧蘇 然後屬之獄。屬舊作致、從孫校據御覽改。此句承上文以屬獄

子數之曰。孫云、沈啟南本下有注云、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

臨之云云。是說苑文。黃云、原本子誤乎、今 爾罪有二。蘇云、治要作爾有三罪。純一案類聚

正。純一案元刻與治要正作子。沈注與元本同。九十三同治要、二十四作爾有罪三。

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

孫云、類聚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純一案類聚見九十三。

又殺公之

所最善馬。

孫云、善御覽作愛。盧云、御覽無最字。

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

百姓聞

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

孫云、藝文類聚怨下有叛字、輕下有伐字。純一案此十六字、亦見諫下二十三章。

汝一殺

公馬。

舊脫一字、從孫校據御覽補。

使公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

公字舊脫、據御覽四百五十六補。

當死罪三

也。

句首舊錄上文衍字、從蘇校刪。

今以屬獄。

蘇云、治要今作命、疑形近而譌。純一案御覽今亦譌命。墨子魯問篇曰、所謂起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墨子足以當之。

勿傷吾仁也。

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

孫云、釋、藝文類聚作舍、一作赦。太平御覽作赦。

說苑正

諫篇用此文。王云、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人部獸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皆但有公喟然曰赦之六字。今本夫子釋之三句、皆後人依說苑加之。歎字亦後人所加。蘇云、治要載此章在雜上。

晏子春秋校注卷二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內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藉重而獄多盧云、藉、拘者滿圍、追科為罪。孫云、據此及左傳圍伯贏于韓陽之文、即藉獄。拘者滿圍知圍圍非秦獄名。說文圍、圍圍、所以拘罪人。

怨者滿朝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三、又六百四十三、引此文並同。案怨因藉重而興、屬民言、則怨者必滿野。下文云左右爭之甚于胡狗、則怨者亦滿朝。此文疑本作拘者滿圍、怨者

滿朝野。因傳寫脫圍字、校者又刪野字耳。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

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勸其功乎。孫云、說文勸、戒也。勸、勞也。經典多用勸為勸。呂氏春秋田事既飭、高誘注飭讀作勸、勸督田事。是

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此勸當讀勸也。盧云、勸通勸、功謂功效也。下文勸其意、謂革民之心也。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備

有一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備

積之詞、故景公不說也。納一案命說是、今據改、下同。言能省刑恤民之苦、有如婦女之仁慈、足以收治獄之效。

君將使嬰勸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言民積怨、因暴斂耳。君試使一廉吏、焚其比戶之租券、可立得其懼心。孫云、言焚其讎也。蘇云、孫說是。勸意、所謂革心也。革心上德、故讎可焚。下云常致其苦、而嚴懲其讎、痛誅其罪、非嬰所知。正承此反言以詰公不焚讎之非耳。

景公不說曰、勸其功則使壹妾勸其意則比而焚。舊脫而字、據上文補、蘇校同。云句絕。如是猶云若是、屬下為義。

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孫云、貉、當為貉。

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各足其欲故。今東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孫云、言爭雞豚而相傷也。可立

立

見也。見舊傳得、俞云、得字義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世家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魏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尋、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往往相混。純一案俞說是、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蘇云、論讀為倫。倫等也、言審其貴賤之等也。作論者、借字耳。易屯象傳君子以經綸、釋文音

倫。荀爽曰、論、理也。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並論倫通之證。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

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孫云、文選三都賦序玉

厄無當。劉淵林注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

以奉上。晏子兼愛之心如揭。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彫從元刻、浙局本作雕、孫云、彫正字。純一案此即墨家非樂之指。此無

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標。標、標舊讀煙、王引之云、火能燒薪、煙則不能燒薪、煙當為標、下操煙同。說文

史記淮陰侯傳曰、標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標起、築籍扇烈。是標即火也。故曰操寸之標。天下不能足之以薪。標、煙字相似、世人多見煙、少見標、故諸書標

從王蘇校補、今君之左右、皆操標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蘇云、肆猶列也。干戚

與上文一例。成舞。此必奪民衣食之財而為之。雖禹不能禁民之觀。墨子非樂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之樂治。且

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飾者、加以文采之謂。民之欲難制而易縱、今引而侈之、

難之。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是之謂殘民之生。孫校

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是之謂暴上。非嬰所知也。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藝文類聚二十四又八十八引、並無謹守字。植木縣之下、令曰。之下二字犯

槐者刑傷槐者死。下棟字舊作之、孫云、傷之、藝文類聚作傷槐。盧云、之列女傳作槐字。戴

並據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孫云、令御覽作命、同。醉、藝文類聚一作過、御覽作過、純

改。有一不聞令、醉而犯之者。一案鮑刻御覽四百五十六、又五百十九、並作令。犯、類聚八

十八作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孫云、藝文類聚作君令收而拘

傷、且、御其子往晏子之家說曰、舊往下有辭字、說作託。從黃校據太平御覽刪正。孫本

覽作將。子為質、杜預注子、女也。孟子告子下喻東家牆而擡其處子、趙岐注處子、處女也。凡

言子者、男女之通稱。俗本、子上增女字、非是。黃云、元刻本作其子往、無女字。民賤妾、

郭舊作廓、俗、從孫校請有道于相國。言晉謁于有不勝其欲。欲、猶願得

充數乎下陳。言願充侍妾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其猶豈也、言嬰豈淫于色乎、

章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何為老而見犇。孫云、見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內、納

邪。其亦當讀豈、與此同。女子入門、傳作既。女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憂形於進而問焉、曰所

憂何也。邪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詒讓云、仁讀為

部云、佞巧謂高材也。从女、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

立政、不損祿。不輕損人不益刑。不淫刑於又不以私恚害公。灋。孫云、說文恚、怒也。

恚、非公法所禁、故不為禽獸傷人民。人民貴於不為草木傷禽獸。有情貴於不為野

日不以私恚害公法。草傷禾苗。人非禾苗不生活、故禾苗貴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是以私恚害公

賤於草孤妾身。則益法外之刑、此令行于民而灋于國矣。文有脫誤、疑本作此今可行于

行于民間而為一國之明法乎。今本令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以衆強凌孤

取、故勇明惠之君惠、通

不拂是以行其所欲

是者、非之反。拂違戾也。言不違反正

理以逞邪僻之欲。孫云、獨欲為教人危

一塞古音諧

六厘引此。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

盧云、此與下味墨教人危坐、兩喻俱不甚可了。或

蘇云、腥臊、則於魚鼈無傷也。味墨猶言黑暗、黑暗之中教人危坐、人其從之乎、言人不能從也。

故而全去之也。味墨而與人比居、而字舊脫、據下句。庾肆而教人危坐。味墨猶言黑

國、而益善于後世。孫云、可一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收謂甚乎、今

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儻妾父。法疑當作殺、下文刑殺不辜謂之賊、可證。言以樹木

文義不明。妾恐其傷察吏之儻、而害明君之義也。二句、太平御覽五百十九、作恐

列女傳作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御覽九百五十四、作謂君愛槐而

且使貴賤顛倒、監刑之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裁者、量度體制。晏子曰甚矣吾

將為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早從孫本、元刻作蚤。而復于公曰、復、白。嬰聞

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孫云、供太平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盧

言一玩好之物耳、而其威嚴乃擬乎君、犯之刑殺不稱、謂之賊。稱舊作辜、王云、不辜本作不

謂不當也。下文曰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即承此文言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刑。此

殺不稱謂之賊。列女傳辯通篇作不正、亦是稱之意、故知辜字為後人所改。純一今據正。此

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也字舊脫、從黃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美飲食之具、

列女傳作美飲食之具。王云、飲食。懸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

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民之明者舊衍也字、據上下文刪、蘇校同。民

字舊脫、案列女傳作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威嚴令三字不詞、當從此作威嚴擬乎君、是逆民之明者。謂君尊槐而賤民、違反民意、甚顯明也。今據補。犯槐者刑傷槐

者死刑殺不稱孫云、藝文類聚作刑。類聚者下有也字。賊民即賊自心之仁、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君

享國孫云、享藝文類聚作饗。一案御覽四百五十六同。德行未見于衆孫云、衆、御覽作民。而三辟著于國類聚三作刑。蘇云、

三辟、暴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民、御覽作人、非。公曰孫云、類聚御覽、下有善字。微大夫教寡

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

令吏罷守槐之役。吏舊作趣、從黃校據御覽五百十九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灋、出犯槐之囚。

孫云、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云云。事與此同。純一案列女傳文與此異、宜參稽。此章與下章及外上九章外下十一章指同。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藝文類聚二十四、初學記二十引、並無體字。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類聚及初學記、並

無焉。無焉、初學記有之字。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

丁公乎。上君字從孫校本、蓋據藝文類聚改。元刻作公。類聚無亦字。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城、城舊作沃、

本作曲城、此後人妄改之也。曲城一作曲成、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曲成縣。高帝六年、封蟲建為曲成侯者也。其故城在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

又云營邱邊萊。然則齊萊接壤、故丁公有伐曲城之事。若春秋之曲沃、即今之絳州聞喜縣。東距營邱二千餘里、丁公安得有伐曲沃之事乎。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伐曲城。純一今據改。勝

之、止其財、禁止財物。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日字從元刻、舊誤曰、黃蘇並從盧校作日。有與死人以出者、

公怪之、令吏視之。類聚無吏字。則其中有金與玉焉。有字舊脫、文義不明。從王校、按藝文類聚補。類聚無與字。吏請

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孫云、降類聚作攻。以衆圖財。元刻孫本並譌國、孫不

仁。說文仁、親也、从人二。言彼此密相親愛也。今以兵逞強、以衆行劫、不仁甚矣。且吾聞之、君人者。君人舊倒、據類聚及初學記乙。寬惠慈

衆、不身傳誅。孫云、傳讀爲專。類聚作身不妄誅。令捨之。孫云、類聚作令吏舍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

之囚。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景公令兵搏治。王云、治者、輒也。搏治、謂搏土爲輒。廣雅曰、治、輒也。當臙、冰月之間而寒。孫云、臙當爲臙。左傳、虞不臙矣。

說文、冬至後三戌、臙祭百神。浙刻本改臙。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

少爲閒。爲字疑衍。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干字其役殺兵四人。下有脫文、

義不可曉。問上二章、載莊公伐晉。事在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均未見殺兵四人。事、今亦無考。揣晏子之意、或以莊公恣意殺兵四人、未幾身滅于崔氏、以好殺人者終被人殺、用示警。今令而殺兵二人、而字是殺師之半也。殺師從元刻、浙刻本倒。盧云、公曰：諾。

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元刻是、黃云、據本同元刻。

景公冬一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此四字、蓋後人妄加。下文國人望晏子、望其返也。晏子至、景公

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者鄉有焉。舊餒下衍之字、從盧校刪。藝文類聚作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聚作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延從孫校本。

者鄉有焉。初學記同。北堂書鈔百五十六作役者凍餒、餘同類聚初學記。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延從孫校本。

孫云、藝文類聚作公延晏子坐。今本延作適、非。鮑一案初學記同類聚、書鈔作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

非。鮑一案初學記同類聚、書鈔作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

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書鈔無曰字、水作冰是。凍水洗我、謂將太上靡

散我若之何。孫云、太上、尊辭。散、藝文類聚作舞是。紅有語云、洗、叫音線、散音線、元文

也。書鈔大作奉。蘇云、此歌一作庶民之媛我若之何、奉上靡散我。太上靡散我、謂太上不容我生存

若之何、與此小異、見廣文選。靡散一作靡、見梅氏古樂苑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王

歎而二字、後人所加。上言喟然、下見流涕、則喟然之為歎可知、無庸更加歎而二字。藝文類聚歲

時部下、初學記入部中、並引作喟然流涕、無歎而二字。諫上篇公喟然、後人加歎字、誤與此同。

純一案書鈔作喟然而流涕、歎字當刪。晏子心誠愛民、故能動公。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

夫、猶寡人將速罷之。類聚作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罷。案晏子再拜

拜也。為凍緩者出而不言。魯則歸君故。遂如大臺。如、往也。執朴鞭其不務者。不務、不勤也。不勤

覺寒而增怨、故鞭之。蓋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溼從孫本、元刻作濕。廬

下皆同。案此以宋子罕事傳會之耳。俞云、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為闔。襄十七年左傳、吾儕小人皆

有闔廬、以避燥溼寒暑、語意與此同。蘇云、左傳載子罕事大同、其下章即載晏子事、疑記者連上

章並誤以為晏子事、因大臺之役以成其說耳。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舊脫今字、一作壹。從御覽何以為役

舊脫以字役字、文義不完。從蘇校據左傳增。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君子之所為、晏子歸、未至。向未到

而君出令、趣罷役。趣、催也。車馳而人趨。各疾走也。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為

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墨子魯問篇曰、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君、而憂憂在臣。晏子有焉。此備墨所同也。入則

切磋其君之不善。孫云、磋當為磋。純一案器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所以安民心而利國事。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易繫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垂衣裳、言无為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此與下

上十二章
大旨同。

景公為長康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為長康

元刻注云康、舍也。孫云、太平御覽注云、音來、舍也。玉篇同。當為康省文。

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

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

練書今乎相似、故令練為乎。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德令。純一今據改。蘇云、虞喜志林云、禾有德令不得穫、作今是。

穗令不得穫。秋風至今殫零落。

文同一例。練書今乎相似、故令練為乎。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德令。純一今據改。蘇云、虞喜志林云、禾有德令不得穫、作今是。

風雨之拂殺也。

拂從孫本。孫云、殺讀如殫。說文釋殫、散之也。黃云、拂、元刻作弗、殫、散之也。黃云、拂、元刻作弗、殫、散之也。黃云、拂、元刻作弗、殫、散之也。

殫、散之也。黃云、拂、元刻作弗、殫、散之也。黃云、拂、元刻作弗、殫、散之也。

太上之靡弊也。

晏子之心、昭昭然為百姓憂不足、與墨子同。孫云、殺弊為韻。純一案唐韻正十四

之、下作靡弊之、無太上之三字。引此文為古韻之證。古音諸二

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

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

日夫子為賜而誠于寡人

孫云、誠御。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為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築路寢之臺

孫云、公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三年未息又為長康之役

孫云、治要。又上有而字。

一二年

未息又為鄒之長塗

治要作塗。下同。

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

息事以恤民力。蘇云、治要公作君。

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

民力者不得其樂

舊君上有明字。屈上窮上俱有不字。王云、此文本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屈者、竭也。見呂氏春秋慎勢篇注。言君竭民之財、

將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窮民之力、將以為樂也、而必不得其樂。故下文云樂權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今本君上、涉下文不達明君之義、衍明字。屈窮二字上、又涉下文兩不得、各

份一不字、則義不可通矣。羣書治要、正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純一今據刪。昔者楚靈王作頃宮。盧云、頃元刻作頓。黃云、峻本同元刻。蘇云、治要作下有為字。頃作頓。純一案頓是謬字。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又未息也。乾溪之

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孫云、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臺在今華容城內。漢當從左傳為穀、昭十二年傳、楚子次于乾溪。

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王云、自又為章華之臺以下、文有脫誤。羣書治要作又為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為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文義較為順適。純一案王說是、當據治要訂正。漢治要亦作穀、靈王死于乾溪。治要脫而民不與歸。歸上舊衍若字、據治要當從孫校改。下同。

君不遵明王之義、而循靈王之迹。比事警切。蘇云、治要遺作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蘇云、治要有而不睹長庖之樂也、不若息之。言君不怠長塗之役、敢於行暴、公曰、

善、非夫子。舊衍者字、據治要刪。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孫詒讓云、壞

誤也。景公為鄒之長塗、須微委壞土。今罷役、故令勿委壞也。餘財勿收。收、斂也。斬板而去之。盧云、檀弓斬板、鄭注板廣

縮也。縮謂縮板之縮。

景公春夏游獵與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春夏游獵。太平御覽十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御覽脫

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孫云、治太平御覽作成。純一案純刻御覽作治。臣

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御覽注言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御覽注卒、即律反。子其息矣。

息、休息、言子無庸干預。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遊于田。元刻如此、孫本作盤于游田、蓋據御覽改。案盤、樂也。故國昌而

民安。文王勤政養民、恤孤獨故。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孫云、漢、御覽作穀。今本從水俗。據此

起

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革，改也。孫云、革御覽作思。將危社稷而為諸侯笑。臣聞

忠不避死。不畏死。諫不違罪。違，猶去也。孫云、朝章問

景公曰：唯唯。御覽引止此，注云、唯唯，從其諫也。將弛罷之。未幾，朝章問解役而歸。孫云、朝章問

唯將弛罷之，故未幾召章問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段朝為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朝章

即不足見晏子匡諫之功矣。蘇云、俞說是。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休。休，息也。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舊臧上衍左右二字，太平御覽三百九十

文類聚六十九引此，並無，今據刪。席，類聚作坐。孫云、說文據、公不說曰：寡人不席

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說苑雜言篇、作寡人自以、而子獨搴草而坐之。孫云、搴，撻省

取也。藝文類聚作子獨席、純一案御覽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書鈔無坐

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孫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獄尸不席。尸蓋尸之誤。說苑

坐者不席與。純一案書鈔亦作獄尸不席。王云、尸為死人、則不得言坐堂上。御覽百廿部二者

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類聚故上有臣字。說苑作今公曰：善。善，舊作諾、王云、諾本作

席而後坐也。凡晏子有所請於公者，則下有公曰諾之文。此是晏子自言其所以設席之故，非有所請

於公、公無為諾之也。蓋善與若字相似，善誤為若，後人因改為諾耳。後第十四善其衣服節儉、今

本善字亦誤作若。北堂書鈔服飾部二、藝文類聚服飾部。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

席矣。孫云、說苑說苑篇用此文。純一案文見雜直黨、孫誤作談載。

景公獵逢蛇虎以為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

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也讀為邪。說苑謂下術之字。無對晏子對曰

字、書鈔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是、指見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今本說苑同此。無對

字、下同。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蘇云、任、任以事也。純一案墨子尚賢中篇曰、政令

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說苑有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

之穴也。孫云、室穴為韻。純一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蘇云、如猶于也、言于虎

充符篇、申徒嘉謂子產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無執政于此者也。呂氏春秋愛土篇曰、

人之困窮甚如饑寒、言甚于饑寒也。史記汲黯傳曰、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黜見、上不冠

不見也。言至于黜見、則曷為不祥也。孫云、說苑君

上必冠也。並如于同之證。景公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為臺。孫云、意林臺成又欲為鐘。意林作欲復作鐘。蘇云、舊刻鐘鍾參錯、二字晏

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言為一國之君者、當先民之憂而憂、後民之樂而樂。斷不可

諫篇無此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鐘。藝文類聚二十四、引作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是

重斂于民。孫云、自帖作民必哀矣。類聚民上有則字。說苑必作之。夫民無欲復其室家之生、

而殘其生、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類聚作斂民哀以為樂。是謂不祥。孫云、意林作斂民作

民不哀乎。非所以君國者也。類聚作非所以君民公乃止。說苑公上有景字。孫云、

此墨家非樂之指。說苑無此句。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為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舊脫燕字 據總目補

景公為泰呂成 舊本脫為字、今據標顯補。孫云、呂氏春秋修樂篇、齊之衰也、作為大呂。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也。洪云、呂氏春秋黃直篇、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

史記樂毅列傳、大呂陳於玄英。索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

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謂別理絲縷使不亂、喻彝倫做做也。紀亂則民

失。紀亂則民無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祀猶祭也、祭有四義。一、可以虛

思。二、可使境內之民莫不敬。四、當有大澤惠及於下。如

此則私欲滅而德配先君矣。此與外下九章旨有相同者。

景公為履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為履 孫詒讓云、據下文云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又云令吏均魯工。則此當云使魯工為履、今本蓋有脫文。純一案類聚八十三八十四兩引、均同此文。

黃金之綦 孫云、禮記內則履著。鄭氏注綦、履繫也。一云、銀、藝文類聚作組。黃云、以銀孫頭谷云當依

文選芻芻武帝文注作以組。蘇云、作組于義較長。連以珠、良玉之絢。絢從孫本、元刻作胸、非。御覽六百九十七作絢。

鄭氏注絢、履頭飾也。說文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黃云、御覽六百九十七、作不能舉之、純一案御覽八百十、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

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孫云、藝文類聚、冬輕而暖。孫云、暖類聚作媛。夏輕而清。清從孫本、元刻作清。孫云、清、非。說文清、寒也。玉篇七性切。純一案御覽四百九十三、

而清。引作古者聖人製衣服、冬輕而暖、夏輕而清。清字誤。六百九十七、引作古之制衣服、冬輕而暖、夏輕而清。重字更誤。墨子辭過篇曰、聖王為衣服之法、冬則綰帛之中、今金玉之履、王足以為輕且媛。夏則綵絳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可為此文之據。今金玉之履、王

舊作君、王云、今君之履、本作今金玉之履。上文云景公為新、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絢、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故曰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

二字、則與重寒之義了不相涉矣。藝文類聚寶部下、御覽人專部 一百三十四、服章部十四引此、並作今金玉之履、純一今據改。御覽 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御覽

九十七作是履重不節。御覽四百九十三 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生讀為性、情、實也。 故魯工不

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蘇云、生、性也。正生猶言常性。純一案、蘇說 其罪

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蘇云、言作不常之服、以為笑于諸侯。 其罪二也。用財無功。蘇云、言無

怨百姓。厚費民財 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蘇云、言審度其罪之輕重、而置之罰。 公曰魯工苦

舊僅公苦二字、王云、公下脫曰字、苦上亦有脫文、蓋謂魯工之為此履甚苦也。下文晏子曰、苦身 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二苦字、正與此相應、今本公苦二字之間、脫去數字、則文不

成義。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曰魯工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

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孫云、境邊地。 使不得入。孫云、今本使作吏、當為敬。 不復服也。說文服、境邊地。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孫云、藝文類聚二王字皆作 如此

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 儻其節儉則可、儻其服室無益

也。室上舊有居其二字、王云、居其二字衍。上文以居聖王之室、與服聖王之服對文。此文則以法

其服室、與法其節儉對文。不當有居其二字。御覽居處部二引、無。純一案類聚亦無、今並據

刪。二王不同服而王。墨子公孟篇、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

文公大布之衣、糝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 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

翟是以知行之不在服也。可為例證。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

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王云、若當爲審、字之誤也。懷其德、謂其義、審其節儉、

不可通。劉云、論語莫曰篤云、君子正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舊有繫審

若當訓審。後人妄加。蓋衣足以掩形、與冠足以修敬對文、不務其美、

二字。意林引此、正作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今據刪。

差之削也。舊作衣不務于兩眦之削、孫云、淮南本經訓、衣無兩差之削、

爲眦、字之誤也。眦或作眦。淮南齊俗篇、衣不務于奇麗之容、

兩眦者、兩差也。之削也。原道篇又云、兩眦智故、曲巧僞詐。兩眦即兩差、亦即兩眦也。

近而字亦相通。鄰風、玃令玃令。沈重云、玃本或作玃。小雅履無德德、

謂之兩差、人邪謂之兩眦、聲義並近矣。純一案此文、當依淮南作衣無兩差之削、

今涉上文作不務、又加于字、奪無字、句法益不類。茲據本經訓訂正。

冠無觚贏之理。贏舊作贏、今從淮南本經訓武進莊氏校本

相闡于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贏讀指端贏文之贏。星衍謂觚方文、贏圓文也。

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

紙衣學領而王天下者。孫云、說文緇、縵也。學、係也。虛云、學領即卷領。亦云句領。淮南子

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注云古之人、三皇時也。句領、鏡頸也。蘇云、易有孕學

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政舊作義、蘇云、其義疑當爲其政。今作義者、蓋緣下其義誘也。好

正同此、亦義爲政誤之證矣。純一案鐵衣上、據上下文審校、當有服字。

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舊有繫審

不務其美。論語秦伯篤

衣無兩

差之削也。高誘注兩差、角也。差、邪

爲眦、字之誤也。虛校本、從淮南作兩差。王云、眦當

近而字亦相通。鄰風、玃令玃令。沈重云、玃本或作玃。小雅履無德德、

謂之兩差、人邪謂之兩眦、聲義並近矣。純一案此文、當依淮南作衣無兩差之削、

今涉上文作不務、又加于字、奪無字、句法益不類。茲據本經訓訂正。

冠無觚贏之理。贏舊作贏、今從淮南本經訓武進莊氏校本

相闡于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贏讀指端贏文之贏。星衍謂觚方文、贏圓文也。

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

紙衣學領而王天下者。孫云、說文緇、縵也。學、係也。虛云、學領即卷領。亦云句領。淮南子

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注云古之人、三皇時也。句領、鏡頸也。蘇云、易有孕學

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政舊作義、蘇云、其義疑當爲其政。今作義者、蓋緣下其義誘也。好

正同此、亦義爲政誤之證矣。純一案鐵衣上、據上下文審校、當有服字。

不惡、孫云、此當作好而不惡。純一案而上疑脫愛字。淮南子凡論訓曰、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

取。淮南子汎論訓作予而不奪、高往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淮南子汎論訓曰、法制禮儀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孫云、一本作蓋益、非。首服足以修

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孫云、儼當爲製。純一案聖王之衣冠、資莊嚴而已。服之輕

重便于身、不爲物役。賦敏極薄、恐違民心。其不爲棺槨者、以避風也。其不

爲窟穴者、窟字舊脫、據上文補。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孫云、高誘注淮南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圖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介。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宣其命、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壁、謂之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之宮。

下之潤溼、孫云、溼淮南作歷。黃云、續漢書祭祀志中注、引作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

能入也。孫云、及入爲韻。土事不文、木事不鏤。孫云、淮南本經訓、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入、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跡、金器不鏤。用此文。而增金器不鏤、謬也。明堂之上尙質、安有金器。以此知晏子書之是。黃云、木事續漢書注引作木工、與淮南本經訓合。純一案意林、御覽五百三十三、文選羽獵賦注、長楊賦注、並引作土事不文、木事不鏤。

示民知節也。知從孫校本、元刻作之。孫云、劉昭注續漢志、文選注、白帖太平御覽、皆作知。今本作之、非。意林作民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蘇云、上言作服爲益敬、侈過于修敬之具、極奢靡也。宮室之美、過避

潤溼。言宮室所以避潤溼、若足以避潤溼、而過于華美、非聖王之制也。墨子辯過篇曰、聖王作爲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阻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讎。言勞苦民力、苛斂民財、無異與民爲讎。今君欲儻聖王之

服室、室字舊脫、據上文補。不儻其制。制字譌、當作節儉。上文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對文可知節言。不法其節儉、並爲下文窮臺榭之高、極汗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儻其而不厭張本。下句法其節儉也、卽承此反展以爲言。今本節儉誤作制、與上下文義俱不協。儻其

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孫云、榭當爲謝、見荀子。古棄器銘、以宣射爲宣榭。

蘇云、孫說是、說文無榭字。純一案榭正字、謝段音字。墨子七患篇、生時治臺榭。本書臺榭皆作榭。爾雅釋宮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又無室曰榭。古非無榭字、說文備耳。別雅四云、荀子王霸篇臺榭甚高、注謝與榭同。左傳襄三十一年無觀。極汗池之深而不上。孫云、說文務于刻小池為行。務于刻臺榭、釋文榭本又作謝、皆以謝音同榭通用也。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為讎矣。為舊讎而、王云、而本作為、此草書之誤也。亦字正承上文與民為讎而言。純一今據。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孫云、體不平安。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為西曲潢。孫云、說文潢積水池。其深滅軌。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曲上無西字、其深上有使字。蘇云、滅者、沒也。軌、車轆頭也。言轆頭

沒入水中也。高二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蘇云、立木直木也。公衣黼黻之衣。孫云、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素繡之裳。孫云、說文素、白致縵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純一案御覽六百九十六、作衣繡之裳。書鈔繡作綉。一衣而五采具焉。采元刻作形、孫本作綵。孫云、綵與形皆當作采。純一案御覽書鈔並作采、今據正。下同。帶球玉而冠且。且、盧校作貝。俞云、且當作采。純一案御覽書鈔並作采、今據正。下同。

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自矜兒。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

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抑首、俯首也。公又曰、昔仲父之霸何如。仲父舊作管文仲、孫云、文疑敬字之

壞也。純一案孫說非。據公又曰三字審校、此文本作昔仲父之霸何如、了無疑義。今本父譌文、倒置仲上、後人又增一管字、遂與又曰之義不合。今改。晏子對曰、臣聞

之、維翟人與龍蛇比。孫云、言在水鄉、與龍蛇為伍。史記吳世家、太伯文身。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今君橫

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五字不成文、當作一室亦就矣。說文就、高也。从京从尤。言今以龍蛇鳥獸聚於一室、亦甚高矣、何暇言就。

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采具焉、帶球玉而

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采具焉、帶球玉而

冠且二字舊脫、據上文增。被髮亂首舊作亂首被髮、據上文乙。

亦室一容矣五字義不可通、疑當作一室亦容矣。說文容、盛也。增韻盛、大

也。言在一室之內、亦足以自大矣。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孫云、壹心一本君之魂魄亡矣言迷失正道、似乎

君之魂魄

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

是以竊襲此服襲、私也。與據款為笑款字舊脫、案上言梁丘據裔款、下言夫二子營君

笑、喜弄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蒼頡。又使夫子及寡人七字文不成義、疑當作乃使夫子費及寡人。諫上十八

也。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孫云、說文營、惑

也。營與營聲相近。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蘗又生也蘗從黃校、元刻作孽非、孫本作孽。公何不去二

子者毋使耳目淫焉淫、惑亂也。言毋使耳目惑于二子而亂其心也。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孫云、公為太平御覽作公曰為。純一案鮑刻御覽四疾視矜

立此四字、御覽四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孫云、淮南本經

情、高誘注悅、簡易也。孫詒讓云、駟者、轡之借字。說文轡部云、轡合五采鮮色。詩曰衣裳楚楚。故下文云、今君之服、駟華不可導衆。中悅正與駟華相反。

可以導衆。其動作悅順而不逆悅疑涉上中悅而誤。字本作克。詩可以奉生奉、養

其服而民爭學其容容、威儀也。禮記雜記威稱其服注。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衆舊衍民字、從盧校刪。

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勞形虧神、有害正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御覽四百五十六、

公曰御覽有寡人受命命、御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御覽有

命、御覽

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御覽有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命、御覽

景公朝居巖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晏子朝說苑正諫篇無朝字。御覽復于景公曰朝居巖乎。孫云、詩傳巖威巖也。公曰朝居巖作嚴居朝、王云、此本作朝居嚴、寫者誤倒之耳。上下文皆作朝居嚴、此文不當獨異。說苑正諫篇、正作朝居嚴。純一今據正。則曷害于治國家哉。御覽無家字。

晏子對曰朝居巖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孫云、瘖、說苑作暗。盧云、說苑上無聞、則吾謂之聾。子華子晏子問黨篇云、下無言謂之暗、上正諫篇無吾字、下並同。

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舊作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俞云、害下奪治字、家下多忌諱、齊聾瘖、非害治國家如何也。舊作非害國家而如何也、晏子原文、本作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古而如通用、如何即而何。上文公曰則曷害于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也。明其與治國家有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作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純一今從之。御覽無也字。墨子親士篇曰、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險、善議障塞、則國危矣。大旨同。且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鼓從元刻、孫本作與、音義作鼓。云一本作與、蓋鼓字之誤、鼓亦暈名。升鼓、說苑作菽粟。白帖引作升斗。黃云、凌本同元刻。台疏縷之緯、以成幃幕。緯從說苑、元刻孫本並作縷。孫云、說苑作緯是。縷形近緯。故譌。幃幕從孫本、說苑同。盧校作帷幕。元刻作緯幕、非。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說苑有也字、御覽同、大山作且泰山。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元刻脫治天二字、

固有所受而不用、惡有所拒而不受者哉。拒而不受、說苑作距而不入。孫云、說苑此文。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陞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為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王云、兩而字並與則同義。而與則同義。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故二字可以互用。雜上篇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雜下篇曰、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而亦則也。詳見釋詞。今高從之

以罪卑亦從之以罪。文之字據上句增。文同一例。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為宮室也足

以便乎生。乎、元刻在足下。孫本無、蘇云、乎字衍。純一案。不以為奢侈也。禹卑故節于

身。謂于民。洪云、爾雅釋詁謂、勤也。黃蘇說同。純一案。墨子辭過篇、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故節于身。誨于民。誨謂義近。書大禹謨曰、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此節于身即儉于家。謂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作為瑤室玉門。舊無于民即勤于邦、蓋禹法也。與下作為傾宮靈臺對文。而今本脫之。文選甘泉賦、殷之衰也、其王紂

注引有。純一今據補。黃云、孫頤谷云、當依文選注、作為瑤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

作為傾宮靈臺。傾從元刻、孫本作頤。孫云、劉淵林注吳郡賦、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桀築傾宮瑤室、紂作瑤室立玉門。文與此互異。淮南本經訓、帝有桀紂為瑤室瑤

臺。純一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尸子、作桀為瑤室瑤臺。文選甘泉賦注、引本書作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為瑤室。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卑狹者有罪。狄當為高

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孫云、及于難也。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

民力殫乏矣。殫、盡也。乏字疑衍。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俞云、猶

通。問上七章曰、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疑此文流字、亦危字之誤。純一案俞說是、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為

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

不果登臺。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路寢之臺、舊止作寢。俞云、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傳寫奪之耳、上章景公

登路寢之臺、下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皆一時之事。純一案俞說是、今從之。公愀然而歎。孫云、愀、愁字異文。曰、使後嗣世世有此

世世神覽四百九十二作
代代，蓋唐人避諱改。

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

後子孫享之。言明德之君，必正其心以正天下，專以樂利於民為事，然後可永錫祚胤。

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孫云：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事作仕，貽作貽。毛傳仕事二字通也。貽俗字，當為貽。

今君處佚怠，不動於正，心修身。逆政害民，有

日矣。例知諫上十六章臨民若寇讎，而猶出若言，猶此也。不亦甚乎。甚言其迷感也。

公曰：然

則後世孰將把齊國。把，握也。執處也。

對曰：服牛死，孫云：服牛，服牛之牛。夫婦哭，譌笑。盧云：御

覽作夫婦共哭，牛死則失其利，故哭。俞云：哭字是，笑字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死而哭之者，為其有利于己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即此意也。蘇從盧俞

正。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蘇云：此言平日服駕之利大耳，本無骨肉之親，而哭者，為生原于我有大利也。欲知把

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言唯利于齊民者，能把齊國。公曰：然何以易之。之字舊脫，王云：易下當有之字。下文晏子對曰：移之以善政，移之即易之。純一今據補。以意審校，然下當有則字。蓋承上文，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作轉，文同一例。

對曰：移之以善政。唯善政可得民心而

轉移之。今公之牛馬老于闌牢，舊闌作欄。孫云：欄當為闌。玉簫灑，木灑也。力寒切。純一

蓋牛老與車盡對文。服，駕。車盡于巨戶，多藏而不不勝乘也。衣裘襦袴，孫云：說

衣也。一日繻衣。玉簫人朱切。袴當為袴，朽弊于藏，孫云：當不勝衣也。醢醢腐，下文

說文：醢，衣也。玉簫袴，口護切。亦作袴。不勝沽也。酒醴酸酢，酢字舊脫，盧據御覽補。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九十二。不勝飲也。菽粟

鬱積而虛，據御覽補。又厚藉斂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盧云：餒，御覽餒，乃本字。民御覽作人也。下有欲代之延，不亦難乎。無夫藏財。夫藏財而不以下語。案御覽似依唐本。蘇云：世作代，民作人，似避太宗諱，故云唐本。夫藏財而不

用，凶也。墨子魯問篇曰：多財而不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失疑矢之形誤。下同。爾雅以分貧，不祥也。義同。

為得、苟矢守之、其繁為最下。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

恐民之報怨者、環繞而至矣。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

分也。其次、與墨子耕柱篇、其次不君子者語意同。委、積也。進、不當有而字。言其次

者、與其請于人、不如請于己也。請、求也。延世之禮、非操于人、惟在求之于己、正其

章、又十五章、宜參證。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何遭喪。孫云、姓逢名于。遇晏子于途。北堂書鈔九十二、

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抱之。蘇云、抱與揖通。荀子論兵篇、拱揖指麾。富國篇云、

其壽。純一案別雅五云、下車抱之、即揖之也。揖與揖同。王禹。子何以命嬰也。對曰、子

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墉下。墉、元刻孫本並譌牆、紅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作墉、羣

路寢臺之牆下也。或作墉、非。黃校同。純一並據孫王校正。願請合骨。舊請下衍命字、蘇云、

盧校同。孫云、請與其父合葬也。晏子曰、嘻、難哉。孫云、治要哉作矣。雖然、嬰將為

子復之。適為不得。言或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孫云、則有以句。純

之稱。以、如我者儕小人。盧云、文有脫誤。純一案者字當在入下。疑脫如之何句、與上文

猶為也。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盧云、梱當為捆、叩極也。王云、格即轉字。謂極

由此錯置。帶當前輅。釋文、輅音路。鄭注曰、輅輾縛、所以屬引。疏曰、謂以木縛于極車轅上、以屬引于身

而輓之。外上篇盆成廷請合葬其母曰、若此而不得、則臣請執尸車、而寄之于兩門外字溜之下。身

不敢飲食、擁輅執輅、木軌鳥棲、袒肉暴骸、以望君慙也。輅為輅縛、故云擁輅執輅。作格者、借

舉、以推叩之使平易也。然則細心云。立餓枯槁而死。望君慰之。以告四方之士曰：于何

不能葬其母者也。不敢直言君之非、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孫云、見、有逢于

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墻下。墻下舊作如之何、王云、本作當墻下。上文逢于何曰、于何

告也。下文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墻下、即承此文言之。今本作當如之何、則與上下文全不相

應。且不言兆在墻下、而但謂合葬、則不知合葬于何所矣。羣書治要、正作當墻下。純一今據改。

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治要曰：自古及今。自古舊作古之、王云、古之及今、本作自古

求葬公宮者也。今作古之及今、則文不成義、蓋涉下文古之人君而誤。羣書治要、子亦嘗聞

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舊脫合字、盧據北堂書鈔九十二補。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蘇云、

上有治。不侵生人之居。孫云、侵御覽作奪。人舊作民、王云、生民本作生人。民與人雖同義、

以兩人字對文。純一今據改。其臺榭儉。其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

葬人主之宮者也。請上舊衍諸字、盧云、北堂書鈔無。純一案治要御覽並無、今據刪。今君修為宮室、奪人之居。廣

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秋心憂、不得安處。是下疑脫以字。蘇死者離易、不得合

骨。蘇云、治要易作折。豐樂侈遊、兼傲生死。蘇云、治要非仁君之行也。仁舊作人、蘇云、人

案君字不諱。人途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也字舊脫、據治要補。非存之道也、

今從治要作仁。非仁君之行也。句法一律。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蘇云、治要無得字、下命之曰：蕃憂。蘇云、命、死

者不得葬。命之曰：蕃哀。也字。蕃憂者怨、蕃哀者危。君不如許之。蘇云、命、死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古舊作昔、從蘇校據治要改。與上文一律。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

何許之。公曰：創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于生者無施。元

脫無字。于死者無禮也。也字舊脫，從蘇詩云：治要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孫云：王

詩、純一寒毛。傳毅、生也。吾敢不許乎。逢于何途，葬其母于路寢之臺，墉下。舊脫千字臺字、

北堂書鈔母下有于字、之下有臺字。又云：彌講、改作彌。蘇云：解衰去經。衰同縗、喪服也。生

治要亦有臺字、彌作彌。純一案御覽亦有臺字、今並據補正。經、喪服所用麻帶、束腰者也。達于何既葬其母、故解衰去經也。布衣膝履。孫云：玉簪膝、

達會。玄冠此武。孫云、說文此、草也。鄭記玉藻：冠元武、鄭氏注武冠卷也。盧云：此、紫同。

供說是。治要作布衣玄冠。踊而不哭。跳躍為踊。禮記：禮弓。蹠而不拜。孫云、蹠當為蹠、形近而誤。

孝經：喪親章、擗踊哭位往擗、拊心也。拊、擊也。拍也。已乃涕洟而去。蘇云、治要

景公嬖妾死守之二三日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意林作景公嬖妾 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而不去。而

舊脫、據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左右有所白、而 晏子入，復曰：御覽三百九十五。有術

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孫云、術客、客有術者。聞嬰子病 願請治之。御覽無

喜遽起。御覽無 曰：病猶可為乎。御覽乎下 晏子曰：客之道也。孫云、道、御覽作

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孫云、君請御覽作使君。純一案御覽無 聞病

者之官。闕、隔也。 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自左右至此、意林當作晏子曰、 公曰：諾。

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御覽作晏子令始。醫不能治病。

已斂矣。御覽已作也。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自夫子至此，御覽略。吾之為君，名而已矣。御覽作吾為君給而已矣。無晏子曰以下語。晏子曰：君獨

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孫云：意林作晏子令棺入斂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二句已見諫上七章。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逆者，彌導害者

遠。王云：導害二字，義不可通。導害當為道害，字之誤也。道亦從也。見禮器注。道善與從邪正相反，下文讒諛萌通，言從邪者之遠也。賢良廢滅，言道善者遠也。劉云：王諫導為道，是也。惟害字不必改作善。道害者，即臣君之失，指陳弊政之謂也。此指犯顏敢諫之臣言，如祖伊以殷黎告紂是也。

讒諛繁于聞。王云：聞字義不可通，當是聞字之誤。聞，謂宮門也。月令：命奄尹申宮令，審門內皆詰諫之人也。繁于聞與處于國對文。俞云：王云聞字不可通，疑聞字之誤。然聞、里門也。諛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聞字本不誤，王氏特以聞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嗜欲備于側，毀非滿于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聞與國對文，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純一案聞字欠妥，疑亦側字之誤。邪行交于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刀而滅。今君薄于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所薄

當厚、厚所當薄。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墨子辯過篇：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蓋古有是語。斂死不失愛。死即畢

以親而過愛。送死不失哀。不以送死，而失之過哀。行傷則溺己。黃云：傷元刻作篤，誤。純一案溺己，謂溺于私欲，不克自拔。愛失則傷生。適以戕賊生理。哀失則害性。黃云：元刻脫哀字。純一案顧校本元刻有哀字。是故聖王節之也。節之義取乎竹，有節則無過與不及之義。死即畢斂。舊脫死字，語意不完。從王校補。蓋承上文斂死而言。不以留生事。以字舊

下二句補，文同一例。留字義不可通，疑本作害。不以害生事，言不以死人久不棺斂，妨害生人之事。下文不以害生養，不可害生道可證。今作留者，蓋涉下朽尸以留生而諫。棺椁衣衾，不以害生養。不以棺椁衣衾之費，害生人衣食之奉。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誠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此墨家節葬之指。

此墨家節葬之指。

此墨家節葬之指。

此墨家節葬之指。

此墨家節葬之指。

此墨家節葬之指。

此墨家節葬之指。

此墨家節葬之指。

此墨家節葬之指。

今朽尸以留生今以朽尸稽留之、望其復生。廣愛以傷行廣行私暱之愛、以傷德行。循哀以害性循舊稱條、王云、條字

于義無取、當為循字之誤。循之言途也。途哀、謂哀而不止也。喪服四制曰、野不誠性、故曰循哀。則害性。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此循哀二字之證。循途一弊之轉。史記孔子世家、及孔叢子詰墨篇、皆作宗喪循哀。是循哀即途哀也。純一今據止。君之失矣失、過。誤也。故諸侯之賓客此與本朝之臣對文、客字涉下文而衍、當刪。

慙入吾國君不道順而行、邪行交于國故。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從邪者遷、道害者遠故。崇君之行邪、不可

以導民從君之欲害、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僂尸僂陳尸、為戮。臭

而不收、謂之陳腐收、猶斂也。腐、腐肉也。孫云、臭、嗅省文。說文腐、腐氣也。反明王之性反乎聖王遠邪、崇正之性。行百姓

之誅不畏百姓之非、論而妄行。而內嬖妾于僂腐韓云、內同納。此之為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

因夫子而為之。晏子復曰黃云、元刻脫曰字。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

其突而節之疑此當有公從之句。今本脫之、文義不完。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曄曄孫云、

意林作若日月。詩噶噶其陰、毛傳如常陰噶噶然。意林作黠、文選注作曖、皆俗字。黃云、孫頤谷云、噶噶當依文選陸士衡擬古詩注作曖曖。又見座右銘注。小事之成、不

若大事之廢言大事難廢、其所成就者多、非僅成一二小事者比。君子之非孫云、言以權誑君、非正也。賢于小人之是

也言君子所見者廣大、雖或不是、視其晏子之謂歟。諸小人無足重輕之是、猶賢之。其晏子之謂歟。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無而字。據忠且愛我孫云、且御覽作臣。我欲

豐厚其葬御覽作我欲厚葬之。高大其壟。晏子曰御覽作晏子對曰不可、遂止。無敢問以下語。敢問據之忠與

愛于君者蘇云、治要作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具

也。共從元刻、孫本作具、蘇云、治要亦作共。純一案日本天明刻本作俱。則據以其所有共我。蘇云、治要作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

其忠也。舊脫吾字、從王校據治要補。與下吾是以對文。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存、在也。之字

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對則與君心相違、不對則失其事君之道。

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君之分事、在於舍羣。臣當備君、有禮于羣臣、

也。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子以喻親於道為孝。且以尊仁安義、為錫類之大孝。若專其父、則子不子矣。妻專其夫，謂之嫉

妬。舊脫妬字、據治要補。元刻嫉上衍不字、黃云誤。事君之道，導君以親于父兄。舊脫君以二字、語意不完、據王所見治要補。有禮

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諸侯。蘇云、治要信作義。謂之忠。治要有也字。為子之道，王云、治要之道作

道父。屬下讀。純一案治要為臣為子為妻下、均脫之道二字。導父以鍾愛其兄弟。孫云、鍾一

字。當從本書為是。本書此文脫導父二字、今據治要補。

施行于諸父，慈惠于衆子。蘇云、治要向上有以字。純一案以字衍。誠信于朋友，謂之孝。治要有也字。為妻

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于其夫。蘇云、治要無二其字。謂之不嫉。蘇云、治要嫉作妬、句下有也字。今四

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王云、此下各本脫去九十九字、據羣書治要補。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七、作晏子曰

不可、公徐止。乃取晏子原文而約舉之、故與治要不同。純一案王說是、今從之。何愛者之少邪。孟子離婁下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四封

之貨，皆君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于君，何忠者之寡邪。是君為據所獨有之君也。

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揭其所以專君之實。管子明法篇曰、令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擁、壅同。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疑當作微夫子、夫子之稱、本書屢見。寡人不知據之至于是也。遂罷為壘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衆無敢枉法者。羣臣陳過而諫。君可塞過修善。故官無廢法。官無法不

行。臣無隱忠。臣有忠即表著。而百姓大說。治要作悅。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太平御覽九百五、命、共作供、給下無之字。晏子聞之，諫公

曰：亦細物也。盧云、物、翁事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藉斂，不以

反民。詩斂民財、不以分貧。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王云、傲、輕也。崇、重也。言輕。

小民之憂，而重左右之笑也。問上篇曰、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韓子六反篇曰、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恣不止也。是傲為輕也。般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是崇為重也。則國

亦無望已。國事絕望、不可為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

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四句亦見諫上二十五章。怨聚于百姓

難保，而權輕于諸侯。國命可危。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趣、促也。庖、庖人。

治、宰以會朝屬也。

景公養勇士二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公孫接。孫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捷。頃公孫、子車也。純一案類聚見卷八十六。爾雅釋水疏引此、公孫上有景公養勇士五字。田開疆。孫云、姓田名開疆、陳氏之族。純一案後漢書馬融傳注作疆。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作疆蓋誤。注音治、疊與治屬。

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黃云、爾雅釋水疏、引作晨趨。二子者不起。御覽類聚約其文曰、勇而無禮。

蓋以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

之倫。爾雅釋詁率、循也。似非此義、此疑少之聲轉。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

此。蓋以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

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舊上句脫可字，下句脫以字，並從王校補。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

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孫云：中一本作忠。鮑一案墨子兼愛下篇，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即以忠為中。

晏子曰：此皆力攻勦敵之人也。勦，強也。左傳二十二年傳勦敵之人注。無長幼之禮。論語泰伯篇曰：勇而無禮則亂。

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孫云：餽即饋，音字。三人餽以二桃，故云少。鮑一案類聚作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說文饋，餽也。吳人謂祭曰餽。故為饋之段。

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以此連三子之死。何不二字，疑涉下文而衍。類聚無何不二字是。公孫接仰天而歎

曰：晏子，智人也。知計出晏子。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也。夫猶彼也。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

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特獮，再搏乳虎。獮從元刻，孫本作獮，舊脫特字，再上衍而字，從盧校據爾雅疏補。

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與，許也。論語公治長吾與女弗如也皇疏。無與人同，無許人同也。無，爾雅疏引作毋。下並同。援桃

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仗元刻孫本並同，爾雅疏作杖。無而字。孫云：改。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御。盧校仗作杖。注云舊譌伏，改仗亦俗。鮑一案卻，馬融傳注作

擊。上無而字。別雅四云：杖、仗也。漢書李尋傳、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義通作仗。按讀書、杖讀上聲、仗讀去聲。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龍銜左轡，以入砥柱之中流。中字舊脫，從

黃校據爾雅疏補。孫云：銜，今本作御，非。據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括地志：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陝石縣東北三十里，黃河之中。鮑一案銜，元刻不誤。御覽九百三十二引作御，疏。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也。孫云：爾雅潛水，潛行為泳。郭璞注：水底行也。引此文。鮑一案類聚潛行下有水底二字。逆流百步，

順流九里。孫云、順、藝文類聚作從。純一案御覽九百三十二亦作從。黃云、九里爾雅疏作七里。得龍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

龍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龍之首也。也字舊脫、從黃校據爾雅疏補。視之上舊有若治二字、俞云、若治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龍之首。蓋津人始皆驚疑、以為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龍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治子也。古治子親殺龍、擊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若治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並無治字。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純一案俞說是也、今據刪。若治之功亦可

以食桃而無與同人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

不子若。功不子逮。類聚子若子逮並倒。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

挈領而死。孫云、後漢書注作挈領是。爾雅釋詁挈、絕也。詩傳領、頸也。藝文類聚作別頸。純生契開。釋文云、契本亦作挈。史晨碑、孝經援神挈。校官碑、衆德挈聖。挈皆同契。御覽九百六十七、作古治子令二子反桃、二子慙而自殺。爾雅疏作二子恥功不逮而自殺。古治

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孫云、生之、藝文類聚作不逮。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

乎所行。不死。無勇。恨乃恨之借字。恨者違也。說本王氏雜志。詳雜下二十章。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

宜。元刻如此、各本專下有其字。俞云、按二語不可曉。古治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治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即以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云云、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亦反其桃。挈領而死。類聚作又刻

處置二桃、即以定已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類聚作又刻雅疏作古治子亦自殺。使者復曰已死矣。此知饒桃時、預決其必死也。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孫云、水經注、淄水東經臨淄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篤陰里西、水東有家。一墓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篤里。即此也。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登射。今本說苑同此。北堂書鈔八十、引說苑射。晏子修禮而侍。侍說苑作侍、書鈔引作酌。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三引說苑作酌。晏子修禮而侍。同。禮記射義篇曰、

卷二 內篇諫下第二

六五

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故晏子修禮而待。此知晏子翔習儒家之禮。四字、書鈔引說施作其言禮。古者以射寡

人厭之矣。厭、書鈔引說施作擊。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得、書鈔引說施作取。晏子對曰：君子

無禮，是庶人也。書鈔引說施無也字。庶人無禮，是禽獸也。言人無貴賤、無禮即是禽獸。諫上三

有禮也、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舊無臣字、下弑字作殺。從孫校據說施補正。然

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諫上二章、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禮不使也。義與此同。禮者，書鈔引說施、作禮以治國。所以

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民非禮無以御之、與馬非轡無以御之同。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書鈔引說施、作無禮能治其

國家。嬰未之聞也。嬰從元刻、說施同。孫本譌。景公曰：善，迺飭射。飭，舊譌飾、從孫校據說施正。飭、整備也、

更席以為上客。以晏子為上客。終日問禮。孫云、說施修文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校注卷二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邪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墨子非命中篇曰：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

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先民後身，仁德周洽於邦內，則境外皆向化而善矣。

十二章曰：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管子中匡篇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義同。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

逆。羣書治要脫逆字、文義不完。邪逆，猶橫逆也。言能重視士中聽任賢者，舊脫中字、任賢者、本作中聽任賢者。今本任誤作賢，此因賢字而誤加貞，而聽上又無中字者，後人誤以聽賢二字連讀，又不解中聽二字之義，故刪去中字也。案中聽音、聽中正之言也。言聽中正之言而任賢者，則能威諸侯也。後第十八云、中聽以禁邪、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此中聽二字之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逆諫傲賢者對文。若刪去中字，則與下文不對矣。羣書治要作中聽任賢者、雖聖與賢異文、而中聽二字則不誤。黃云、貞字誤、當作任。按諸云中聽、皆謂平聽。中聽則行

德曰進矣。又任用賢人，以正民德厚民生。則政無不理，國自富強。諸侯有不賓服者哉。

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安於仁則民無疾苦。安

於義則行有節制。率舉國之衆克儉克勤，以利天下為樂，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

外之不善。君不愛民，則邦內無非。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輕視士

民，不憚其死，不恤其力者，不足以禦外侮。悔諫傲賢者，舊衍之言二字、從王不能威諸侯。復諫則後過飾非。傳十

社注復、辰也。傲、慢也。傲賢、則忠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蘇云、倍治要作背。純一

案說文倍、反也。音義並

遠讒佞近。安有德政、能樹威於諸侯乎。

與背。不能服天下。服天下三字舊脫，從盧校補。禮記表記曰：君子尊仁畏義，取費輕實。鄭注實，謂財貨也。案君子宮而有禮，節於物以自奉，故取費。恐用之非其道。

義也。惠而能散，周於物以利人，故輕實。蓋不必藏於己，仁也。尊仁畏義，不敢犯天下之公道。取費輕實，不敢徇一己之私欲。皆非要譽。（說本呂氏大臨應氏鑄參合之）所以天下服其德也。

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治要無也字。言道在儉而公不用之言。晏子

退而窮處。雜上一章，晏子因莊公不用其言，徒行而東，咻於海濱。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

國罷民害。罷，治要作疲。言國力斃乏。民命殘傷。期年，百姓大亂。不堪其苦故。而身及崔氏禍。禍上疑當有之字。君

子曰：盡忠不豫交。孫云：遇事盡忠，不先結交於君。不用不懷祿。雜上一章云：君子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晏子可

謂廉矣。句首舊衍其字，從王校刪。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俞云：按合與給通。說文

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以王，下言合於王，合即給也。君得合而欲多，謂所得者既給，而所求者彌多也。養欲而意驕也。

得合而欲多者危。貪得無厭，必有拒其貪者，抗兵以相加，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欲無窮而取染。意妄肆而放恣。有知易曰：困于

石，據于蒺藜之凶象。說詳易。今君任勇力之士，孫云：任左傳作特。以伐明主。明，古照字。孫

繫辭下，及襄二十四年左傳。若不濟國之福也。誠，此小人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微倖之功，禍機伏焉。公作

色不說。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王校作藜藿，云藜藿當為蓼藿。藿，徒弔反。即今所謂灰藿也。蓼藿皆

穢草，故與荆棘並言。若藜則非其類矣。藜藿字形相似。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蓼藿，誤與此同。門外生

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孫云：賈逵注國語，朝歌

晉邑。杜預注，朝歌今屬

汲郡。非地同名。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事、杜預注。茲于兌。王云、兌讀為隄。孟門、晉隘道。太行、在河內郡北。蘇云、左傳作入孟門、登太行。且于茲於聲相近。隄兌聲相近。伯上有也。且、子餘反。此言還自伐晉、鄭嬰苦、入且于之隄也。且于茲於聲相近。隄兌聲相近。伯上有脫文耳。檀弓、齊莊公嬰苦于晉、鄭注曰、魯襄二十三年、齊侯嬰苦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隄。隄奪聲相近、或為兌。釋文奪、徒外反。注。期而民散身滅于崔氏。故知茲于兌、即左傳且于之隄、檀弓之奪、鄭注之兌也。

崔氏之亂。亂舊作期、從孫校據左傳。逐羣公子。各本脫子字、孫據左傳補。盧校同。及慶氏。孫云、此下有脫文、事亦見後。左傳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亡。晏子却殿其郟六十六云云。純一案慶氏亡見雜下十五章、文同襄二十八年左傳而略。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修政以待其亂第三

景公舉兵欲伐魯、以問晏子。以問從元刻。孫本作問于。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

之好義者安。君好義則民安。見戴者和。蘇云、見疑民講、此承上言之。純一案見戴於民、

伯禽之治存焉。伯禽、周公長子。始封於魯。詩。故不可攻。此墨

攻之。見戴者和、謂魯上下一心、不可侮也。伯禽之治存焉。魯頌閟宮、史記魯世家記其事。故不可攻。此墨

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德足以安近遠、民無內憂。政足以和衆豐財、國皆樂業。國安民

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如湯放桀、武誅紂、皆以義師伐罪救民耳。今君好酒而辟。此句與厚藉斂而急使

德無以安國。厚藉斂而急使令。舊脫而字、據上句增。急作意、從王校改。政無以和民。舊脫政字、上

對言、今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

和之國。背於治國交鄰之道。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蘇云、君之二字、似不當有。傳寫者緣下衍君字、後又加之

字耳。標題亦祇作待其亂、無君之二字是其證。純一案蘇說是。民離其君。舊作其君離三字、王云、文不成義。當作民離其君、

字耳。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乙。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孟子梁惠王篇曰、仁者

無敵。利多則民歡。以義伐不義、救民於水火之中、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萊勝之間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景公伐萊。孫云、萊卽萊也。服虔注左傳、齊東鄒邑。杜預注、萊國今東萊黃縣。勝之間、晏子曰、吾欲賞于萊。萊下當有之、役二字、言君

欲行賞于從萊之役者、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臣謀勝國者、舊脫臣字、此文本作以臣謀勝國者、言以臣之謀勝人之國者、

則益臣之祿。以民之力勝人之國者、則益民之利。臣謀與民力對文。下文益臣之祿、正承此而言。今本脫臣字、則不知謀出何人矣。臣字不可無、今補。益臣之祿、以民力

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上指君言、下兼臣民言、羨、餘也。言君非臣民無所獲、當盡出其所餘、與臣民共

之。君上享其名。名從孫本、下文是上獨擅名。元刻誤民。臣下利其實。實、謂財貨也。利其故用智者不

偷業。謀從智生。謀利於國、祿從而至、故不必偷作別業。用力者不傷苦。以力勝敵、而利隨至、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

古之善用兵者、使兼皆樂爲所用。公曰、善。于是破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凡從役者皆受賞。是上獨

擅名、利下統也。獨、單也。擅、專也。據而有之也。君所專有者、獨勝名耳。而所得之利、均歸臣民。君不私有也。管子中匡篇曰、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

景公問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

景公外傲諸侯。傲、慢也。亦輕也。管子重令篇曰、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內輕百姓。輕者、重之反。鄙夷也。非暴君孰敢輕百姓。管子小匡篇曰、

寬政役、勸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從讀若縱。好勇力則任意攻伐、構怨於諸侯。崇樂則習慣奢侈、暴斂於百姓。諸侯

不說、百姓不親。諸侯惡其暴力、百姓苦其苛政。公患之、問于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

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見理真故。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

卒不得容。羣徒之卒四字兩見。文不成義。此四字、祇羣小二字足以了之。疑本作故羣小不得容、與故讒人不得入對文。羣小、謂君所嬖倖之臣妾。不得容、謂無容身之地。

薄身厚民。此文亦見後十一章。蓋晏子之主情。薄身、自養薄而德儉。厚民、愛

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孫云、耗今本作耗、非。此一策不備師侵大國、以掠其地。不逞強凌小國、以耗其民。是為公正之行。故諸

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兵甲從元刻、孫本作甲兵。黃云、下云劫人以兵甲、元刻是。不威人以衆彊、故天

下皆欲其彊。易乾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德行教訓、加于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

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羣徒之卒四字、疑本作故讒諂之徒繁。與故聚斂之人行對文。今厚身養薄視民、上文薄身厚民、此文反之。本之字倒著徒下、又衍羣字卒字、文不成義。

厚身養薄視民。疑本作厚身薄民、與辟邪阿黨對文。今本養字視字、蓋後人妄加、當刪。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凡師行無鐘鼓曰侵。疑本作厚身薄民、與辟邪阿黨對文。今本養字視字、蓋後人妄加、當刪。

耗小國之民。耗、滅也。損也。耗小國之民、如墨子非攻下篇曰、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之類是。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

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于諸侯、勞苦施于百姓、故讎敵進

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編諫之徒繁、不相容故。百姓不與。與、舊譌與。王云、與字於義無取、當是與字之誤。百姓不與、即上文之百姓不

親也。繫辭傳曰、民不與。純一今據正。公曰、然則何若。對曰、對從元刻。明本作故、孫本同。供云、說文、徵請

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墨子魯問篇曰、厚為皮幣、卑辭令、亟編禮四鄰諸侯。義同。輕罪省功、以謝于百姓。

輕罪、省刑罰也。省功、減力役也。以是謝罪于百姓。其可乎。公曰、諾。于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

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交鄰有道故。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

人而失在為己。下在字、舊錯置下文不為與下、今從孫王校移此。孫云、為人則得、為己則失也。純一案為人、天道也。兼也。公也。故無不得也。為己、人道也。則

卷三 內篇商上第三

也。私也。故為人者重自為者輕。墨子經說上曰、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孟子無不失也。故為人者重自為者輕。盡心上曰、墨子兼愛。廉頂放種利天下為之。胥此道也。蓋儉以自利。兼以利人。所以適性。一也。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此二語足以蔽之。晏子書總二百十五章、亦以此二語攝盡。推之六經百子、乃至釋氏三藏世出世法、無能舍此以為教者。景

公自為而百姓不與。舊作而小國不為與在、在字已依孫王校移前。為字衍、從王校刪。小國二字、當為百姓之讓。上文皆百姓與諸侯對言。此不應獨作小國、致與諸侯義複、而文不相對。蓋傳寫之誤、今校改。為人而諸侯為役。有我之見存而自為、則引生百姓之我見、同時與我。無我之見而為人、則簡除諸侯之我見、甘心聽命。此至聖所以無我也。管子形勢篇曰、天道之極、遠則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

矣。黃云、行蓋得之剡文。上云而失在為己、與此相反。為己則失、反己則得也。純一案行字不誤。言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強恕以求仁也。故晏子知道矣。晏子得也。純一案行字不誤。言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強恕以求仁也。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于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衣布衣鹿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節用兼愛。固深知性道矣。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于霸王之諸侯。孫云、此句疑脫誤。意林作可以霸諸侯乎。純一案以于霸王之諸侯、義不可通。管子小匡篇、有若晏子對曰、對上舊衍作欲霸王、夷吾在此之說。據標題云以于霸王、此文或作以于霸王可乎。晏子對曰、對上舊衍作王校刪。意林作晏子曰、孔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孫云、數、孔叢作未肯。臣聞仲尼。臣上舊衍故字、無謂。據意林孔叢居處惰倦。孫云、意林作居陋巷、純

廉隅不正。孫云、正、孔叢下有聖人然猶四字。近之譌。孔叢作劬情、純則季次。意林無季次二字。孫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原憲侍。孫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意林

無齊雍。無齊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兵、孔叢不善政之所失于下賈墜于民

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曾仕。家語作公皙克。孔叢作季紇。氣鬱而疾。意林無此四字。

無齊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兵、孔叢不善政之所失于下賈墜于民

者衆矣。民上于字從元刻。孫本作下。孫云、賈即隕段音字。隕當爲隕。說文隕、從高下也。隕從高除也。純一案此文不順而義尤複、孔讀作不審之政加于下民者衆矣。當據刪訂。

未有能士敢以聞者。孫云、孔讀作未能以聞者。純一案魏策、臣故曰官未具也。孫云、孔讀作備。意林作今吾未有能侍、故未具也。

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王云、羣書治要無今字。說苑同。可

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蘇云、治要聞下有之。純一案說苑同。然後其政可善。說苑作國具官。而後政可善。公作

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何元刻作可、古通。治要、說苑、具下並有乎字。此脫、當據補。謂說苑作爲、古通。則字疑涉上

衍。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治要無此七字。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說苑無乎字。孫云、惰說苑

作墮。蘇云、治要懈作解。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孫云、隰朋諡成子、莊公會孫戴仲之子。史記齊世家治要懈作解。或作隰。非靈公子名光者。左右多過。蘇云、治獄讞不中。獄讞、說苑作刑

爲讞。說文讞舉也。玉篇讞、魚列切。與讞同。神書水言相似。則弦甯暱侍。甯從元刻。孫本誤章、與說苑同。盧云、甯與寧同、新序作弦寧。說已見前。黃云、弦章、景公

臣。見諫上篇及外未篇。元刻是。蘇云、此與諫景公飲酒之弦章、相隔百餘年。治要正作弦寧。田野不修、民氓不安。民氓、說苑作人民。蘇云、治要氓作萌。

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蘇云、治要吏作士。怠作惰。偷作肆。孫云、韓非作公子成父是。說苑甯戚作甯戚。蘇云、治要佚作逸。左右懾畏、繁乎樂、省

乎治。此六字、說苑治要並無。則東郭牙暱侍。孫云、姓東郭名牙。韓非外儲說、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絳商。請

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甸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立以爲大田。三軍旣成陳、使士視死如歸、吾不如公子成父。請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

臣不如東郭牙。請以爲諫臣。純一案弦商、商當爲甯之謫。甯武、武當爲戚之謫。管子小匡篇、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粟、

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轡、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竇須無。請立爲大理。

卷二 內篇問上第三 七三

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
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大致並與此同。德義不中、信行衰微。蘇云、治要信作則

管子暱侍。孫云管、說苑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

令窮遠而不逆。窮遠、無遠弗屆也。兵加于有罪而不頓。頓與鈍通。不頓、是故諸

侯朝其德。諸侯服其德、莫不來朝。而天子致其祚。蘇云、治要有焉字、致下無其字。純一案傳九年左

王。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者字舊脫、從王校故曰官不具、公

曰、善。孫云、說苑君道篇、孔叢詰墨篇、用此文。王云、案自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以

併後章入前章、而改景公問晏子曰為公曰以混其迹。又前章標題云、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千霸王

晏子對以官未具。則後章亦當有標題。今既併後入前、探刪去後章之標題矣。不知前章是景公欲善

齊國之政以千霸王、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後章是景公欲與晏子善齊國之政、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前

章是言侍孔子者、有季次原憲仲由卜商顏回蘧雅。而景公無一士。後章是言侍桓公者、有隰朋弦高

寧戚王子成甫東郭牙管仲。而景公無一士、且問答之詞、皆前略而後詳、則非一篇可知。今併為一

篇。則既云今君不審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又云今

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未具。古人之文、有如是之複者乎。晏子各章、大同小異

者多矣、又可一切刪而併之乎。羣書治要後章在問下篇、其首句作景公問晏子曰、可據以訂正。說

苑君道篇、有後章無前章。孔叢子詰墨篇、及意林、皆有前章無後章。則前後之非一章甚明。黃

云、治要分寡人今欲從夫子以下別為一章、在問下篇。王氏從之、非也。問上問下前、計都凡皆三

十章。分此入問下、則下多一章矣。下篇標題章次具在、何處可以闕入。純一案齊景公欲封孔子以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又齊國。爾雅釋詁能遂武功

而立文德。諫上十六章曰、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是糾合兄弟。蘇云、謂兄撫存冀州

為文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是為武功。

冀舊講盟、王云、盟州二字、義不可通。盟講為冀。王禮注家語正論篇曰、中國為冀。傳四年公爭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擄夷狄、卒怙荆。故曰撫存冀州、荆楚憎憂也。今本作盟州者、冀誤為翼、又誤為盟耳。純。吳越受命、荆楚憎憂。王云、憎者、因之借字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下為匹夫而今據改。夫而不憎。高注曰、憎讀憂因之。故曰荆楚憎憂。莫

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加、猶嘉也。說文加、語相增加也。言天子嘉其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

孫云、國德、州憂。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存、猶寄也。論語泰伯篇可以寄百里之命。義同。夫子

以佐佑寡人。孫云、佐佑當為左右。詩箋左右、助也。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繼管子之業、猶書說命下曰、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意。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孫云、謂管子作內政以寓軍令也。純一案詳小

不凌賤。富不傲貧。此二句亦見問下十一。章曰、齊俞而不遺罷。孫云、賢民貧為韻。功不遺罷。黃云、罷元刻作罷。純一案元刻誤。罷同疲。與賤貧愚為韻文。問下二十四

章曰、齊俞而不遺罷。不佞不吐愚。吐、棄也。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俞、舉事不私。則事

無不聽獄不阿。人心以正。風俗以厚。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羨、餘也。無羨、無餒。言不溢於分外也。鰥寡無飢

色。飢從元刻、孫本作饑非。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窮而無告者。不以飲食之辟。劉云、辟字當作癖。癖之謂言好也。下文則無以多辟傷百姓、與嗜欲玩好對言、則辟亦當作

害民之財。財從孫本明本、元刻作則、誤。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薄身厚節取于民、而曾

施之。損上益下。府無藏。倉無粟。儲富於民。上無驕行。下無詔德。此二句、亦見後十七章。是以管子

能以齊國免于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諸侯尊為霸主、故曰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

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多辟、勢必害民之財、勞民之力。是保又國家內政第一大戒。無以嗜

欲怨諸侯。舊嗜欲下衍玩好二字、案無以嗜欲怨諸侯、與無以多辟傷百姓對文。玩好二字、蓋後人妄加、今刪。言勿逞攻伐之貪欲、以構怨于諸侯。是保又國家外交第二大戒。

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承善以立文德，盡力以發武功。

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諛上二十

人使遠、讒人反昌。問下三章，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可互證。

使民若不勝。

勞民之力甚矣，猶若不足以供驅使。

藉斂若不得。害民之財多矣，猶

得然。若未有所

厚取于民而薄其施。

菽粟朽于府內。恩澤不出宮中。

多求于諸侯而輕其禮。反乎交鄰之道。

藏朽蠹而禮悖于諸侯。

菽粟藏深，當為求。

而怨積于百姓。君臣交惡。君不君，臣不臣。

而政刑無常。孟子離婁上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

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

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問下三章、又焉可逮桓公之後乎。義略同。

景公問甚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甚先第八

景公問晏子甚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

黃云、凌本作之觀、與此異。純一案也字衍、當刪。

甚之

細人。細人、小民。對土言。

變而不化。變易常經、不遷於善。

貪而好假。說文假、非真也。

高勇。戰尚、武力。

而賤仁。賤、謂棄

而不用。

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士、學行優於細人者。亦唯恃武力、率爾逞忿。性皆急遽、不能持久。

是以上不能養其

下。是由在上者、不能以節儉仁愛之德、培養士民。

下不能事其上。在下者、不能本尊身厚民之道、以事其上。

上下不能相收。上下皆無

報國之心、故不能互收其利益。

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觀之也。觀之、各本誤倒、從盧校。據上文乙。也字當刪。

甚其先

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為義。

好義、則虧人自利者必不為。克己利人者必為之。與甚之士民異趣矣。

下

之委委也。

孫云、委當為緩。爾雅釋詁、委、安也。純一案曲禮下、大夫則緩之。釋文、緩讀曰委。漢書燕刺王旦傳、北州以委。集注孟康曰、古緩字也。臣瓚曰、委、安也。下之

委委、言士民莫不安居樂業也。

奄然寡聞。孫云、奄然、闇然。純一案此喻魯民不安動、不安聽。

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

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管子五輸篇曰、上必寬裕而有解舍。房注解、放也。舍、免也。下必嚴從而不得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可為此之說明。

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

語意不明，其下疑脫失字。

彼鄆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

侯。孫云、說文鄆、魯縣。古鄆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杜預注左傳、滕國、在沛國公邱縣。俞云、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竄，即出其邦城之外也。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君之通稱。故五等之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黃云、雉不能遠飛。雉奔而出其地，喻其出近鄰。猶稱公侯者，在國稱公、在外稱列侯，小國亦然也。謂鄆滕雖弱小，而能近事強大，至今猶不失為通侯。以明魯近齊而親殷（純一案厥當作晉）以稱小國而不服于近鄰，卒以滅亡也。

久矣。彼晉者，周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晉。舊作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孫云、疑親殷當為親晉。上亦當為晉者。周之樹國也。是時晉若屢如晉。純一案彼周者殷之樹國也。與上下文不相屬，義不可通。孫說是也。今據改。言彼晉者，一周之樹國耳。魯既近齊，正宜親齊。乃不親齊而遠親晉。故下云以稱小國而不服于鄰，以變小國，而不服于鄰，以遠望晉。晉舊謂魯，從俞校正。孫云、變小、疑編遠望晉。以變小國，而不服于鄰，以遠望晉。小俞云、孫疑變小即稱小是也。變編音近，故段用耳。以遠望晉，當作以遠望晉。左傳所謂魯有仇竟，走望在晉是也。因晉與魯形似，此章又論魯事，晉字止此一見，淺人不察文義，妄改為魯耳。晏子之意，蓋謂魯與齊為鄰，而不知事齊。所望者晉。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此滅國之道也。蘇云、俞說是。

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甚乎。孫云、魯後并于楚。甚滅于楚。

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為幾。孫云、田無宇、陳桓子也。須無之子。幾、爾雅釋詁近也。純一案外上十五章、有齊國田氏之國也句。公

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解詳問下。外上十章曰、田氏之施、民歌舞十七章。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筭。

夫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外上十章曰、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夫

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自來先以利施人，而後不任其人之所難者，蓋寡。難謂為君難。理國政、禦外侮、甚不易也。若苟

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若苟不辭其難，而任保民之責，從而撫之，不近於為君之幾乎。田氏將有齊國事，見諫下十九章、問下十七章。外上十

章又十
五章。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于晏子曰孫本明本如此。元刻無于字。孫云、韓非說苑、均無治字、非。治國何患

晏子對曰說苑作管仲對曰、治要祇作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東

木而塗之孫云、韓非東作樹。塗當爲塗。說文。鼠因往託焉。孫云、韓非作鼠穿其間掘穴託

薰之則恐燒其木孫云、韓非見外傳說苑上。灌之則恐敗其塗敗、治要作壞。韓非作燻之則恐

夫國亦有社鼠社鼠舊作焉、據說苑治要改。與下文夫國亦有猛狗一律。人主左右是也類聚作人君

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孫云、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媮

則比周與此皆不同。所見本異。韓非作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不誅之則爲亂

而蔽惡於君純一案韓詩外傳作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下有脫文。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王云、

君不安據而有之不當作所。說苑作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察乃案字之譌。劉云、有字當作宥。

案據當從王說案據者、猶今人恒言所謂把持也。腹字作覆、當從黃讀。惟覆字當訓爲反。廣雅釋

言云、覆反也而毛詩用無正覆出爲惡、桑柔覆俾我悖、瞻印女覆奪之、鄭箋均訓覆爲反。覆而宥

舉。如後世漢文赦鄧通是也韓詩外傳作并覆而宥之、并疑平字之說。劉有亦宥字之假借。韓非君不

安據而有之、不當作又黃氏謂不當作所、非也。純一案案據當從王說劉釋。腹而有之、當從韓詩

外傳作覆而宥之言不誅之則爲亂無已時。誅之則爲人主所把持而不能誅。人主非此亦國之

社鼠也宋人有酤酒者。宋字舊脫、據韓非子補。孫云、韓非作宋人有酤酒者。一曰宋爲

器甚清潔孫云、潔當爲聚。清、灑省文。說文無垢穢也。玉篇疾性切。置表甚長孫云、韓非作懸機甚高。而酒酸不售韓詩外傳作然

至酒酸而問之里人其故也韓詩外傳無之字、蘇云、言以其故問里人里人曰、公之狗猛之狗

不售。舊倒、從說施乙。韓詩外傳作公之狗甚猛。人挈器而入也孫云、說文挈、縣持也。韓詩外傳作持。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

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而用事者迎而齧之。

有道術之士、欲于萬乘之主。干、韓詩外傳作白。說施治要俱作明。而用事者爲猛

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孫云、沈本注云、或作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

與各篇文同一例。今本作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乃後人取韓子竄入。又改韓子之無亡爲無患、

行矣。純一案王說是、當據以訂正。此與外上十四章、大旨略同。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景公問晏子曰、元刻如此、治要同。寡人意氣衰、身病甚。蘇云、治要作身甚病。今吾欲具

圭璧犧牲、圭從元刻、孫本作珪。璧、舊並爲璋。王云、珪璋本作圭璧。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古者祈禱皆用圭璧、無用璋者。金縢曰、楛璧秉圭、乃告大王季文王。大雅雲漢曰、令祝宗薦

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祀可以于福乎。祀舊謂禮、治要校文禮疑祀、今據正。蘇校同。孟子曰、稱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于上帝、左矣。

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于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政必均平、德同於民。

行必至公、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偏山林。孫云、一本脫以字、非。純一案此文疑本誠通於神。作不敢大斬伐以偏山林九字句。無字、董

誠通於神。

卷三 內篇問上第三 七九

國人謂與下文以偪山林相反妄增。不知下文義與此文節飲食無多政漁無當作不敢。與上文一律。以無相反者，在無不敢二字也。無與不敢義複，當刪。

偪川澤無字當刪，詳上。蘇云，治要改作田。澤作備。下並同。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蘇云，治要所作祈，下同。鄭注云，祭祀不為求福也。

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蘇云，曲禮下鄭氏注云，納、獨致也。爾雅釋詁云，祿、福也。納祿、猶言致福也。

今君政反乎民。乎，治要而行悖乎神。今君藉重獄多，反乎民心。百姓疾怨，自為祈辭。皆於神明之德矣。

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飲食。蘇云，治要飲作飯。多政漁以偪川澤。蘇云，治要

是以神民俱怨。神民舊倒，今據上文並治要乙。而山川收祿。山川之產，不勝其戕賊而竭。司過薦罪。蘇云，治要作薦罪。司過，官名。內史也。薦，舉也。

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言祝宗與司過相反，神不可欺，福非德洽

於民不致也。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蘇云，治要作焉。純一案祝宗言

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蘇云，治要作焉。純一案祝宗言故鄰國已忘之。忌，憚也。

諸侯不敢加百姓親之。民懷其德。晏子沒而後衰。蘇云，治要載此章在問下篇。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此從元刻。孫本作何如。黃云，當依元刻作如何。凌本同，標題亦作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

前五章作薄身厚民。薄身，自為者輕。儉也。厚民，為人者重。勤也。所以兼人已於一愛也。晏子德行功業，盡該於此。推之堯舜大禹，固無不約于身而廣于世。

約于身者，自奉極約，不役於物，所以全性之真也。廣于世者，因性理無間於物，我古今，務期永世之人兼愛交利以盡性也。所謂約守而博

也。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明政，如供範所謂農用八政之類是。所以厚民生也。不以

也。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明政，如供範所謂農用八政之類是。所以厚民生也。不以

也。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明政，如供範所謂農用八政之類是。所以厚民生也。不以

威天下。蘇云、治要作而不以威下。純一案不尙武力以威天下。蓋本史佚陵人不祥之訓。見傳十五年左傳。卽墨家非攻之情。其取財也。權有無均

貧富。取財於富有者、以調劑貧乏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賈逵注國語云、權、平也。於陵子貧居篇曰、鈞天地之有。論語季氏篇、孔子曰均無貧。者、伐性之斧。最足使人敗德、而無異於禽獸者也。禮樂記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不以養嗜欲。嗜

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無異嗜欲官節、不可養而長之。此墨家所以尙儉也。誅不避

貴。貴者違法。必誅之。賤者有勞。必賞之。不淫于樂。恐以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且廢君子之聽治、與

家非樂。不遁于哀。遺讀爲循。凡字从彳又从定者、皆得相通。墨子非儒篇、宗、(讀崇)喪循哀可

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墨子兼愛下篇曰、有道德相教誨。蓋以先覺覺後覺。倘天下有一未覺

備假。乃墨家不伐之宗風。勞力事民而不責焉。事民舊作歲事、王云、歲事本作事民。事、治也。見呂

治民、而不加督責也。後人不解事民二字之義、而改事民爲歲事。則既與勞力不相承、又與上句導

民不對矣。羣書治要、正作勞力事民而不責。純一案王訓事爲治、以責爲督責、並非。而據治要正

如盡力溝洫之類。卽大禹形勞天下之惜。蓋勞力以事民之事。而不責報也。墨子魯問篇曰、有力以

業、齊功勞。可互證。不責與不伐、文義相對。不伐、言不伐功於己。不責、言不責德於人。皆本

兼愛之至理以爲言。墨子固墨家先進也。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尙相愛。故民不以相惡

爲名。舊行上爲字、錯置政上。王云、案上二句、本作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去聲)與

相惡爲一句、遂移爲字於政尙相利之上。而以爲政尙相利連讀、以對行教尙相愛之文。則既失其義、

今據正。此墨家兼相愛交相利之要情。純一案王說是、刑罰中于德。管子明法篇曰、不淫意于法之外、廢置

順于民。置善譎罪。俞云、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

蘇云、不華、卽下第二十章所謂諫乎前不華乎外意。純一案鹽鐵論論誹篇、墨子有言、不肖者

處下而不怨。不肖者、自知不能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故甘處于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蘇云、此二句。純一案社稷之中句。治要無此句。蓋後人所加、當刪。一意同欲。此墨家尚同之指。若夫私家之政。蘇云、治要無此句。純一案墨子尚同下篇曰、

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人、若使一夫。義可互明。蘇云、此下治要無。生有厚利。死有遺教。舊說厚利死有四字、文不成義。從王校據治要補。謂威德之君、生有厚利

被於當時。死有遺教垂於後世。蘇云、此下治要無。此盛君之行也。舊衍公不圖晏子曰六字、從王校刪。臣聞問道者更正。正疑心之語。

更心與更容對文。更容謂當肅然起敬。聞道者更容。更容謂當肅然起敬。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窮民財力以

悖故商旅絕。買當為賈之譌、賈與價同。悖、亂也。後漢黃昌傳注。言市征重、物價亂、商旅失利將絕迹也。玩好充故家貨殫。玩好之物充斥於市。而供家室日用者殫焉。殫、盡也。言習向奢極、害民生也。

積邪在于上。辟邪之人皆及執政。蓄怨藏于民。百姓疾怨積藏於心。欲備于側。問下三章曰、左為伯、右為優。讓人在前、諛人在後。毀非滿于國。諫上十二章曰、一國而公不圖。圖、謀也。

而公不圖。王引之曰、諫猶誑也。說見荀子諫公市俱以誠信相貿易、無有誑詐也。荀子儒效篇云、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義並同。宮室不飾。業土不成。不待土工之民財裕。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效以度義。因民第十二。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效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無。羣書治要、無有。公曰。其術如何。治要作何如。晏子曰。謀度于義者必得。義則無不事。因于民者必成。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繫、縛也。上下無所縻。盧云、元刻靡。純一案廉亦

其聲不悖。名。其實不逆。順。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謀于下不違民。

也。與廉義同。

也。與廉義同。

也。與廉義同。

也。與廉義同。

也。與廉義同。

供範曰、謀及庶人、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以此謀者必得矣。黃云、元刻謀作謀。純一案孟子公孫丑下曰、得事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可相發見。

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孫本作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勞俱為義、

不同安勞。故曰義勞。勞與利皆文、言國雖勞而民利也。純一案秉國者以為民勤勞為正義。民有加利。加舊譌如、王云、如當為加字之誤。民有加利、謂舉一事而利加于民也。

前第四章曰、上有羨獲、下有加利。語意與此相似。又曰破藤之臣、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國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此皆加利二字之證。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者典厥義。為民勞。則利之加于民者。夫逃義而謀。舊義譌人、從王校正。謀作謀。從黃校據凌本改。雖成不安。

謀外乎義。傲民舉事。雖成不榮。事不傲重民意者。雖成倍增疾烈耳。故臣聞義。謀之儻也。也。元刻作

以。今從王顧校正。謀。民事之本也。凡事以勞民。利民為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舊反譌及、倍

準于義。斯平校正。及義而謀。信民而動。與下句文義不合。及當為反。信當為倍。倍亦反也。義為謀之法。民為事之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有能存者也。上文云逃義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

正與此文相應。羣書治要。作反義而謀。背民而動。背與未聞存者也。元刻如此、孫本存上有倍古字通。故知信為倍之誤。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耳。蘇云、元刻是。治要正無不字。純一案存上當有能字。語氣較完足。昔二代之興也。謀必度于義。干舊作其、王云、度其義本作度于義。度、待格反、度之言宅也。辭彙注漢書韋元成

坊記作度。宅者、居也。謂謀必居于義也。文十八年左傳、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杜注曰、度、居也。大雅縣及皇矣傳、並同。是度於義、即居於義也。度於義與因於民對文。上文謀度於義者必

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是其明證。今本作度其義、則迥非居於義之謂。事必因于民。三代之

且與上下文不合矣。治要正作謀必度於義。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及其衰也。建謀反義。元刻作建謀者及義、孫本

義無謀。舍民無事。莊子在宥篇曰、遠而不作建謀反義四字句。純一今據刪訂。與下句對文。治要作謀者反義。脫建字、衍者字。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蘇云、

無。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黃云、元刻危對曰、上君全善。最上者無

要。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黃云、元刻危對曰、上君全善。最上者無

其次出入焉。次焉者，時善時不善。其次結邪而羞問。又其次，即最下者。無善可言。習慣邪僻，如結不可解。且謬以問善為可羞。全

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出於善，時入於善，則不全善。視全善之君德薄矣，故受制焉。時間之君。元刻如此，孫本脫之君二字，時

問之君，即出入之君。上與全善之君，下與羞問之君，相對成文。雖日危尚可以沒身。因時間善，不至全不善。故雖日羞

問之君，不能保其身。實盈不善，又羞問善。桀紂之惡，不能獨焉。此身首領恐難保也。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今君可當時問之君故。

景公問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蘇云，治要作景公問求賢。此下至榮君，治要無。莅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

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救民。國事民事，非賢能不理。問下一章曰：昔吾先君桓公下賢以身。見賢不留，使能不息。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在伐則諸侯畏之。

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君矣。君舊譌若，從盧校。正。與登親也。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

庸詹何也。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為賢乎。賢不見用，等於庸衆。詎為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孫云，亦

不以此為事。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孫云，觀其交游也。純一案所謂觀人於其友也。孟子萬章上，載

孔子於衛主顏雝由。不主蘧疽。子華子序，記子華子說之以其行。後廿七章，景公問取人得賢之道。晏子對曰：舉之以語。

不應簡子之聘。去管之齊，館於晏氏。皆其例證。無以毀譽非議定其

事。考之以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句首舊衍君字。從該校刪。言取人重實行，華於言者無用也。無以毀譽非議定其

身。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蓋曲高者和寡。子華子北宮子仕簾曰：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譽之反則毀。明衆人之毀譽，不足憑也。如此，則

不為行以揚聲。俞云，古為偽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為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為不

掩欲以榮君。王引之云，榮讀為營。營，惑也。見呂氏春秋淮南注。掩欲以營君者，外為廉潔，

以自掩其貧。將以惑君也。第二十一章說佞人之事君曰：以偽廉求上榮聽，而幸

以求進。正謂此也。營榮古字通。故通則視其所舉。蘇云、治要無故字、上有晏子對曰句。說見經義述聞、不可榮以殺下。純一案治要省去上文故爾。通則視其所

舉、如後二十章曰、忠臣選賢進能。賭賢不居其上。史記管晏列傳曰、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又如襄三年左傳、君子謂祁奚舉其讎解狐、不為諂。舉其子午、不為比。舉其偏伯華、不為黨。夫

唯善故能舉其類。皆其例也。窮則視其所不為。問下廿四章曰、君子固窮、不為比。論語

則視其所不取。舊作富則視其所不取、王云、通與窮對。富與貧對。羣書治要、作富則視其所

分。貧則視其所不取。是也。今本脫分字、及貧則視其所五字。則文不成義。

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史記魏世家、韓詩外傳三、說苑臣術篇、並載李克語、文有移異而義均同。可證。漢書杜欽傳、亦有文類此。諫下十九章曰、藏財而不用、凶也。蓋有財貴相分。但視其所分乎

者之賢否、即可定其人之賢否。貧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背義鄉義故。蘇

亦可知其操守。墨子修身篇曰、貧則見廉。是其義。其次易進而易退也。鄉祿亦不肯義故。而字舊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其下易進而難退也。背義鄉義故。蘇

則亂也。位有序故為上士。亂故為下。以此數物者取人。蘇云、物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君自養儉。苟有餘財、則身尊而民安。身舊

王校。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為臣者竭誠無欺以從事。務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為

君何行則危。為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為君厚藉斂而託之為民。厲民自恣

利民。正與上文為君節辭邪阿遠公正而託之不順。輕蔑有德。

登其餘以顧民相反。進讒諛而託之用賢。文。此言臣有三求則廢。上言君有三託則

為。君行此二者則危。為臣比周以求進。黃云、進元刻作寸、誤。求進求多求親對

危。亦對文。求進句絕。踰職業、屬下求多為義。求多亦句絕。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純一案管子明法篇曰、臣下比周、以黨舉官。是以官失其治。

離乎職業之外，防微下民，隱匿其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王云、謂臣在君側、不陳君過、而但求親近也。以私施。正與上文為臣忠信而無險職業相反。

人區行此三者則廢。臣對君言、人字疑衍。故明君不以邪觀民。故明君反承上文君行三者則危言。蘇云、觀、猶示也。則危

邪觀民、言不以邪示民也。呂覽博志、此所以觀後世已。往觀訓示。守則而不虧。疑財之形、謂、財上又脫民字。此文本作守民財而不虧、反承上文厚藉斂而託之為民言。與立法儀而不犯對。立儻儀而不犯。孫云、墨子有法儀篇、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純一案此言立法以為萬民之儀表、而君身不得自犯。猶詩抑篇云、傲慎爾止。不愆于儀也。後十八章、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義同。立法為儀、所以保羣勵治。遵行不犯、罔敢擾羣害治。

苟有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不以上舊衍而字、從王。校據後第十八章刪。是故刑政安于下民。

心固于上。刑平政理。民相安于下。心不貳于上矣。故察士不比周而進。故察士反承上文臣行此三者則廢言。不為苟而求。

知苟求多利、言無陰陽。信。黃云、陰陽猶云面背。言無面從背違。行無內外。忠。順則進。否則退。進退一律是取敗之道。

不與上行邪。德操貞固而不求親。此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明察之士、有足以而廢之。問下十八章曰、

雖不失忠。退不失行。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蘇云、義當為讓、蓋段字。莊子齊物論、有倫有義。崔本義作讓、是義讓同字之證。此與荀子北面端拜而讓之讓同義。景公蓋自謂所持不仁。故無足讓耳也。猶云、未足與讓）不然、

（言若能仁也）請北面事夫子而與之讓、謂讓政治大道也。故下文云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純一

案齊策四、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讓。與會稭云、讓與義通。蘇讀義為讓、是也。但尙有欠審處。此文疑本作寡人特不仁、其無足讓耳。今本特刻為持、讓刻為義、足誦也。又倒著耳下。故文義不順。

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蘇云、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為出若言也。若、猶此

面言。臣見君則北面。嬰人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聽

臣、故不敢當北面之說。

苴不學者詘。學上不字舊脫、從王校補。盧云、醜苴當與義祖同。上會胡切。下才古切。猶齒

會胡反。粗、在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說見廣雅疏證一。縵密猶縣密、謂事之精微者。言縵密之

事既不能、蕪苴之事又不學。則未有不詘者也。下文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善人不能

威、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理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為

者餒。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語意並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其義相反。且與上

文不對矣。外上篇曰、微事不逼、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

小者不能至人、門者必困。語意亦與此同。微事不逼、麤事不能、正所謂縵密不能麗苴不學也。以

是明之。蘇云、王說是。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孫云、孟子所謂既不能令、

純一案外上文見十七章。賤也。輕。善人不能威、惡人不能疏者危。威、親也。近也。疏、外也。遠。交游朋友

之詞。舊衍從字、從王校刪。無以說于人、又不能說人者窮。既無才德見說于人。又於人之有才德事君

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為者餒。孫云、一本作餒、非。純一案要、求也。言尊位修道

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能專修大道、立大義、尚矣。乃皆不能、並於修小道此

足以觀存亡矣。案此足以觀存亡、與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正相應。正文六說、必存亡並舉。今

外上十七章、事異而辭多同。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中、正也。衣冠正斯謂

視。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不敢以不義之言要君。身行不順。孫云、一本下有不敢以三字、非。身

行不順。此後人習聞行己之語、而罕見身行之文、故改之耳。不知身即己也。玉簫己、身也。不

行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身行必循乎理、治事必衣冠無不中。蘇云、治要無無

一今據正。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身行必循乎理、治事必衣冠無不中。蘇云、治要無無

故朝無奇僻之服。奇僻之服，如諫下十三章飾履以金玉是。孫云、僻、一本作辟。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

上下相見身行順治事，故國無阿黨之義。問上五章云、三者君子之常行也。辟邪阿黨。

下者著字、王云衍。常行讀去聲。若云常行者、則當讀平聲矣。上文景公問君子常行易若、即其證。羣書治要無者字。純一今據刪。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推賢君能以身下賢而任之。政。與經報國章曰、賢者

國之幹。墨子尚賢中篇曰、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孟子盡心上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其行愛民。用康保民。兼愛無遺。其取下節。藏富于

其自養儉節。在上不犯下。罰敢侮。在治不傲窮。傲、輕也。謂不虛。無告。不廢困窮。從邪害民者

有罪。罪從邪說。煽亂者。進善舉過者有賞。獎進善言。直諫者。其政刻上而饒下。微于有位。撫下以寬。赦過而

救窮。宥過無大。惠鮮饒寡。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賞必當賢。不以私喜淫。罰必當罪。不以私怒隘。問下八章、喜樂無羨賞。

忿怒無羨。刑、義同。不從欲以勞民。蘇云、從讀為縱。純一寒書大禹。不修怒而危國。不修怒以陵人、而危及

國本。傳十五年左傳、史佚有言曰、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者不祥。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此二句、已見前七章。上無私義。義必

天。下無竊權。竊不下。厚施。下無凍餒之民。人給家足。昭三年左傳曰、言此對。不事驕行而尚同。同善謂司、盧云、疑同。墨子有上同篇。純一今據正。驕、縱恣也。故

治之。是為上同。其民安樂而尚親。民皆安居樂業。相愛而不相惡。下章云、下以相親為義。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

云、

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養民不苛。撫民以而防之以刑辟。止惡禁

先之。如禮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必舊講不、王引之云、不務于上、義不可通。不務當作必務、此涉

所求于下者、必務于上。上下文諸不字而謀也。羣書治要亦作不務、則唐初本已然。案所禁

于民者不行于身、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所求于下者必務于上、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則當作

必務明矣。下文云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苟所禁於民、不以事撻之。即承此四句而言。純一案

王說是、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保民之富。立于儀禮。不事侵削。

不犯之以邪。前十四章曰、立法。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文已見前。故下從其教

也。從上舊衍之勸二字、從蘇校據羣書。稱事以任民。稱、度也。中聽以禁邪。俞云、聽謂

謂聽訟為聽。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曰聽、讞獄也。中聽以禁邪、言聽訟得中。則

足以禁邪也。尚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然則中聽二字、蓋本于尚書矣。不窮之以

勞。黃云、謂不害之以罰。罰舊為實、王云、害之以罰、義不可通。實本作罰、謂不以刑罰害

民也。窮之以勞、害之以罰、皆虐民之事。羣書治要正作不害之以

罰。純一。苟所禁于民、不以事撻之。撻、反。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

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前十一章云、四海之內、粒食

民為濶。下以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違。愛民相親上、舊並脫以字。違、譌。此明王

之教民也。舊作此明王教民之理也、王云、本作此明王之教民也。上章賢君之治國若此。正對賢

民之理也、詞意庸劣、乃後人所改。羣書治要、正作此明王之教民也。純一今據改。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忠臣之事君何若。下

景公。說苑作。問于晏子曰。盧云、論衡定賢篇作齊魯問。詹疑

也字。盧云、論衡及說苑臣術篇、事下皆有其字。蘇云、治要

無也字。純一案太平御覽六百二十一亦無也字、今並據刪。晏子對曰。黃云、對元

有難不。刻作微。

死。出亡不送。北堂書鈔二十九引。蘇云治要封作富。疏爵而貴之。公不說曰。盧云、論術但作詹日、無齊字。君裂地而封之。盧云、論術說苑俱無君字。裂論術作

純一案論術封作子。疏爵而貴之。此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文與

疏爵可訓分。純一案文選陽給事諫曰、疏爵紀庸。君有難不死。蘇云、治要無君字。出亡不送。

其說何也。舊作可謂忠乎、王云、可謂忠乎、後人依說苑臣術篇、論術定賢篇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二引此、並作其說。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蘇云、治要

純一案論術作奚。謀而見從。治要說苑同。盧云、謀論術終身不亡。亡舊作出。治要御覽

衛說。臣奚送焉。呂氏春秋務大篇、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

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若言不見用。見字舊脫、從盧校據。有難而死之。孫云、死說苑

賢乎其死亡者也。義同。是妄死也。晏子所以不死。謀而不見從。盧云、謀、論術

說苑作死。或孫所見本異。莊公之難。而送之。是詐僞也。論術作爲、古通用。故忠臣也者。治要無故字。盧云、論術說苑俱無也字。能納善于

君。盧云、納不能與君陷于難。盧云、君論術無。蘇云、治要有者也。孫云、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斂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掩、蓋也。孫云、不華、

不諱也。蘇云、選賢進能、不私乎內。前十三章、言舍爲國者、莫先於選賢官能。此以處

治要無此二句。不黨父兄。不偏富貴。稱身就位。臣術量自身之才德、所堪任者以就位。問下五章曰、

不婁顏色也。見墨子尙賢中篇。稱身居位、不爲苟進。論語季氏篇、陳力就列。集解引馬融云、當陳其才力、計能受祿。受舊作定、王云、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度己所任以就其位。義同。祿、下文受祿不竭其量、即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

受祿。純。一今據正。 賭賢不居其上。墨子魯問篇曰、處高爵祿則以讓賢。史記管晏列傳、鮑叔 受祿

不過其量。問下五章曰、稱事受祿、不為苟得。管子重令篇曰、受祿不過其功。義同。 不權居以為行。王云、權居二字、義不

誤也。權、稱也。言忠臣之行、(去聲)必律于道。不稱君以為行也。羣書治要、正作不權君以為

行。俞云、王說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不倫矣。古之君

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行、不稱位以為忠。不以位卑、不任天下之重。 不揜賢以隱長。務成人

所行則潔。是謂不權居以為行。任天下之重。 不揜賢以隱長。務成人

揚人之善。不刻下以諛上。待下寬。事上正。 君在不事太子。心一於君、不貳於儲。 國危不交諸侯。盡忠謀

藉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治要無也字、此三句、已見前十四章。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以字據第二十一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見義意以為難、即畏縮不前。 明言之

以飾身。身無實行。明以空言欺君自飾。 僞言無欲以說人。私欲熾盛。僞言無欲、冀以悅人。嚴其交以

見其愛。嚴、尊也。尊其與君相接者、以見其愛君。 觀上之所欲而微為之偶。微、隨合上之所欲、以要寵眷。

唐韻正四十五厚偶。求君逼爾。盧云、元而陰為之與。蘇云、與、黨與也。言求君寵

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誣、欺。下事左右而面示公正以偽廉。居心卑汙以事左

公正。冀以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求上因左右采聽其無欲輕祿之廉名。微幸以干進。 傲祿以求多。或故輕視利

偽取廉名。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求上因左右采聽其無欲輕祿之廉名。微幸以干進。 傲祿以求多。或故輕視利

此、不能求。辭任以求重。辭不勝之任、求重要之職。 工乎取。奪取人所不能取。 鄙乎予。惜財如命。 歡乎新。慢乎

故。同。孫云、予故為韻。純一案古音諸十二魚去聲引此。恹乎財。孫云、恹、不樂施。 薄乎施。不樂施。

親貧窮若不識。窮族戚友、雖極貧、病、親之若不相識。 趨利若不及。恐落人後。 外交以自揚。外交鄰國之禮幸、慶

以自重。背親以自厚。利之所在，雖至親亦背之而厚自取。積豐羨之養。羨舊謂積、僉、字、豐羨二字、讀不可通。羨當作羨、字之誤也。羨、鏡也。

豐羨猶豐鏡矣。鏡今據改。而聲矜恤之義。本無矜恤之心、貪得矜恤之名。非譽乎情。譽本作非譽、拘乎情、字、文不成義。非、誹同。

情、私意也。拘乎情、謂不當理也。而言不行身。口言之而身不行。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偶涉時議、輒論人之短長。不自愧。

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墨子小取篇曰、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侮人反之。其

言疆梁而信。出言乖戾、終任意氣而不屈。其進敏遜而順。其干進也、敏捷謙遜而順。利、孫云、信順為韻。此侮人之行

也。明君之所誅。明君洞知其姦、必誅之。愚君之所信也。愚君不察其姦、察信之。此與外上十四章、大情略同。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蘇云、治要意下有也字。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

如諫下入章春夏遊獵與役之類。鬼神無私。從政逆鬼神。政私、故逆。藉斂殫百姓。殫、盡也。治要作殫、蓋從古本。言搜刮民財殆盡。四

時易序。如禮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之類是。蓋人心不正、感召咎徵也。神祇並怨。作事背乎天。神地祇故。道忠者

不聽。道、言也。不聽忠言、以從耳故。薦善者不行。薦、進也。諛過者有資。蘇云、治要資作賞。純一案資賞義同。救失者

有罪。罪及忠良。故聖人伏匿隱處。避世无悶。不干長上。曆修德業。潔身守道。蘇云、治要潔作靜。不

與世陷乎邪。乎、治要作于。不合行世。是以卑而不失義。處卑微而好義。瘁而不失廉。身勞瘁而貞廉。蘇云、

治要瘁作蔽。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舊脫公曰二字、問答之界劃不清。今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對

曰、治要作晏。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調、和也。易乾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藉斂和乎民。百姓

樂其政。舊作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脫一民字、衍一及字、文義參差不協。今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訂正。藉斂和乎民、與上舉事調乎天對。百姓樂其政與下遠者懷其德對。遠

者懷其德。前第一章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義。義可互明。四時不失序。如禮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之類。

風雨不降虐。虐從元刻、治要同。孫本竊雪。書洪範、曰聖、天明象而致贊。舊脫致是。時風若。曰肅、時雨若。是風雨不降虐之休徵。天明象而致贊。贊、王昭元年左傳、天贊之也。杜注、贊佐助也。淮南本經篇曰、四時不失其德。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正所謂天明象而致贊。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

地長育。治要作育長。而具物。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可互證。神降福而不靡。靡、盡也。書微子之命曰、肅恭

民服教而不僞。神人。上帝時歆。下民罔協。義可互證。治無怨業。王云、怨讀為蘊。劉云、怨與苑同。純一案集韻、苑與蘊同。業、事也。言治無蘊積之事。問下八章、官無怨治。義同。居無廢民。居無游惰

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王云、兩不字涉下文不危不弱而衍。景公

問君民而危、用國而弱者、惡乎失之。故下文晏子之對、皆言其所以危弱之故。若云不危不弱、則不得言惡乎失之。且與下文相反矣。黃云、標題云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不字非衍。未云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正對問辭。惡乎失之、失當作法。標題云晏子對以文王、明是法字。純一案此文疑本作者君民而危、用國而弱、惡乎失之、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法之。故晏子之對、先言所以危弱之故。後

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益國、以暴和民者危。以暴和民、義不可通。和疑為臨、字之誤也。後二十九章、景公問臨國益民所患何也。國與民對益與臨對、與此文同。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

邪者弱。孟子告子上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可相發明。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

利。詩周頌維天之命云、於乎不顯。文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紀、紂怒殺九侯女、而臨九侯。鄂侯爭之。釐辨之疾。並膺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

爰里。周本紀、崇侯虎饋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

九三

卷三 內書問上第三

於爰。而禮梅伯之醢。孫云、韓非難言篇、梅伯醢。臣氏春秋行論篇、紂焉無道。殺梅伯而醢之。里。文王親受以告諸侯。純一案淮南子說林訓、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高注構、謀也。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兩其俱指文。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此章義欠條暢、當有脫文。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王云、地不同

生、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生作宜是也。今作生者、涉下文俱生而誤。周官、草人、掌土化之屬。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故曰地不同宜。俞云、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為性。地不同性、即所謂辨五地之物性。而任之以一也。羣書治要作宜、蓋不知生為性之段字而改之。未足為據。純一案俞說是。

種責其俱生不可得。蘇云、治要有也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蘇云、

焉字。純一案不可責偏成、與責其俱生不可得、文不相對。疑責其俱生不可得、本作不可責其俱生。不可責偏成、本作不可責其偏成。此文唐初已誤。墨子尚賢中篇曰、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書君陳篇曰、無求備于一夫。可互明。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蘇云、治要給作治。非。句下有矣字。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蘇云、治要也作矣。純一案贍、說文新附、給也。小爾雅廣言、足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

邇、近。阿黨不治乎本朝。無阿黨之私。任人之長不彊其短任人之工不彊其拙。臣氏舉難篇、桓公將任甯戚。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可為確詰。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孫云、說文振、有所失也。隕與互聲相近。其常行

何如。晏子對曰。治莒無晏子二字。國貧而好大。自速亡耳。智薄而好專。魯云愚而好自用。貴賤無親焉。謂簡之

勢成孤。大臣無禮焉。樂國語。蘇云、治莒無此二句。尚謙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謂簡之

蘇云、治莒。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孟子離婁上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是也。好辯以為智。刻民

以為忠。義。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疏瀝而忘國。墨子非命下篇曰、昔三代暴王。內熾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同。

好兵而忘民。窮兵殫武。塗炭生靈。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誅罪嚴厲。慶賞無聞。樂人之哀。利人之

難。蘇云、難治要作害。黃初云、孟子離婁上曰、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義同。德薄不足以懷人。政刻不足以惠民。

蘇云、治要。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墨子尚賢中篇曰、賞不當賢。罰不當

此亡國之行也。此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今民間公令如寇讎。盧云、如下當有逃字。下篇有。王云、民間公令如寇讎。語意自

明。不必定加逃字。諫上篇(十六章)亦云、今君臨民若寇讎。下篇(問下十七章)直此古

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舊作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王云、此文本作此古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

上文景公問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若。正與此文相應。且常行之行、諫去聲不讀

平聲。今本古下脫之字、國下脫者字、則文不成義。之常行也、作所常行者也、則行字當讀平聲矣。

羣書治要、作古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校今本少失散二字者、省文也。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日本治要、常行上落者之二字者、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欲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臣親下。奈何。臣字從元刻。孫本作民。盧云、元刻是。黃云、

使焉云云則臣和矣。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不違法赦其

過。任大臣無多責焉。臣字舊脫。從孫校補。大臣與爾使爾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

貧其家。其指臣言、無信讒人傷其心。

信從元刻。孫本作羈。人當為言、讒言與嗜欲對文。無信讒言疑忠者為不忠。家不外求

而足。家上疑脫居字、居家與事君對文。言致當足以贍其家、使不待外求紛其盡職之心。事君不因人而進。管子四稱嘗曰、昔者有德

左右。君知則任、不知則已。則臣和矣。儉于藉斂。薄節于貨財。節用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

恤勞。百官節適。官無尤設。關市省征。關市讖而山林陂澤不專其利。山林陂澤俱無禁。領民治

民勿使煩亂。禁官擾民。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

令諸子無外親謁。孫云、不令外人親近于謁也。辟梁丘據無使受報。孫云、辟去之。說文報、當罪人也。从卒从反。反、服罪也。

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禁。山林二字舊脫、據上文補。此薄賦也。免報者過。報罪不當而免。抑者過之。適、

實也。留獄者請焉。留滯於獄者、請釋之。此省刑也。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論

則尚而親之。孫云、能論、能曉喻也。古喻從言。純一寡論、謂洞明治要。墨子尚賢中篇曰、聖人聽其言、述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義同。近而

勿辱。禮貌不衰。以取人。以下當有此字。前十三章云、以此數物者取人。語意正同。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

寡其官而多其行。荀子富國篇曰、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義同。拙于文而工

于事。言無務為文、而事必求其工。言不中不言。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中。同。行不彊不為也。不為枉法之行。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以報以德第二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對元刻。對元刻。臣雖不知。知、知也。若智。必務報

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命。有道之君，謀必度于義。事必因于民，故其命可從。逢無道之君，則爭

其不義。不與君行邪。孝經諫爭章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故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管子四稱篇曰：有德之臣，君若有過，

進諫不疑。故君者擇臣而使之。擇賢能而任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孫云：意林取此文。魏一案，意林省作君擇

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

景公問臨國菴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菴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

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墨子七患篇曰：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義同。君臣異心，三患也。書咸有一德曰：德惟

三、動問不凶。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書臬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是以君

臣同欲。以從元刻。孫本作故。而百姓無怨也。蘇云：治要同欲作無獄。怨作恐。

景公問為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此即孔子正名之情。公曰：何以

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孫云：今本脫左右二字。據說苑增。房注：謂賢不肖。各

管子明法篇曰：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房注：謂賢不肖。各明別而分別。無僞。故易治也。蓋明別，即審擇左右而善惡分之義。孔子聞之曰：此言也

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君子道長。小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不善進，則

善無由入矣。說施政理篇，作善言進不善言進。羣書治要，作善進不善進。與此同。無言字。足

側，則不肖者在左右也。晉語六，韓獻子曰：成人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蒞由至矣。始與

晏子春秋校注

者至。若若好禮、則有禮者
至、無禮者去。義可互明。

晏子春秋校注卷四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明本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景公出游。問于晏子曰。孫云、管子戒篇、作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蘇云、管子載桓公將東遊、自繫屬實。則不得援管子例此。疑桓公先為此。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孫云、管子作我遊

遊、景公欲微之、而晏子亦遂本管仲之意以對耳。當從管子。趙岐以為山名、蓋因下琅邪推知之、齊實無此山也。猶軸轉斛、蓋欲如軸轉轉斛石。

是時齊海運、故景公欲浮舟而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益信。遵海而南。孫云、遵一本作尊。王云、羣書治要載此文、亦云

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今本吾欲下有觀於轉附。至于琅瑯。孫云、至孟子作放。琅一本作瑯非。

寡人何脩則夫先王之游。孫云、則孟子作比。蘇云、治要則上

有以字、游下有也字。劉云、脩當作

此則循則天子之諸侯為

巡狩。孫云、之孟子作適。爾諸侯之天子為述職。之孟子作朝於。故春省耕而補不

足者謂之游。孫云、管子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純一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

之豫。孫云、實孟子作飲。管子作夏諺曰。王云、羣書治要作夏語曰。今本吾君不游。孫云、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孟子趙岐

作我曷以休。孫云、我曷孟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注曰、豫

亦遊也。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今若

之遊不熱，師行而糧食。糧從孫本。元刻作量。供云、量食者、量限其食也。今本皆作糧者、後人據孟子改。劉云、當以作糧為是。管子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

者謂之亡。糧食者、即糧食其民、猶言就食于民。補作當論。以食食人曰餽。呂氏春秋介立篇曰、狐父之盜曰邱、見而下壺餐而餽之。漢書高帝紀、呂后因餽之。餽即食也。

時而不反謂之流。從高歷時二字舊脫。從治要補。而不反謂之連。舊從下作從南、從高作從下。王云、南字義不可疑、乃高

字之誤。高與下正相對。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上亦高也。見說文。羣書治要、正作從高。孟子趙注、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

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據孟子及趙注、則此文當云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今以從高為流、從下為連、與孟子相反。未知孰是。純一案王說南乃高字之誤、又說此文當云從高

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均是。惟未審下高二字之互錯、及下句脫歷時二字耳。此文本作夫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與孟子趙注義並合。今本高麟南、又與

唐初已然。今依王校據孟子及趙注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孟

孫云、管子作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

游。孫云、管子作先王有游夕。荒亡之行。蘇云、治要句公曰善命吏計公粟之粟。稟舊籍

引之云、掌字義不可通。當為粟字之誤。稟、古廩字也。下文發廩出粟是其證。羣書掌或作學、與

稟字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誤為學。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蘇云、治要作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三

千鍾。無公學云云十六字。純一案王藉長幼貧氓之數。藉、因也。莊子寓言篇、寓言吏所

說是。今據改。治要省文。不足據。藉長幼貧氓之數。十九籍外論之。釋文引李注。

委三屬上下文不。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二千鍾。王云、民字後人所加、貧者與糧老者

民字。純一案治要省文未足據。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孫云、一本無老字。說文癯、羸

民當為甚、貧苦與癯老對文。一寒昭三年左傳、三老凍餒。杜注、三老謂振贍之。貧苦者由吏發粟。癯老者公自振

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餼。然後歸

也。蘇云、冷要無也字。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

景公問于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孫 謙如僻。純一案無別辟 三字、嫌贅。當刪。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

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致霸之故管仲君之賊也。舊衍者字、王云、賊、害也。管仲射桓公中鉤、故曰君之賊。賊

下不當有者字。僖三十三年左傳、管敬仲桓之賊也。亦無者字。純一今據刪。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孫云、爾雅釋言濟、成也。故迎之于

魯郊自御禮之于廟。詳管子小匡篇異日君過于康莊。孫云、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聞甯戚歌

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北堂書鈔百四十一、引晏子春秋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而異之。命後車載之。文疑出此。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注、歌碩風也。說苑善說篇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風。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同。盧云、史記鄭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兩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短布單衣箇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

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甯布單衣裁至軒、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噓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今清且蘭。甯布衣兮紈纈、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真屬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嗣倩云、疾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攷焉。馬融

釋史云、此歌不類春秋人語。必後人所擬也。舉以為大田。農先君見賢不留。留、遲也。使能不怠。所以致霸者在此。是

以內政則民懷之。任賢使能則多惠。政。故民懷其德。征伐則諸侯畏之。國富且強。以義征不義故。今君聞先君

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以身下賢。節莫大焉。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欲速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孫云：爾雅釋詁會、合也。管子幼官篇、有九會諸侯。

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

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言在任得其人。無關於從車之多寡。孫云：下父為

顛。今君左為倡，右為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是為結邪。能保其身亦幸矣。又焉可逮桓公

之後乎？乎上舊衍者字。從王校據羣書治要。刪。蘇云：治要桓公上有先君二字。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景公問晏子曰：曰字舊脫，廉政而長久。王云：政與正同。文選運命論注、引作廉正。史記循吏傳、堅直廉正。蘇云：王說是。晏子以水石為

喻。正斷廉政之人性有不同處。水以柔為性，猶之人有廉政之質。而出之以和平。故智能馭物。而

物樂為馭。所謂柔弱處上也。石以剛為性，猶之人有廉政之質。而復以堅強行之。故隨在性物。所

謂強自取性也。此長久。其行何也。孫云：白帖作何如。純一案太平御覽五十 晏子對曰：其

行水也。言廉政如水。內明而外柔。可 美哉水乎！清清，文選注無清清二 其濁無不雩

途。孫云：途白帖作塗。說文行、塗也。零途即汗塗。謂塗堅。供云：文選注引作無不塗。塗。黃云：元刻無不塗字誤倒。藝文類聚八、引作水平清其濁無不塗。乎作平。清不重。其清

無不灑除。孫云：白帖作洒洗潔也。塗除為韻。純一案古音帶十二魚引此。御覽作其濁無不塗。其清無不掃。類聚无作無。掃作灑。文選運命論曰：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

以濟物。不傷於。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遽亡。孫云：遽說文速。猶文从敕。純一案別

清。是其義。是以前南子兵略。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內不清明。外則頑固。堅哉石乎！落落。老子曰：

訓、欲疾以遠。亦同。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不能容物。又無以為久。是以遽亡也。老子

石。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此章大旨相似。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治要無爲字之字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易樂

辭上曰推而行之謂之通言善道二。薦善而無有其名。謂不以薦善自居。薦善而無有其名。謂不以薦善自居。薦善而無有其名。謂不以薦善自居。

利人無窮當與人同不自秘藏三。管子重令篇曰。察身能而稱事受

也。隸書薦字或作薦形與慶相似而誤說見管子君臣篇四。問上二十章曰。計能受

下疑脫用字而古通能薦善能用不有其名與見善必通不私其利對文上下皆四字句此獨

七字爲句不類稱身居位五。居賢不肖不亂其序。六。劉云。居賢不肖。猶言位置賢不

故知有脫字。稱身居位六。劉云。居賢不肖。猶言位置賢不肖也。納一案荀子儒效篇。使賢不肖

祿受舊誦授從虛不爲苟得七。蘇云。肥。饒裕也。本易遯釋文。賢質之士不爲

校據治要正。不爲苟得八。士之有才德而懷實者。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蘇云。治要民作人。而不

居職不陟貴管子重令篇曰服居賢不肖不亂其序九。治要無之字。是。蘇云。

名不侈其能言不侵人之權也十。蘇云。肥。饒裕也。本易遯釋文。賢質之士不爲

各得其義同。肥利之地不爲私邑十一。蘇云。肥。饒裕也。本易遯釋文。賢質之士不爲

位。義同。肥利之地不爲私邑十二。蘇云。肥。饒裕也。本易遯釋文。賢質之士不爲

私臣十三。蘇云。肥。饒裕也。本易遯釋文。賢質之士不爲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不肖二字疑涉正文而衍晏子對以勉彊爲上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可上當有賢字。而今本脫之。義不可通。晏子對曰詩云云云

小雅車高山仰之景行行之上兩之字。舊並作止。盧云。下止字衍。案今

擊之詩。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詩作景行行止。而古來所引每作行之。又互異也。

詩攷引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之今史記改作行止矣。禮記表記釋文。又云行止詩作行之。又互異也。

此書必本作行之。後人以今詩止字注其旁。後誤入正文耳。王云。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舊

詩云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鄉者其人也。鄉讀南鄉北鄉之鄉。鄉者。謂鄉道而行者也。表記引此詩而申言之曰。鄉道而行。不中道而廢。舊脫不守義與上下文俱不協純一今校增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華華。斃而後已。即此所云鄉者其人也。故下文云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鄉道不已。斯謂之終善者矣。淮南說山篇曰。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也。語即本於晏子。

若今本晏子、則兩之字僅存其一。又脫去鄉字矣。純一案兩止字。並從盧壬校正。以復古詩之舊。盧云下止字衍、誤。壬云、今本落鄉字、亦偶未審耳。者上之字、即古志字。心之所之為志。猶言心之所鄉往也。墨子天志下篇、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畢沅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史記刺客傳、趙國志士。趙策志作之。是之即志之證。此文引詩而申言之。義與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孫云、讀如令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為師。由其表記同。所鄉、強行不已也。雜下廿七章曰、為者當成。行者常至。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治要無晏子二字易節欲則民富。黃初云、老

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中聽則民安。孫云、中聽、聽獄得中也。俞云、夫刑罰行此兩者而已矣。

蘇云、治要載此章、在問上篇。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上有備揆。求官無

怨治。怨讀為菹。說本王氏。問上廿二章、治無怨業義同。劉云、怨亦讀為菹。通人不華。

字與菹同。猶言無鬱積不通之治也。下文窮民無怨、猶言窮民無所鬱結也。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問上十七章、不因喜以加上有禮于

顯達者不向奢華。士。管子大匡篇、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質。如前第一章、出粟于貧苦、振贖癯士。管子大匡篇、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質。老之類。以上皆百姓內安其政之事。下有恩于民。

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以上皆諸侯外歸其義之事。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外歸上當有歸

與百姓對文、今本脫去。文不成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說苑無先字。公曰：何

故？說苑作對曰：地侵于齊，貨竭于晉。說從元刻。孫云：一本作竭。竭、盡也。是以亡也。孫云：說苑權謀篇

用此文。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微、元刻作弊。劉云：之地二字、衍文也。地為施之誤。

字、後人併存之。因於地上增之字。實則左傳諸書、凡稱弊邑。無有復言之地二字者。下晏子聘魯節、辱臨敝邑。亦無之地二字。施貶寡人。孫云：詩傳貶、賜也。當為况。

寡人受貶矣，願有私問焉。晏子遂遁而對曰：逋從元刻。孫本作巡。云：說文巡、視有恥。師古曰：遁與循同。刊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遁巡而不致進。遁者蓋取循聲、以為逋字。盧云：巡當作逋、下文正作逋。嬰，北方之賤臣也，得

奉君命，以趨于未朝。黃云：盧校作本朝。按未朝諫詞。猶下文云下吏。似非誤。純一案嬰于吳朝之未位也。恐辭令不審。譏于下吏。譏、非也。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

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矣畢詞。此不當有、應刪。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論者理也。賢者親之。

不肖者大臣得盡其忠。信任大臣、克勤民事。民無怨治。書畢命篇曰：道洽。澤潤生民。國無虐刑。象形惟明。不淫法外。

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懷、思也。歸也。不逆者、不逆於道也。居治國之位。論語泰伯篇曰：天下有

道則親疏不得居其倫。親近讒諛。疏遠賢人。大臣不得盡其忠。謀而不從。民多怨治。上多暴政。

有虐刑。淫刑以逞。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論語憲問篇曰：邦無道

襲、取也。此與外上十六章大情同。末二句亦見于彼。

吳王問保威疆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疆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

身。」先民之念。而後其身之私。墨子兼愛下篇。兼君之言曰。吾聞。先施而後誅。惠。謂慶賞也。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蓋墨道然也。蘇云。施言施。惠。謂慶賞也。

疆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做貧。下二句已見問上七章。墨子天志中篇曰。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做賤。文有出入。其義一也。

百姓並進。墨子尚賢上篇曰。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有司不侵。有

民者。無政侵民者。民和政平。不以威疆退人之君。俞云。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

以為諷也。劉云。退當如字。下疆字當作疆。與問上篇衆疆同。不以威疆退人之君。言不以威力抑人之君也。說文退卻也。廣雅釋詁云。退滅也。退人之君。猶言使人之君出己下也。衆疆猶言廣土。言不恃土地之廣。以併人之國也。威疆與衆疆對文。

不以衆疆兼人之地。不忍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用法為時禁暴。故世

不逆其志。禁力所加。世所共惡。為法禁之。故得天下之歡心。其用兵為衆屏患。屏。除也。患。憂也。禍也。如湯放桀。武王伐紂是。故

民不疾其勞。民知國有義勞。此長保威疆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吳

闔閭十一年。伐楚取番。是以衆疆兼人之地。十三年。陳懷公來。留之。死于吳。是以威強退人之君。晏子先景公卒。上二事晏子當不及見。然闔閭類此之行。必有為晏子所知。而經史不及載者。

定四年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是用兵非為衆屏患。而民疾其勞者。事皆晏子所及知。故以為諷。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蘇云。鑕當為質。玉鑕。鑕。鐵鑕。鑕。章盜切。古今韻會。鑕通作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第十二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鏡

乎所聞。所見餘於所聞。請私而無爲罪。私、謂非公言。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

蘇云、讀禮釋詁云同、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爾雅釋

言遠、退也。漢書萬章傳、後循其禮。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之不

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案晏子無反亡君之事。反疑哭之

譎。哭亡君、謂哭莊公。詳雜上二章、及襄二

十五年左傳。安危國而不私利焉。雖上三章晏子曰、同吾以 僂崔杼之尸。見襄二十八

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克

于邦。不自滿假。鏗然不滿。孫云、玉簫歎、丑甚切。此當爲歎然之段音。俞云、鏗當爲歎。說文欠部

歎。故曰鏗。退託于族。蘇云、言謙退而託于族以爲辭也。晏子可謂仁人矣。此與外上十七章、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曰：「曰字舊脫。從蘇校補。吾聞之，莫三人而迷。」孫云、韓非作魯哀

莫三人而迷。注、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日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舊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慮云、迷字衍、當從韓非內儲說上刪。王云、既言迷不得更言亂、

此迷字蓋涉上迷字而衍。魯字當在不免于亂上。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者、以猶與也。言吾與

一國慮之而魯猶不免於亂也。韓子內儲說、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是其 何也。晏子

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劉云、以卽與也。蓋

所以圖國、猶之所與圖身所與圖國也。淺人不識以有與訓、妄增二與字。誤 及左右逼邇，皆

同于君之心者也。此同與諫上十八章梁丘據 擣魯國化而爲一心。擣音餽、盧云、

作矯。此當為矯、與矯同。韓非作舉、義同。俞云、矯當為矯、字之誤也。說文手部、舉、舉也。故引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矯然而不下。索隱云、矯、舉也。矯、舉也。矯、舉也。若魯國化而為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舉魯國盡化為一。此作矯、彼作舉、文異而義同。若作矯、則不可通矣。蘇云、盧俞說是。外篇臣何政矯也、矯亦矯之誤。純一今據諸校正。會無與二、其何暇有二。夫逼爾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臣、抗也。又與拒同、敵也。國之所以殆也。殆、舊謂治、俞云、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文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純一案俞說是、今據諸校正。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謙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類是也。純一案墨子七患、仕者持祿。遊者養交。義同。身之所以危也。詩曰、孫云、大雅、芄芄械樸。薪之樞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趣。純一案詩傳芄芄、木感貌。械、白椶也。樸、抱木也。樞、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積也。山木茂感、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是以不迷也。左右無讒諛、相與塞也。故外知事之情也。情、實。而內得心之誠。誠、為韻。是以不迷也。孫云、韓非內儲說用此文。

魯昭公問安國家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斂。舊語儉從俞。第十四。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子大夫儼然辱臨敝邑。夫、子大二字舊脫、孫云、一本作大夫者。純一案前十二章、兩稱子大夫。下章亦兩稱子大夫。今據補。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家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做大賤小則國危。做大、大國必重怒而加兵。賤小、慢聽厚斂則民散。慢聽、則刑罰不中。厚斂、則暴奪民財。民不堪命。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孟子梁惠王下勢必相率逃亡。俞云、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儲候者。以此効大國、則大國之君說。以此効小國、則小國之君說。

魯昭公問安國家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斂。舊語儉從俞。第十四。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子大夫儼然辱臨敝邑。夫、子大二字舊脫、孫云、一本作大夫者。純一案前十二章、兩稱子大夫。下章亦兩稱子大夫。今據補。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家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做大賤小則國危。做大、大國必重怒而加兵。賤小、慢聽厚斂則民散。慢聽、則刑罰不中。厚斂、則暴奪民財。民不堪命。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孟子梁惠王下勢必相率逃亡。俞云、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儲候者。以此効大國、則大國之君說。以此効小國、則小國之君說。

魯昭公問安國家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斂。舊語儉從俞。第十四。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子大夫儼然辱臨敝邑。夫、子大二字舊脫、孫云、一本作大夫者。純一案前十二章、兩稱子大夫。下章亦兩稱子大夫。今據補。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家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做大賤小則國危。做大、大國必重怒而加兵。賤小、慢聽厚斂則民散。慢聽、則刑罰不中。厚斂、則暴奪民財。民不堪命。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孟子梁惠王下勢必相率逃亡。俞云、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儲候者。以此効大國、則大國之君說。以此効小國、則小國之君說。

魯昭公問安國家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斂。舊語儉從俞。第十四。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子大夫儼然辱臨敝邑。夫、子大二字舊脫、孫云、一本作大夫者。純一案前十二章、兩稱子大夫。下章亦兩稱子大夫。今據補。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家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做大賤小則國危。做大、大國必重怒而加兵。賤小、慢聽厚斂則民散。慢聽、則刑罰不中。厚斂、則暴奪民財。民不堪命。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孟子梁惠王下勢必相率逃亡。俞云、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儲候者。以此効大國、則大國之君說。以此効小國、則小國之君說。

魯昭公問安國家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斂。舊語儉從俞。第十四。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子大夫儼然辱臨敝邑。夫、子大二字舊脫、孫云、一本作大夫者。純一案前十二章、兩稱子大夫。下章亦兩稱子大夫。今據補。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家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做大賤小則國危。做大、大國必重怒而加兵。賤小、慢聽厚斂則民散。慢聽、則刑罰不中。厚斂、則暴奪民財。民不堪命。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孟子梁惠王下勢必相率逃亡。俞云、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儲候者。以此効大國、則大國之君說。以此効小國、則小國之君說。

義可互 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斂舊譌儉、俞云、儉乃斂字之誤。上云慢聽厚斂則民散。比前第七章、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義可互明。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以宴。以宴元刻作晏已、孫本作晏以、黃云、靜譚古通。說文婦、亭安也。靜、古停字。

既靜矣、謂饗事畢。晏以、當作以宴。下章叔向從之宴、相與語。禮、主君饗賓。親進饈、其禮嚴肅。饗畢。又宴。寘辭讓。請用臣禮。上介為賓。賓為苟敬。于是語。于是道古。純一案黃說是、今據乙

平公問焉曰昔吾子先君得衆若何。子字舊脫、黃云、問齊桓公也。吾下當有子字。下章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文同。純一案黃說

晏子對曰君饗寡君。劉云、上言晏子使晉、不言從齊侯如晉。又下言平公問是、今據補。疑本作君既寡君。即上晏子聘吳節

施既寡人之賤也。饗既音近、涉上饗字而誤。施及使臣。御在君側。御侍也。恐懼不知所

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

美淵澤容之。容上疑脫、無不二字。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言君子舍宏之德。涵育萬物。有如此者。喻桓公下賢以身。能若淵澤決竭。言不能容物。喻桓公

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喻桓公往矣、不可復見。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君孰賢。君

舊脫、從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知也。知上舊衍不字、從盧校刪。公曰王室之不正

也。不字舊脫、從劉校補。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

靜處。好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句絕。武與處。鼓暑為韻。與士同飢渴寒暑。與士韻

義不順。今乙。孫云處鼓暑為韻。君之疆過人之量。孫云、言強力過人。疆量為韻。純一案古音諧十二魚上聲引此。

有

一過不能已焉。過指通於棠姜諱言之。見襄二十五年左傳。是以不免于難。言為崔杼所殺。今君大宮室。美臺

榭。以辟飢渴寒暑。以上言其短。以上言其長。畏禍敬鬼神。以此尚有忌憚。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

以及子孫矣。孫云、神身孫為韻。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不得已。而應之。

公曰。否。吾非問小善。不明晏子立言之難。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蹇然。不安。曰。諸

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為尊者諱。君之命質。不容文。臣無所隱。嬰之君無

稱焉。無德可稱。平公蹇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孫云、明己之臣。亦且誰不能隱過。故殆也。

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言齊廷能容直臣。孰謂其君不肖乎。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

晏子使于晉。使從元刻。明本孫本俱作聘。孫云、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

其何如。晏子對曰。左傳無對字。此季世也。文選西征賦。勸推表兩注。引左傳文同。吾弗知。齊其為田氏乎。

孫云、左傳作陳氏。純一案左傳乎作矣。田陳同。杜注、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釋文、吾弗知絕句。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

民。而歸于田氏。杜注、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金鍾。一本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

于釜。蘇云、杜注四豆為區。區斗六升。釜十則鍾。杜注、六斛四斗。案文選任彦昇奏彈劾注。引此句及注。田氏三

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蘇云、巨左傳作大。三量、豆區釜。杜注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

鍾八斛也。純一案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五、又八百三十引左傳、並同。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左傳以公上有而字。杜注、貸厚而收薄。山水如

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杜注、買如在山。海不加貴。正義曰、如謂往也。言將山水往至市也。於木既言如市。魚鹽蜃蛤、亦如市

可知。蒙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杜注、言公重賦斂。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

孫云、左傳積作聚。老少作三老。盧云、少元刻作小。國之都市。舊作國之都市、孫云、左傳作國之諸市非。王云、晏子本傳國之都市。都諸古字通、都市即諸市也。國中之市

非一、故曰諸市。後人不知都為諸之假字、而誤以為都邑之都、故改爲國都之市。不知古所謂國、即今所謂都也。既言國又言都、則贅矣。乃彌如反以為是、而以左氏為非。不過欲抑左氏、以尊晏子春秋

耳。不知所尊者、乃俗改之本、非屢賤而踊貴。左傳無而字。杜注、踊、民人痛疾、或煨休原本也。純一案王說是、今據乙。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孫云、自昔者至慈惠、左傳所無。維德

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其指民言。而歸之如流水。欲無

獲民。將焉避之。舊脫欲字之字、蘇云、文箕伯、黃云、箕元刻作箕。直柄、虞遂、伯戲。杜注、四人義不明。純一據左傳補。箕伯、直柄、虞遂、伯戲。杜注、四人皆舜後、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

氏之。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杜注、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太姬其妃也。言正義相訓為助。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太姬。神靈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杜注、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

羅同被。杜注、輟死為殯。而女富盜尤。杜注、女嬖竊之家。民間公命。如逃寇讎。孫云、竊為讎。邵、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狐從元刻。孫本謂狐。孫云、左傳作狐是。婦夫輪、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夫專政。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杜注、慆、慆也。杜注、慆、慆也。劉炫云、

官。

昏、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患也。杜以昏為藏、當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杜注、言今至。讒鼎

之銘。杜注、鑄、鼎名也。釋文服云、疾讒之鼎也。孫曰、味且不顯。後世猶怠。平、同。

杜注、味且、早起也。不、大也。言夙夜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孫云、說文味、爽。況日不悅且、明也。一日開也。杜注味且早起非。純一案杜意、言當味且、時甚早即起也。

其竟久乎。孫云、竟不成字。序云章為長、疑即為此。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則作長久也。左傳作能。純一案左傳是。

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此二句左傳無。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杜注、同祖為宗。正義曰、世族謂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為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譜又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獨羊頭示之、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杜注、無賢子。杜言或曰、蓋舊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杜注、言得以壽終為幸。純一案左傳無焉字。齊為田氏專、見諫

外上十章、又十五章。下十九章。問上八章。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德、一本作治。非。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

者、竭心力以沒其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不肯義舉者、竭心力以沒其身。死而後已。行不逮則退。有不及則退。不自誣。

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優游者、不逢惡。不長惡。盡力守職。不怠奉官而已。荀子臣道篇曰、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是

其力不能則去。廣雅釋詁二。能、任也。不以諛持危。不持諛以危身。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

失忠。退不失行。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失廉。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劉云、隱讀若違。詳後三十三章。可謂不失忠

忠者、有利。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於民之謂。孫云、大雅桑柔之篇、詩傳谷、窮也。蘇云、孫說非。此與韓詩外傳六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所引詩同一義，並是贊詞。無訓窮理。蓋谷即穀段字、當訓為善。此云進退維善者、即贛上所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之語也。且明云善哉、善字即贛訓谷字。若訓為窮、失立言之情矣。傳見詩上，有不胥以穀之穀、故訓此谷為窮。不知詩人原以二穀近之一處、故改一段借之穀字代之。猶小雅喪似威之。遂二誠相並、改威代威也。此近世阮氏元已言之、詳見學經室集。孫不以此訂傳之誤、而反引傳以釋此、坐未審耳。純一案蘇說谷訓善是。爾引韓詩作其君聞之曰、斷上句其君屬下讀、又刪者字、並謬。今正。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十九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而不阿私，行國足養而不忘故。舊案下脫而字、行下衍于字、從黃校增刪。詩魏風國有桃簋、行國二字有微。行國足養、就窮時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箋云、聊出行于國中。觀民事以爲憂。

順其上。使順其上之法。儀。是爲愛民。其事君也，盡禮行忠，不爲苟祿。舊作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顧云、當作其事君也。盡禮道處

不爲苟祿。純一案顧說是。其事君也與其交友也對文。不爲苟祿與不爲苟戚對文。今並據以補正。惟盡禮行忠、文義自明。不必破行作道耳。不用則去而不讒。遺怨。其交友也。諭身行義。舊作論身義行、顧云、當作論義行道。劉云、論當作諭、顧說是也。身爲信字之假。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鄭注謂信圭象人形

爲瑋飾。則假信爲身。此文假身爲信、猶彼之假信爲身也。義行當倒文。不爲苟戚。戚、親也。不

同則疏而不讒。語舊譌排、從黃校據下文正。論。不毀進于君。此句脫二字、文不成義。緣

民安。事上使卿。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即行于國。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用于君不悖于行。盡禮行忠。是以進不喪己。己舊譌亡。王云、進不喪亡、文不成義。七當為己、李之誤也。喪己、失己也。失己與

危身對文。下文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正與此相反。退不危身。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此正辱謂喪己。危謂危身。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于上則虐民。行于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處

交友苟合不道行。劉云、行疑義之說。持諛巧以旬祿。旬舊譌正。王云、正當作旬。廣雅曰旬、求也。謂持諛巧之術以求祿也。俗書旬字

作丐、與正相似而誤。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孫本作禮。

孫云、一本脫。不任于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誹、非。故用于上則民憂。行

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罪。罪、禍。其交友近于患。如斯向於屈原、李其得

上辟于辱。偏于奴顏婢膝。其為生僨于刑。僨不畏死。故用于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此二句與

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義鄰於複。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二句、與其得上辟于辱其為生僨于刑、義近於複。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第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

安國。知讀若智。慮、說文識思也。譽厚足以導民。仁聲入人。心深。和柔足以懷衆。與物為春。不廉上以

為名。上以廉名求。上采聽。不倍民以為行。倍、背同。問上十二。章曰、事必因乎民。上也潔于治己。不飾過以

求先。有德不自欺飾。心存退讓。不讒諛以求進。行已有恥。不阿以私。孫云、以一本作久、非。王云、

于人則不阿所私。于己則不誣所能也。作久作明。不誣所能。自知。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

官。從上不敢惰。惰從元刻。孫本作惰。隋云、惰同情。畏上故不苟。苟、苟且也。匡謬正俗八曰、苟者隨合之稱。所以行無廢恥。不存德義。謂之

苟且。忌罪故不辟。忌、憚也。憚畏也。畏罪故不犯罪。下也。二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

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大賢或潛或見。與時偕行。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

處不順上。順、循也。治唐園考菲履。俞云、詩山有樞篇、毛傳曰、考、擊也。廣雅釋詁文同。此考字亦當訓擊。孟子滕文公篇、相履、趙注曰、相、履也。

叩塚也。然則考與相履同義。黃云、唐園者、葢麻象之園也。管子輕重甲篇、比郭者、盡履履之

圃。織鹿鹿。蒞菲聲近。蒞、象屬。今本作蒞字、謬。菲又通。共恤上令。共、誦若恭也。恤、安也。漢書韋元成傳集注。

言恭安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謹言。不愧行。慎行。孫云、愧當為愧。盧云、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引下句作儼行。則此句亦當同。

蘇云、愧儼形聲並近。疑段字也。周禮大司樂、大君于也。不以上為本。君。不以民為

憂。世。內不恤其家。恤、憂也。外不顧其游。游上舊衍身字。王云、家可以言內。身不可

人所加也。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者。游、謂交游也。下文曰身勤于飢寒。不及醜

儻。正所謂外不顯其游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此。正作外不顧其游。純一今據刪。夸言愧行。

孫云、愧、荀子揚倞注作儻。云崑當與愧義同。自勤于飢寒。飢從元刻。孫本譌鐵。蘇云、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作

高注勤、憂也。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儻。不及醜儻。醜、衆也。命之曰狂僻之民。蘇云、荀子非

言惟一己飢寒是憂。而不恤交游也。命之曰狂僻之民。十二子篇注、

引僻作明上之所禁也。明上即明君。問上廿一進也不能及上。不可以退也不能徒

處。不可以久作窮于富利之門。墨子非儒篇曰、因人之家以為奉。特人之野以為尊。純一畢志

于畎畝之業。志不出于衣食之外。富人自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是其例。通利不能窮業不成。黃云、有誤字。純一

常。慮佚于心。言忽窮忽通、心慮多出于分外也。通利不能窮業不成。通利善倒、文義不

人。窮不能自成一業。命之曰處封之民。舜諸封疆明上之所誅也。誅、責也。罰也。有智不足

以補君。知見不正。無裨於君。元刻脫以字。有能不足以勞民。能不足効勞於民。俞身徒處。俞當為儉之刺字。子非十二子篇。儉僮

憚事。是謂之傲上。對上倨傲。自順其非。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道。由也。陰結君之寵倖。苟求利祿。任

人唾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

國。以上二十四字。既與上文義複。又與下文三者不合。明是後人竄入之文。當刪。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罪上疑脫於字。叔向曰。

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黃初云。言入於耳無得於心。度量相越何其遠也。純一案徒處之義。亦見外上十八章。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為本第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世與道。上與義。世與道。上與義。辟同。辭。正行則民遺。遺。棄也。明世亂不

遵道也。史記屈原傳曰。方正不容。是其義。曲行則道廢。曲。邪也。王引之經傳釋詞引此文。以與訓如。云。言將正行而遺民乎。與其猶抑

如其持民而遺道乎也。似失之。純一案蘇說是。持。扶也。保也。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

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問上二十六章曰。在下位修。足以變人。可謂卑而不遺民矣。

義。蓋以道義自稱。所以正民命也。曲而不失正者。如伊尹五就桀是。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

苟能保民。道莫大焉。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忘民則不仁。

叔向問意孰為高行孰為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孔墨愛民。意莫高焉。孔祖堯舜。墨祖大禹。

皆高其愛民之意也。行莫厚于樂民。與民同樂。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于

刻民。刻民之意。毒萬倍於蛇蝎。惡萬倍於虎狼。品類下焉。行莫賤于害身也。惡之害身。雖人而禽。世不齒之。辱及其親。賤孰甚焉。抑知刻民即是害身。

是其意爲至下。行爲至賤。在人欲上之貴之而不可能者也。

叔向問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子華子晏子門黨篇子華子曰

曰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吝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

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稱量也不役於物不修不修

於富無金藏多財則以分貧貧不假貸衣糲食惡自苦爲極故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

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貧則見賤謂之嗇故夫嗇者

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退上當據正文補不字第二十四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

盜而不苛莊敬而不狃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劓孫云溪當爲谿言發刻也盜

谿盜而不苛言不矜明察王云廣雅緣循也莊子列禦寇篇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郭象

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和調而不緣言雖與俗和調而不循俗而行。猶言君子和而不同也。溪

盜未詳。狃者文選同篇賦注曰狃急也。字通作絞。論語泰伯篇鄭注曰絞急也。昭元年左

傳注曰絞切也。莊敬而不狃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也。銓者說文陰卑也。廣雅陰伏也。

作銓者借字耳。和柔而不銓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和調而不緣莊敬而不狃刻廉

而不劓皆謂其相似而不同。蘇云王說是。溪盜孫義亦可通。劉云呂氏春秋適音篇云。刻廉

則耳。竊極。賈子新書耳痺篇云。竊微而輕絕。均與此文溪字同。爲刻嚴之意。盜與央同。廣雅釋詁

一。央。盡也。則溪盜之義。猶之竊極竊微矣。純一案刻。損減也。不敢自侈也。老子。廉而不劓。王弼注。廉。清也。劓。傷也。刻。廉而不劓。謂不以刻損。虛廉傷於物也。

行精而不以明汗心行潔淨齊尚而不以僨罷僨人之惡

愛無益等。而神不能。荀子非相篇曰、君子尊賢而能容罷。揚富貴不做物。貧窮不易行。

注罷、弱不任事者。音疲。案不遺罷與能容罷、文異而義同。孟子滕文下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莊子繕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性篇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義並同。論語子張篇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不退不肖、即容之矜之意。標題當依此作不遺不肖。如退不肖、則君子之義不大矣。雜上八章曰、見不肖以哀不肖。可為不退不肖之證。設官為政、則不肖在所必退。此論君子之義如何為大、則當以尊賢而不退不肖為大也。意林引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放、是職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莊子天下篇曰、宋鈃尹文、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崔讓注、以別善惡宥不及也。此章即以別宥接萬物之明徵。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第二十五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

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黃云、

元刻作世可正以則、讓。不可以正則曲。曲、委曲也。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君君臣臣。其曲也、

不失仁義之理。前廿一章曰、曲而不失正。義同。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孟子盡心上曰、

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黃初云。莊子天地篇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義可互明。不以傲上華世。華讀若不以枯

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世無道則亂。身無道則危。今以不事上為

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

上下有衰矣。衰、差降。襄二十五年左傳、自是以衰注。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象天地為上政教錯、

而民行有倫矣。錯下疑脫施字、當補。與上文一律。錯、互也。倫、理也。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

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倍、背同。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

明上不可以爲下。不字舊脫。從王校補。遭亂世不可以治亂。王云、言此反天地之度、倍先聖之

危身。一明上謂明君也前二十章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義與此同。遭亂世則足以感世。故曰有明上不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即上文所云世行之則亂也。有明上不可以爲下、即上文所云

身行之則危也。說若道謂之感行若道謂之狂感者狂者木石之樸也。孫云、

樸、木素也。高誘注呂氏春。而道義未戴焉。戴載同。言人非木石、本也。言未彫治。不可無道義。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

悔往辭。盧云、無悔往行、事親之行後無悔也。悔謂其不可復者是也。無悔往辭、言于君者後無

均無後悔。悔也。事親事君、與下和兄弟信朋友文正相連接。純一案行接于親者多。言關於君者重。非大賢乎。和于兄弟。即是順親。禮祭義曰、朋友不信。非孝也。又中

孫本。元刻作詣。爾雅釋詁。不責得。不求得於人。言不相坐。劉云、坐蓋差字之訛。篆文差字作差、

語、疑也。言相見以誠。行不相反。行不與言相反。禮中庸。言不相差、即言不參差也。

與不貳同。故與行不相反對文。行不相反。日、言顯行。行顯言。在上治民。胥保惠。足以尊君。晉軍

且。在下莅修。莅、准同。故書准作立。周禮鄉師注、莅修即立修。足以變人。使人日遷。身無所咎。咎、愆

所創。孫云、說文亦傷也。或作可謂榮矣。於善。

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身總目增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孫云、大雅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孫云、懈詩作解。純一案詩箋、一人斥天子。正義曰、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

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也。案此一人、乃爲兆民謀利樂而立。夙夜匪懈以事之者、所以使天下無一夫之不得其所也。不庶幾。庶幾、

之意。屬不要幸。孫云、要與微通。純一案微幸、蓋意兼行言。禮中庸小人行險以微幸、謂微求榮幸也。

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

論語雍也篇、仁者先難而後獲。義同。

得之時其所也。

得之二字皆不重、語意不完。蓋原文本有、傳寫脫之、今校補。得之對失之言。時、是也。對非言。所、猶宜

也。對罪言。雜上十三章、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羣書治要宜作所。說苑復恩篇、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固其所也、即固其宜也。

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會子問不諫上不顧民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

會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

讀為邪。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誕、妄為大言也。言為

心聲、故謂之誕意。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也。易、改而

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求不得則隱、非潔身也。邪、也、邪同。其行法士也。其行豈足為士法

迺夫議上則不取也。無能諫上而議求不得則不隱、非為民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上視上之昏亂而不諫下視民之疾苦而不顧。

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事百君第二十九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孫云、順藝文類聚作從。純一案類聚見卷二十。仁

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事君、所以為民也。順君之心、愛民而不忘。故民

樂為疆暴不忠。強民之心。黃云、元刻作暴強。不可以使一人。一心愛民。可以事百君。不忠於

不可以事一君。二句亦見外上十九章。孫云、三心、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風俗通、孔叢、俱作百心、風俗通二語作傳曰。御覽引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

一心可得百人。**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孫云、識太平御覽孔叢俱作記。**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孫云、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三十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問于孔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孫云、史家語作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事也。專、

見象而勿彊。

孫云、象家語作像。王肅注曰、像法也。黃初云、因其自然。

道不滅。身不廢矣。

孫云、家語三。翹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校注卷五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說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晏子臣于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古音諸四之引此，哉來諸。案晏子入坐，樂人

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北面，臣禮。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

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疆

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禮義所以自尊，專尚強暴而廢若公者之謂

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請身者，言臣委身於君，今言不見用，祇得請身於君而去。遂

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其，猶在也。財在外者斥之市。史記貨殖傳，烏氏保畜枚及衆斥賣，索隱謂畜枚及至衆

多之時，斥而賣之。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順則進，志在民也。無力于民而旅

食，而，猶則也。不惡貧賤。不用不懷祿。遂徒行而東，耕于海濱。東，畔海濱。亦見外上二十二章。居數年，果有

崔杼之難。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二字從盧校增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禍。總目作難第二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

退朝而乘，噴然而歎。孫云、噴一本作喟。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噴。字林噴、息憊也。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

從數也。也讀為邪。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于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

死矣。崔杼果弑莊公。見襄二十五年左傳。晏子立崔杼之門。左傳有外字。杜注、聞難而來。從者左傳作其人曰：

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也讀為邪、下同。杜注言己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獨吾罪也

乎哉。左傳無獨字。吾亡也。杜注、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杜注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

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杜注、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故君爲社

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杜注、謂以公義死亡。若君爲己死。左傳無君字。而爲己亡，非其

私暱，孰能任之。左傳作誰敢任之。杜注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

而焉得亡之。杜注、言己非正諱、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杜注、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崔子

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言禍之始終、吾皆不與。

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

言臣道以能存君爲社稷立功爲重、死亡不足以塞責。嬰豈婢子也哉。其綸而從之也。嬰非其婢子、焉得綸而從之。也讀為邪。遂袒

免坐。自崔子曰至此、左傳無。免左傳作枕。枕君尸而突。尸股而突。起三踊而出。踊也。曉人謂

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杜注、舍置也。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孫云、弑、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殺。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

及顯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說文力部曰：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儀書高帝紀上，因以劫衆。注：劫謂威脅之。令無得不盟

者。為壇三仞，八尺。孫云：碧常為坎，說文陷也。玉篇碧亦與坎同。言為坑其下。以甲千列環

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

鉤舊作拘，黃云：拘當依後漢馮衍傳注作鉤。下云曲刃鉤之，御覽四百八十、三百七十六、並作戟鉤。純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亦作鉤，今據正。北堂書鈔百二十四誤作拘。劍承其

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孫云：後漢書注作盟神視之。劉云：公孫氏者，受其不祥。下文不與公室而與崔慶，亦作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

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孫云：韓詩外新序作十人。次及晏子，孫云：次、後漢書注作而後。晏子奉楛血，仰天歎曰：嗚呼，崔

子為無道，黃云：後漢書注作崔氏無道。而弑其君。孫云：弑後漢書注新序作殺。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

此不祥，俛而飲血。孫云：後漢書注，作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明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

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後漢書注無子字。子不變子言，後漢書注作不與我。戟既在脰，

劍既在心，孫云：後漢書注無二既字。純一案後漢書注，戟上有則字。無子字。

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孫云：後漢書注，純一案後漢書注，戟上有則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孫云：回後漢書注韓詩外傳作圖，回非義也。孫云：義韓詩外傳作仁。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孫云：今本作天討乎，邪字是。純一案新序亦作仁。

春秋訂正。純一案元刻正作夫詩乎，新序無此句。蘇云：韓詩外傳，後漢書注，並無此句。詩云：莫莫葛藟，孫云：詩及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作藟是，俗作藟。施于條

枚，孫云：施、呂氏春秋作延。愷悌君子，孫云：詩作豈弟，呂氏春秋作凱弟，豈通字，凱悌俗字。求福不回，呂氏春秋高注，詩大雅旱麓之章。

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孫云：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

卷五 內篇雜上第五

一二五

傳作嬰其可回矣。新序嬰可謂不回矣。蘇云、後漢書注

曲刃鉤之

蘇云、後漢書注曲作劍。

直兵推之

作嬰可回而求福乎。純一案且、猶豈也。回、邪曲也。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矛何不摧、不撓不奪。

劉云、推乃摧字之訛也。擢者、擢陷之義也。韓詩外傳、及新序知勇篇均作推、與此同謀、當從淮南高注訂正。呂氏春秋知命篇、作子推之矣、

嬰不革矣。革、改也。孫云、新序崔杼將殺之、惟亦摧字之誤也。高注淮南、所據蓋古本。序作嬰不之回也。

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孫云、舍後漢書注作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

若、而、並汝也。指或者言。為大不仁、謂殺君。為小仁、孫云言其舍已。焉有中乎。趨出、援綏而乘。援舊作授、孫云、授呂氏春秋作授。綏韓詩外傳作

當從之。純一案經蓋援之形誤。盧從意林是也、今據正。御覽見三百七十六、又四百八十八同。其

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撫新序作拊。曰、徐之。徐、呂覽作安、意林引同。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

野。野、御覽兩引俱作山。孫云、太平御覽作鹿野、新序作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外傳作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縣于廚。孫云、太平御覽作庖廚、新序作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文義不逮此矣。純一案御覽四百八十無庖字。蘇云、韓詩

嬰命有繫矣。盧云、有繫、御覽兩引皆作有所縣。蘇云、韓詩外傳同御覽。純一案呂覽意林引並作懸、蓋懸之俗字。繫當從諸書作縣。

按之成節。蘇云、韓詩外傳作安行成節。孫云、韓詩外傳淪作倫。詩箋舍、猶處也。據此則常為捐傳下有舍裝如語、淪直且候二句。而後去。詩云、孫云、韓詩外傳彼已之子、

舍命不渝。孫云、韓詩外傳淪作倫。詩箋舍、猶處也。據此則常為捐舍、鄭說非。詩傳淪、變也。據韓詩亦可讀為倫生之倫。晏子之謂也。

孫云、呂氏春秋知分篇、新序義勇篇、韓詩外傳二、俱用此文。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信見盧校 第四

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孫云、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阿地。

按此已名東阿、則漢承古名。又本草經已有阿膠、阿柯通也。盧云、御覽二百六十六、又四百二十四、皆無東字。蘇云、治要亦無東字。純一案藝文類聚五十、亦無東字。當並據刪。太平寰宇記、

齊州禹城縣、本春秋齊邑、謂祝柯、魯東柯也。古祝國、黃帝三年、而毀聞于國。舊說而字、孫云、意林

之後。按古東柯齊為阿、晏嬰城。城內有井、水和膠入藥方。孫云、意林

作治阿三年。王云、三年下有而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三年而譽聞于國、又云三年而毀聞于君、

三年而譽聞于君、則此亦當有而字。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四、皆

作三年而毀聞于國。純一今據補。景公不說。類聚治要並無景字。召而免之。孫云、一本脫而字、孫云、意林作召而問之。晏子謝曰、嬰

知嬰之過矣。類聚作嬰知德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于國。景公不忍。四字、治要省作一公字。

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四字舊脫、孫云、藝文類聚有辭而不受四

字、疑此脫。蘇云、治要同類聚。純一案下文景公問其故、即問辭而不受之故。景公問其故、

今本脫去、文不成義。御覽亦有、今並據諸書補。後文是故不敢受、正承此而言。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

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孫云、說文後、或从足作蹊。王篇遐難切、徑也。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

之。舉儉力孝弟。蘇云、治要作悌、下同。純一案力謂力。田、勤也。晏子尚儉尚勤、蓋墨風也。罰偷窳。窳、惰也。又而惰民惡

之。決獄不避貴彊、而貴彊惡之。舊脫而貴彊三字、孫云、意林作不畏貴彊。此下疑有貴彊二字、後人以貴彊重出、故脫之。黃云、盧校作決獄

不避貴彊、而貴彊惡之、當依補。蘇云、治要有貴彊二字、無而字。純一案黃說是也、今從盧校、與上下文一律。左右所求。蘇云、治要所求、上有之字。彊則予、

非彊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孫云、意林作不能過禮。純一案體、謂

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黃云、乎御覽作干、下二句俱同。純一案體、謂二讒毀乎內。乎、孫本

與貴人。謂左右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孫云、意林作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

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彊、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以三邪譽乎外、

各本是下脫以字。從一、二讒譽乎內、兩乎字御覽治三年而譽聞。盧蘇校據治要補。

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今上而字下之，字舊並脫。

治要補。孫云、藝文類聚、作昔者嬰。是故不敢受。子華子北宮子仕篤、作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治者當賞、而今所以治者當誅。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

非臣之情、臣不願也。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景公乃任以國政焉。純一案外。上二十章旨同。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昔盤庚上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義。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孫云、嫌其知情實。晏子歸，負載。負載猶負於背、戴於首、任勞役也。

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同。請毋服壯者之事。請、通誠。

治國。無禮義為綱紀。身弱于高國。高國二氏、齊之卿族。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五句亦見外上廿二章、彼文無于字。

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二句亦見外上廿二章、彼無而字。墨子非命下篇曰：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田疇墾辟。

孫云、玉簫壘、苦很切、耕也。治也。辟當為闢。純一案。蠶桑參牧之處不足。牧舊作收、盧校作牧。

管子牧民篇曰：地辟舉則民留處，墾田誠牧民之首務。蠶桑參牧之處不足。

云收蠶。言民皆勤於事也。勤事者衆，而地不足。故下云絲蠶于燕、牧馬于魯。然則參牧、當作參養牧放解明矣。純一今據改。

入朝。墨子聞之。孫云、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曰：晏子知道。道在順則進、否則退、能儉且勤、事必因民而厚利之。

景公知窮矣。窮于應付、即聽于晏子。此與外上廿二章為一事。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景公之時饑。孫云、一本作飢、非。晏子請為民發粟。兼愛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晏子

令吏重其質。孫云、說文質、庸也。言重其庸直。遠其兆。兆為臺之營城。徐其日而不趨。孫云、趨讀如促。盧

注引、作重其質、遠其餘、徙其日、皆是也。徙、綴也。純一案是謂曲而不失仁義之理、見問下廿五章。三年、臺成而民振。事因于民、晏子奪權。故上

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

物而偶于政。孫云、物、事也。言據事而不違于政。事謂為臺。俞云、依、猶因也。偶、讀為

寓。古字通用。寓、猶寄也。依物而偶于政者、因物而寄于政也。若晏子因築臺

之事。而寄發粟之政是也。純一案偶、合也。言依為臺之事而發粟、合於振民之政也。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景公登東門防。孫云、說文防、堤也。黃民單服然後上。陡公曰、此大傷牛馬蹄

矣。孫云、蹄、隨字省文。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

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為、殆有為也。黃云、不為當

作不下、涉下有為而謀。純一案黃說未允。不為之為讀平聲、承上不

下六尺言。有為之為讀去聲、以防下六尺則無齊言。蚤歲、淄水至、入廣門、

淄水在齊、與舊同。以下文入廣門云云、當為淄字明矣。俞云、齊都

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淄水大至而為害也。純一今從盧俞校改。即下六尺耳。鄉

者防下六尺。孫云、鄉、即魯省。則無齊矣。孫云、言國夫古之重變古常。孫云、爾雅釋詁古、

一寨自來常法、富具經驗、不可輕言變更、故古人重之。之、當作人。故也。法、常也。純

墨子經說下、若說病之於說也。孫詒讓云、下之字當作人。與此同。此之謂也。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景公游于壽宮。孫云、齊桓公死于此宮、見前。純一案藝文類聚八十引無於字。睹長年負

壽宮即胡宮、本齊先君胡公之宮。胡公壽考、故亦稱壽宮。

薪者而有飢色。孫云、長藝文類聚作替。義同。純一案類聚無者而二字。公悲之喟然歎曰。王云、歎曰二字、後人所

皆是記者之詞。後人加歎曰二字、則以今史發之、為景公語、謬以千里矣。說苑貴德篇有歎曰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藝文類聚火部引晏子、作公喟然令吏養之、無歎曰二字。諫上篇公喟然曰、後人加歎字。下篇喟然流涕、後人加歎而二字。謬皆與此同。辨見諫上廿五章諫。令吏養之。晏

下五章。純一案王說是、當據刪。諫上十六章、亦有公喟然歎曰之文。王無說。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四章曰、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問下廿

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盧云、說苑無所字是。純一案文選西征賦注引亦無。治國之本也。公笑、有

喜色。墨子耕柱篇曰、世俗之君。子、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孫云、共說苑作供。純一案論、擇也。秩、祿也。所以為養也。公

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墨子兼愛下篇曰、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節用上篇曰、

聖王之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辭過篇曰、內無拘女、外無寡夫。皆墨道所重也。孫云、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景公探雀覈、覈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

孫云、爾雅釋鳥生哺覈。郭璞注鳥子須母食之。魯語、鳥翼覈卵。文字上德。覈、覈卵不探。方言、鷓子及雞雛、皆謂之覈。純一案雀說苑作鷓、古字通。

弱反之。蘇云、治要反上有而字。純一案北堂書鈔八。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舊時上有待

景公二字。王云、各本有景公二字、乃涉上文而衍。今據羣書治要刪。不待時而入見、本作不時而

入見、時即待字也。不待而入見、謂先入見也。古書待字多作時、(說見經義述聞遲歸有時下)外

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即其證。後人不知時為待之借字、故又加待字耳。(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而入見請字亦後人所加其誤更甚)羣書治要無待字。純一並從之。公汗出惕

然。慚汗。狹背。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覈、覈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孫云、

言逡、退也。說北面再拜而賀曰、治要無而字、書鈔八十五、類聚九十二同。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孫云、

文選、視行兒。

作人。純一案書鈔及御覽九百二十二引並同。公曰，寡人探雀覈，覈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孫云、是類聚作道。

為邪。孫云、晏子對曰，君探雀覈，覈弱反之，上有故字。是長幼也。孫云、是類聚作道。

吾君仁愛，會禽獸之加焉。蘇云、治要君上無吾字，又無仁愛二字，非。劉云、說苑黃德篇無會字，是也。會乃禽字說文之併入者也。禽獸之加，猶言禽獸

加。而況于人乎？類聚無于字。此聖王之道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牛之觶，以羊易之，稱其德可保民而王，用意同此。孫云、說苑黃德篇

用此文。

景公睹乞兒于途，晏子諷公使養第十

景公睹嬰兒，嬰當作孩，老子曰，有乞于途者。公曰，是無歸矣。盧云、矣說苑作夫。黃云、元刻矣作夫。晏

子對曰：君存也。在何為無歸。使吏養之。黃云、元刻無之字。劉云、說苑黃德篇稅吏字。可立而以聞。而

則也。養兒至可立時，則以聞于公也。孫云、說苑黃德篇用此文。

景公慙，則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闈。孫云、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闈。蘇云、治要闈作門，下同。

剛跪擊其馬而反之。孫云、跪、足也。荀子勸學篇、璧六跪而二鰲。說文跪字作足。則足者使守門是也。擊、太平御覽一作擊。蘇云、治要無其字，與下文一律。

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

曰：昔者君正晝，盧各本稱晝，從盧黃蘇校改。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闈。剛跪擊其馬

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元本作公慙而出，反不果，孫校本據太平御覽訂正。是以不朝。晏

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闈。剛跪擊馬而反之

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子大夫上舊有天子、王云、天子後人所加。

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魯宋穆公言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也。後人不解古書文義、乃妄加一天字。天子大夫並稱、斯為不倫矣。說苑正諫篇有天子、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羣書治

要正作子大夫。純一今據刪。黃云、元刻脫率字。今見戮于剛跪以辱社稷。孫云、見職官職辱。蘇云、治要辱作益。吾猶可以齊

于諸侯乎。齊讀為躋。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蘇云、治要聞。上有隱惡。

惡各本作君、孫云、隱君太平御覽作墮君是、一作隱惡。蘇云、治要作墮君。純一從蘇校正。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

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堯設諫鼓。舜立謗木。禹縣鐘鼓鐸磬而置。四海之士、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

擊鐘、教以事者擊鐸、語以憂者擊磬、告以獄訟者揮鞀。今君有失行、則跪直辭禁之。蘇云、治要作而則跪禁之。是君之福

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

子曰、可。于是令剛跪倍資無征。孫云、說苑作正。純一案資者、給濟之謂。征、正同、稅也。時朝無事也。不必有時可朝。孫云、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之家。之家二字舊脫、文不成義。說苑有家字、御覽四百五十五引

增一字。文前驅款門。孫云、款說苑御覽作報。純一案御覽三百五十。又四百六十八引本書並作款。治要同。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于門。女舊避情諱作元、今據說苑治要改。孫云、元。端御覽作朝衣。說文端、衣正幅。端與端通。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

微有事乎。微、無也。詩。式微毛傳。君何為非時而夜辱。辱、謂。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孫云、布御覽一作鋪。蘇云、廣雅薦、薦名云、薦所以自薦、藉也。陳簋簠

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蘇云、治要無曰字、下同。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孫云、史記列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

晏嬰乃薦田穰苴。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孫云、介與甲通。立于門曰：諸侯得

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蘇云、治要叛者作兵、下有大臣得微有不叛乎一句。純一案治要大臣得微有兵乎句衍、不服即是叛。君

何為非時而夜辱？蘇云、治要夜辱作來、非。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夫作將軍、王云、此文本作願與夫子樂之。與上答晏子之言、文同一例。後人以此所稱是司馬穰苴、故改夫子為將軍耳。不知春秋之時、君稱其臣無曰將軍者。說苑作夫子、即用晏子之文。治要所引、

正作夫子。純穰苴對曰：夫布薦席。北堂書鈔百二十四、引作鋪席薦。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蘇云、治要作操琴。純

孔廣陶校云、陳本俞本及吳山尊做宋本琴作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孫云、出御覽作至。黃云、元刻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彼從元刻、說苑、御覽、治要、並同。斯局本作此、非。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

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王云、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飲食部二所引、皆無君加君子曰也。純一案君子曰云云、明是記者之結論。不得因治要御覽未引、遂疑為後人增也。說苑脫君子曰、當據此補。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

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孫云、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孫云、暖說苑作熱。純一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二、作暖。孔校云、吳氏做宋本作暖、本鈔公正篇亦

暖。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孫云、奉餽說苑作廚餐。饌與饋通。敢辭。公

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孫云、說文茵、車重席。說苑茵席作田褥者、言獵獸取裘亦通。蘇云、秦風毛傳云茵、鹿皮

也。廣雅云、杜蘅謂之藟。司馬相如說茵從草。漢書霍光傳作細。茵細類並同義。純一敢辭。此見案書鈔三十七引、奉上茵上、並無君字。孔枝云、吳氏仿宋本奉上茵上皆有君字。餘同。

風。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為者也。也、同邪。然對曰、嬰社稷之臣也。蘇云、治要無

學字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蘇云、治要作公問對曰、夫社稷之臣。蘇云、治要無此五字。能立

社稷。使不動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名無不正。孫云、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無尤

無蘊治。蘇云、作為辭令、可分布于四方。使無不信服。蘇自是之後、君不以禮

不見晏子。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晏子飲景公酒。晏子具酒令器必新。見公之奢。令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

子曰、止。呵禁夫樂者上下同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上下同樂、樂始能久。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

境內、大夫以下。孫云、大夫一本作匹夫、非。各與其僚、無有獨樂。天子不能與天下同樂、則失其所

內同樂、則失其所以為諸侯與國。大夫以下不能各與其僚同樂、則失其所以為家而身不安矣。此知晏子其顧人無上下、皆絕自營之私。必各盡其量以與眾同樂、可謂兼愛無遺矣。

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此墨家非樂之惜。今上

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孫云、小雅賓側弁之俄。箋云、傾

也。俄、傾貌。言失德也。屢舞僇僇。傳云、僇僇不止也。孫云、言失容也。舊有既醉以酒、既飽

二句後人所加。晏子引賓之初筵、以戒景公。前後所引、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闖入既醉之詩、則大為不倫、其謬一也。既醉之詩、是說祭宗廟旅族無筭爵之事、非賓主之禮。今加此二句、則與下文

賓主之禮也。五字不合，其謬二也。說苑反質篇有此二句，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斷不可信。純一案王說是也，今據刪。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斷不可信。純一案王說是也，今據刪。

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害也。賓主之罪也。舊無主字，俞云、說苑反質篇作賓主之罪也，當從之。上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醉而不出，以賓言不以主言，故刪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為主人，則固不應專罪客矣。當從。嬰已下其日，劉云、此已字，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日，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俞云、豈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自喜託國之則語不可通矣。黃云、二句連。以其家貧善寡人，貧善善作貧養，文不成。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孫云、說苑反質篇用此文。

晉平公欲伐齊。孫云、伐後漢書注作攻。純一案後漢書注見馬融傳。使范昭往觀焉。孫云、文選注作晉平公使范昭往觀齊國政。純一案文選張

協雜詩注、陸機廣珠注引、並同。蘇云、文選注本韓詩外傳。景公觴之。孫云、韓詩外傳作錫之宴、新序作賜之酒。飲酒酣。孫云、酣一作醉。范昭起日。起字舊脫、從孫校據文選注補。請君之棄罇。孫云、韓詩外傳作願君之俸樽以為壽。新序作願請君之說文算、酒器也。或作算。玉篇或作樽。樽。後漢書注作棄酌。文選注作願得君之樽為壽。按樽。是樽。樽皆算字之俗。純一案范昭故意犯分。公曰酌寡人之罇。孫云、文選注作公令酌。是樽。樽皆算字之俗。純一案范昭故意犯分。左右酌樽以獻。抄撰

書注作景公曰諾。黃云、元刻無公曰至微罇二十字。進之于客。景公不知范范昭已飲。孫云、謀脫一行。蘇云、韓詩外傳作酌寡人罇獻之客。昭之意。范昭已飲。孫云、飲之、晏子曰微罇更之。孫云、微後漢書注作撤、俗字。文選注作撤去之。罇罇具矣。非。一。案。撤後漢書注作算。晏子厲斥范昭之無禮。罇罇具矣。罇亦酒。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不佯醉則無以自處。文選張協雜詩、及陸機演連珠謂大器。孫云、謂韓詩外傳文選注作願。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黃云、文選陸機演連珠注調作奏、無能字乎字。純一案張協雜詩注同韓詩外傳八、

師曰。孫云、謂韓詩外傳文選注作願。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黃云、文選陸機演連珠注調作奏、無能字乎字。純一案張協雜詩注同韓詩外傳八、

卷五 內篇雜上第五 一一五

作子為我奏。又故意吾為子舞之。孫云、冥韓詩外傳文選注作前、冥實

成周之樂。犯分。太師曰、冥臣不習。義相近、純一案言不習、所以拒絕之。

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

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孫云、知新且欲試

吾君臣、故絕之也。釋名釋言語絕、截也。如割截。絕之謂截止之、猶拒絕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

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

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黃云、初學記十五、范昭歸、以報平公曰、

孫云、以報文選注齊未可伐也。孫云、伐韓詩外、臣欲試其君。後漢書注作吾而晏子識

之。謙後漢書注、文選張協雜詩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樂舊作禮、王云、禮本作樂、

新序雜事一作禮、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引晏

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

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

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

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

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

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

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

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

云、韓詩外傳、新序
雜事篇、用此文。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

景公伐魯傳許。孫云、傳讀附。墨子有蟻傳篇。得東門無澤。孫云、姓東門、字無澤。公問焉。焉下疑脫曰字、後二十章景公問焉曰、是其例。書鈔百五十六作景公伐魯問無澤曰。

魯之年穀何如。書鈔穀作豐。孫云、說文年、穀執也。對曰。孫云、今本脫曰字、陰據太平御覽增。

冰凝陽冰厚五寸。陰冰凝舊稱陰水厥、王云、此文本作陰冰凝句。陽冰厚五寸句。文選海賦、之冰皆凝、見日之冰則但厚五寸也。文選注及御覽、皆作陰冰凝、自是舊本如此。今本作陰水厥、誤也。黃云、王讀是也。而義又未盡。陰冰者、陰寒之冰、凍於地下者也。陽冰者、陽燠之冰、結於水上者也。月令曰、水始冰、地始凍。夏小正曰、正月寒、日條凍塗。傳曰、條也者、變也。變而緩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管子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皆其證。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謂寒溫得其時、故下曰寒溫節。冬有堅冰、為下年穀熟之兆、今俗尚有此占。純一案御覽六十八作陰冰凝、三十五作陰冰凝、誤。今從王說正。下同。公不知

以告晏子。舊脫公字、從王校補。孫云、御覽作公問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書鈔

作晏子曰、夫問年穀而以冰對、禮也。御覽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

三十五作晏子曰、君問年穀答以冰、禮也。書鈔平、書鈔節字不重、非。平則上下和。書鈔上和則年穀熟。書鈔有也字。孫云、御覽作寒溫節則政

純一案御覽見卷三十五。禮中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人一氣、隱顯相通也。年充衆和而伐之。御覽無此句。年充猶年豐。臣恐罷

民弊兵不成君之意。孫云、御覽作臣恐疲兵而無成。請禮魯以息吾怨。孫云、怨御覽作愁。純一案

魯以息吾怨。又六十八、遣其執以明吾德。執、倅也、遣、送也。此墨家非攻兼愛之指。公曰、善。迺不伐魯。孫

作請禮魯以息怨也。迺、御覽作檢。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

卷五 內篇雜上第五

一三七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孫云、蓋泰山之陰也。史記集解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

叔昭伯受地。注、惠伯之子、子服同也。疑即此人。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

忠廉也。忠、誠也。廉、清也。言無所貪圖。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

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禮曲禮上曰、退讓以明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交委。多爭受少。周禮大司徒、令

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多爭受少。當作爭受其少。與爭處其卑對。文。言交給賓客之物、爭受其少。今本爭上衍多字、受下脫其字、文不成義。行之實也。禮成

文于前。行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

之忠。曲禮上、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疏曰、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吾是以不盡

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

國貪于實。實、謂財貨也。此諸侯之公患也。公從元刻、黃云、峻本同。孫本作通、云下文亦作公患。今魯處卑而不

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道、由也。不盡人之

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

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句君以驩予之地

驩。同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為德矣。明不實公曰。善。于是重魯之幣。毋比

諸侯。幣重于諸侯。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禮厚于賓客。君子于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

名也。廉之見重于世如此。

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

景公游于紀

舊脫景字、孫云、據太平御覽增。括地志、瀛、舊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

得金壺

孫云、今本脫壺字、一本作

緘字、非。據太平御覽壺部引此文訂正。黃云、凌本作金鑪。盧云、後

發而視之

元刻作發其視之、王云、

本作發而視之、今本而作其、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器物部六、獸部八、玉海十四引此、並作發而視之。一本作乃發視之、亦後人以意改。純一今據正。

中有丹書曰無

食反魚

舊作食魚無反、蓋涉下文誤倒。本作無食反魚、與勿乘駑馬對文。孫云、

勿乘駑馬

驚字。字林、駑也。玉篇、乃乎切。最下馬也。

公曰善哉如若言

如、苦當作若、皆形似而誤也。魯哉如若言、猶

云善哉如彼所言。劉

食魚無反則惡其鯨也

孫云、說文鯨、鮫臭也。玉篇、先刀切。勿乘駑馬惡其不

遠取道也

舊作取道不遠、劉云、此節均叶韻。如下文力與側叶、閻與壺叶是也。此文遠與鯨

說同。純一今據正。不叶、疑正文本作惡其不遠取道也。猶與鯨叶。淺人不察、妄易為取道不遠、不復

知其於韻不叶也。純一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御覽作食魚不反、無盡

案劉說是、今據乙。

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御覽

今吾鄉猶有君子不食翻身魚之語、蓋本此。其意在戒

過貪、不為他人留有餘也。故晏子以毋盡民力為喻。公曰紀有書何

作不乘駑馬、無致不肖於側也。劉云、則字衍、則蓋側字之訛文、後人又移

置語首。純一案劉說是、御覽無則字、當據刪。古音諧一韻引此、力側諧。公曰紀有書懸之

以亡也

御覽作紀得此書何以亡。孫云、謂其言可傳、不當亡國。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二

魯昭公失國走齊

事見昭二十五年左傳。御覽九百九十七

景公問焉

舊失作棄、景作齊。王云、棄國本作失

作哀公。說苑敬慎篇作哀侯。並非。國、此後人依說苑敬慎篇改之也。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廿部四、並作失國、齊公

今據曰子之年甚少奚道至于此乎。舊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王云、正也。言何由至於此也。此字正指失國而言。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無奚道至於此乎。六字。今既從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又從晏子作奚道至於此乎。既言何，又言奚。既言棄國，又言至於此。則累於詞矣。純一案王說是，今據刪訂。鮑刻御覽奚譏譎天。蘇云、治要作子之選位新，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孫云、一

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體，御覽作禮。御覽人多諫我者，吾忌不能從。舊作吾志不能從，今據

御覽是以內無拂而外無輔。治要無而字。是以孫本作好則，元刻作是則，王云則本作以。說苑改之。羣書治要、類聚、御覽、並作是以。純一今據改。拂、治要御覽並作弼。輔、當作備。荀子臣道篇曰、有能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弼君攝君。君雖不安、不能不察。後以解國之大

患、除國之大害、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輔拂無一人、諂諛者甚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反輔拂無一人、諂諛者甚

衆。諛下舊衍我字、蓋後人所加、據御覽刪。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償且揭矣。

舊作根且拔矣、王云、羣書治要、作孤其根莖、密其枝葉、春風至償以揭也。償、仆也。揭、顯也。秋蓬末大而本小、故春氣至則根爛而仆於地。類聚、御覽、並作孤其根本、密其枝葉。今本云云、亦後

人以說苑竄改。說苑作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程氏易疇通藝錄曰、蓬之根

孤、而枝葉甚繁。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則浮置於地。大風舉之、屢于天、故言飛蓬也。說苑言

拔、蓋考之不審矣。案程說甚核。又案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苑作惡於根

本、美於枝葉、美與惡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惡不相對。兩用晏子說苑之文、

斯兩失之矣。黃云、古人文字、多以相錯見義、此文當以孤其根而美枝葉為正。根言孤。以見枝葉

之密。枝葉言美、以見根之惡。諸書所引、欲取文字正對、以意改爾。根且拔矣、當依治要作償且

揭。說文、償、僂仆也。揭、高舉也。蓬至秋既仆於地、大風舉之、終且。景公辯其言。嘉其言之

也。以語晏子曰、蘇云、治要辯作。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上文輔拂無一人、諂諛者甚衆、是其多悔之證。故標題云去國不肖者自賢。上文人多諫我者、吾忌不能從是。溺者不問險。險、舊譎墜、王云、墜本作險、險與險同。廣雅曰、險、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險、道也。溺者不問險、

謂不問涉水之路、故溺也。不問險、不問路、其義一而已矣。荀子大略篇、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
途。揚倭曰、途謂徑險、水中可涉之徑也。是其證。後人誤以險為顛墜之墜、故妄加土耳。治要正
引作溺者不問路。蘇云、墜當依荀子作途。詩載馳篇、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由蹊途而涉曰
跋涉。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蹊途曰跋涉。二途字、與此義同。作墜者、蓋誤文。純一案險墜途義
並同。今從王說正。下同。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路。迷而後問路。蘇云、治要無。譬之猶臨難
而遽鑄兵。刀劍之臨噎而遽掘井。下臨字舊脫、據御覽補。孫云、說文噎、飯窒也。純一
於噎、義與此同。蓋飯窒而噎、飲水可止、古有是喻。說。雖速亦無及已。喻雖悔已遲。孫云、
施作辟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說施雜言篇、以晏
子為越石父也。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為知禮第二十一

晏子使魯。孫云、使、韓詩外傳作聘。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

乎。夫禮曰登階不歷。歷、過也。過、超越也。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

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劉云、已即既也。蓋一本本作既、後人併而一之。退見仲尼

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禮乎。禮字舊脫、從黃校據初學記文部補。

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楹從元刻。各本誤。孫盧校同。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黃

此君臣行禮之通例、鄭注禮經。君之來敝。孫云、敝初學記作速。說文速、疾也。籍是以登

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黃云、及初學記作反。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

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論語子張篇、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

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反。命門弟子曰、不法之禮。舊脫反命門弟子曰六字。不法

計之義、初學記文部作不法之禮。上有反命門弟子曰六字。然則不計之義二句、乃孔子命門弟子之語。今脫去上六字、則不知為何人語矣。外上篇曰、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復命門弟子曰云云、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四載此事、亦云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正。禮運曰、禮變而從時。協諸義而協、可以義起。維晏子為能行之。孫云、韓詩外傳用此文、蘇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同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盧云、去、藏也。下所以云藏餘不分。黃云、去、古弄

字、藏也。弄本後作、古人藏去字、祇用去。漢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為樂。往、去、藏也。晏子藏其二肩。故下曰藏餘不分。純一案肩、豚脾也。畫者進膳

劉云、者係衍文、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言具而亡之。晏子曰釋之矣。釋、命也。猶

言不問。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不許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在上者較

量其功、而不度量。藏餘不分則民盜。意以有餘當分給不足者、藏其所餘而不分、無怪民之為盜也。子教我所以改

之。言問豚肩不具、是我之過、子當教我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此知晏子在在

會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會子將行。孫云、諒苑、會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會子、會子固辭、將行。禮記亦有此云送會子、豈好事者為之與。其言謬甚。純一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當齊莊公三年。前五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則晏子長孔子、至少二十餘歲。仲尼弟子列傳、會

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少晏子七十餘歲。至從孔子於齊、纔不及二十歲、亦當晏子九十歲、未知晏子果有此壽否。又據年表、景公五十八年薨、孔子年六十二。據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當

孔子五十二歲、會子生甫七歲。揚倧謂好事者為之、信而有徵矣。然本書問下二十八章、既載會子問晏子云云、此章又載晏子之贈言、則會子不必會參。或史記多不足據耳。又案孔子世家、孔子適

周見老子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莊周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或好事者之所仿與。

晏子送之曰君子

贈人以軒孫云、說苑作財非、軒與言爲韻。純一案古音諧九寒引此。黃云、不若以言。孫云、

意林作贈人以財、不若以言。太平御覽作不若贈人以言。盧云、若或本作者。純一案藝文類聚三十一、作不如贈人以言。吾請以言乎、乎舊讀之、從以軒

乎。會子曰、請以言。孫云、孫子大略篇、作會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

云、贈人以言、孫云、重於金石珠玉。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煠之、孫云、煠舊作採、據揚倭

屈申木也。玉簫、而九切。以火屈木曲。考工記、擇輻必齊。鄭孫云、圓、揚

氏注、採謂以火煠之。荀子勸學篇作輶。按採俗字、輶借字。其圓中規。孫云、圓、揚

有槁暴。孫云、考工記、輶雖微不敵。鄭氏注謂敵、敵聲。陰柔後必燒滅、煠革暴起。不復贏

矣。孫云、揚倭注贏、荀子勸學篇、木直中繩、輶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故君子慎隱煠。

孫云、荀子大略篇、君子之隱括、不可不謹也。慎之。隱與孫云、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梁暹王。懷王使禁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爲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云云。

純一案韓非子和氏璧、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使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

而刑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

誑、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賣焉、

遂命爲和氏之璧。淮南子冥覽訓高注、以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之下、獻之武王文王理其璞而賣焉、

又異、未。井里之困也。孫云、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謝侍郎

埔案厥同聚。說文粟、門梱也。梱、門粟也。荀子以厥爲粟、晏子以困爲梱、皆謂門

限。意林不解、乃改爲璞矣。星衍案宋人刻石、稱門限爲闔根。厥與困、蓋言石塊耳。良工修

之、則爲存國之寶。孫云、意林作則成寶。蘇云、荀子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孫

蘭與基本、二草名也。神農本草經、蘭草一名水香。基本一名鬼脚、一名地新。陶宏景云、今東閩

有煎澤草名蘭香。名醫云、基本可作沐藥面脂。荀子大略篇、作蘭菹基本、故定以爲二草。而勸學

篇、作蘭槐之根是爲菹。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孫云、呂氏春秋仲冬、湛餽必潔。高卿注

作漸於蜜醴。勸學。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孫云、荀子勸學篇作服。佩與服、聲義皆相近。湛之麋醴而賈

匹馬矣。麋醴謂麋、孫云、說苑作鹿醴、疑當為鹿酒之醴。當是蘭本、或湛以醴、乃發其香。王云、麋醴當作鹿醴、字之誤也。周官醴人、麋鬯鹿醴。鄭注曰、麋亦醴也。鄭司農云、有骨為麋。無骨為醴。內則、有麋腥醴醬。說苑雜言篇、家語六本篇、並作湛之以鹿醴。則麋為麋之醴、明矣。文選王粲贈蔡子篤詩注、太平御覽香部三引此、並作鹿醴。純一案文選注作湛之鹿醴、黃以匹馬。今從王。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孫云、湛一本作藹、非。願子之必求所湛。文選注作願子求

所湛。墨子所染篇引詩云、必擇所湛。義同。孫云、一本脫必字。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孫云、鄰舊作居、提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訂正。說苑作處、荀子

勸學篇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孫云、辟讀如避。黃云、說苑辟患作修。純一案擇居二句、類聚二十三作可以避患也。荀子勸學篇作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異性。孫云、汨常說苑作反常。說文

汨、古段切、汨段。按汨字從山、與汨羅字異。不可不慎也。此章大情、與墨子所染篇同。惟此多就理言因。所染多就事實言果耳。孫云、意林作可不慎乎。荀子大略篇、說苑雜言

用此文。

晏子之晉、至中牟。劉云、此節與下晏子為齊相節、均非晏子本書也。此二事載于史記、管晏史公均弗錄。此二事、乃見于他書者也。越石父事、呂氏春秋觀土篇載之、或史記即本於彼書。後人據他籍及史記所載補入此二節、非其舊也。孫云、中牟當漯水之北。史記索隱、此越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睹弊冠、反裘負芻。孫云、反太平御覽作衣。芻史記正作皮。文選講德論注同。盧

息于塗側者。孫云、塗、新序太平御覽作途是。塗俗字。純一案史記正義及文選注引並作途。北堂書鈔三十九、引史記

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也。舊也上衍者字、從黃校據御覽四

百七十五刪。孫云、父新序作甫。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孫云、言

庸身為僕

孫云、言

孫云、言

孫云、言

孫云、言

孫云、言

也。呂氏春秋新序、作齊人累之。史記承其誤、則云越石父在縲紲中。按此云晏子曰、何為為負氣息於塗側、又云見使將歸、又云我猶且為臣、請繫於世、則非罪人也。

僕。孫云、今本下為字作之、據文選注改。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切、急迫也。黃云、文選講德論注、作吾身不免凍餓之地。是以

為僕也。孫云、太平御覽作不免飢凍、為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膠以贖之。

注、御覽所引、並作贖。純一今據改。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孫云、怒未嘗得交也。新序雜事篇注、御覽所引、並作贖。純一今據改。

絕、斷交也。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劉云、呂氏春秋觀士篇、作晏未嘗得交也。新序雜事篇注、御覽所引、並作贖。純一今據改。

同。是也。晏子方輕視石父、安得遽稱為夫子。且下文或稱為子、或稱為客、亦無稱為夫子者。疑此文當作吾未嘗得交子也。夫子為僕三年、夫者、語詞也。嗣子也。夫三字互易、遂作得交夫子矣。

子為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于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孫云、詩傳暴、越石父對曰、對下舊有之。疾也。從盧校刪。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詘、貶下也。文選乎作屈。而申乎知己。孫云、申新序作信。純一案史記作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

盧子諒贈劉琨詩序注、引作士者伸乎知己。索隱、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文選引作士者伸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矜功以輕人之身、更不因彼功而自詘仁人所以成身之理。彼者、外之之詞。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孫云、嚮新序作向是。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僕我者同矣。

舊脫僕字、語意不完。文選注作是與臣僕者同矣、又脫我字。此句臣僕、正承上文為人臣僕言。言子既贖我、理應知我、不臣僕我。乃不我辭而乘、又不我辭而入、是與臣僕我者何異。故我猶且為臣。臣當作僕、與上文四言為僕相應。或僕字不可少、今補、庶與上文相協。臣下增僕字、與上文三言臣僕相應。請繫于世。債左驂。晏子出、請見。元本孫本、並作見。日、嚮者見客之容。外。而今也見客之

之直。元本孫本、並作見。日、嚮者見客之容。外。而今也見客之

之直。元本孫本、並作見。日、嚮者見客之容。外。而今也見客之

之直。元本孫本、並作見。日、嚮者見客之容。外。而今也見客之

之直。元本孫本、並作見。日、嚮者見客之容。外。而今也見客之

之直。元本孫本、並作見。日、嚮者見客之容。外。而今也見客之

之直。元本孫本、並作見。日、嚮者見客之容。外。而今也見客之

之直。元本孫本、並作見。日、嚮者見客之容。外。而今也見客之

意孫云、意呂氏春秋作志。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省行、檢身也。引延長也。不引其過、言不終其過。察實者不讖

其辭。其、以同。孫云、呂氏春秋作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讖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新序同。純一案高注臣覽云、欲觀人之至行、不讖刺之以辭。

高注辭、謝也。謝不嬰誠革之。迺令糞麗改席，尊醮而禮之。王云、誠禮為請。革、改也。向者不禮而入、今者

糞麗改席而禮之、則改乎向者之為矣。晏子以此為請、故曰嬰請革之也。越石父曰：吾聞之

請與誠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孫云、說文醮、冠娶禮祭。玉簪、子肖切。

至恭不修途。至恭、心不在途。尊禮不受擯。擯、斥也。棄也。尊人以禮、適以自尊。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

此五字、呂覽晏子遂以為上客。史記管晏列傳約其文、與此小異。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言自以為德

也。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戾，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孫云、呂氏春秋觀士篇、新序節士篇、用此文。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為大夫第二十五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為相御。閒、隙也。除擁大蓋策駟馬

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

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不自備假今子長

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為足。仰望絕矣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

晏子怪而問之。怪其前後若兩人。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孫云、史記晏子列傳用此文。

泚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燕之游士。游說之士。孫云、姓泚。有泚子午者。孫云、姓泚。字子午。南見晏子于齊。燕在齊北、故曰南見。言有文章。

術有條理。立辭皆斐然成章，推行則秩然有序。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

懼而不能言。懼著猶慎，黃云、慎當作懼。李本作懇，古懼。晏子假之以悲色，也。假、寬也。純一今據改。恐懼不能言，未能忘勢故。

開之以禮顏。微露笑顏，兼以禮貌。然後能盡其復也。復，白也。白，客退。晏子直席而

坐，直，正廢朝移時。朝，知妖切。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詩駉練崇朝其用傳。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

憂也。浩然之氣，失養故。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

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

于我。廣雅釋詁：一，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矣、殫、殫、盡也。

然吾失此，何之有也。何之有也，當作何功之有也。今脫功字，文不成義。此指懷善而死者甚多。吾既失此，猶其大焉。何能有功於齊。

晏子遺北郭騷米以養母。遺，舊讀乞。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今校正。

齊有北郭騷者。孫云、姓北郭名騷。說文、榮東也。玉篇給有拙字。口交切。織也。行也。糞組也。呂氏春秋作糞。案糞正字。糞借字。拙俗字。織範履。舊脫範字、履作履、並據呂氏春秋補訂。胞履即範履。

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孫云、說文踵，一曰往來兒。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厚以

養母者。孫云、藝文類聚作託以養母。純一案類聚見卷八十五。呂氏春秋士節篇、跪下有晏子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

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類聚八十五無使人辭金二字。而作以。

粟。類聚八十五引止。辭上有贖字。有閒。類聚三十三。晏子見疑于景公出韓。孫云、類聚作奔。過北郭

此。辭上有贖字。有閒。類聚三十三。晏子見疑于景公出韓。孫云、類聚作奔。

過北郭

之門而辭。呂氏春秋高注、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高注適、之也。晏子

曰：見疑于齊君。齊字不、當有。將出奔。奔、呂氏春秋俱作、高注、走也。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

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高注行、去也。北郭子

召其友而告之。黃云、元刻、脫郭字。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

養及親者，身伉其難。及舊作其、王云、養其親本作養及親。養及於親、則德莫大焉、故必、身伉其難也。今本及作其、即涉伉其難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

平御覽人事部百一十、引此並作養及親。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同。純一、今晏子見疑、今據正。孫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伉、當、玉篇、去浪切。說苑、藝文類聚作更。

吾將以身死白之。高注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筓而從。孫云、今本脫筓字、據呂氏春秋增。造

于君庭。孫云、藝文類聚、作塗造君廷。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復者、白事、於君者。今去齊國，齊

必侵矣。蘇云、侵上疑有見字。純一案齊必侵矣、文義不明。疑本作齊必見侵、下方見國之、文方見國之必侵、正承此而言。今本因脫見字、後人又增矣字以成句耳。方見國之

必侵，不若先死。先字舊脫、據呂氏春秋、藝文類聚、說苑補。方、猶將也。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孫云、說苑作請絕、類聚、說苑補。方、猶將也。

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筓中，奉以託退而自

劓。孫云、藝文類聚作乃自殺。純一案說苑作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其友因奉以託。以字舊脫、據上文補。而謂復者曰：孫云、復者、呂氏

春秋作觀者。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劉云、此字不可通。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均無此字。此乃北字譌衍。吾將為北郭子

死。又退而自劓。此殺己以利天下之義。知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孫云、北郭子及其友皆墨者。

及之國郊。高注郊、境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

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高注、誘注驛、傳車也。說苑作馳。

晏子自謂施北郭驢不得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驢能為其殺身以明己。故曰晏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孫云、呂氏春秋士節篇、說施復恩篇、用此文。說施作嬰不負、罪備、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文視此多劣。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游。孫云、糾說施作繆、糾繆聲相近。黃云、糾元刻作紕、下章同。寡人請見之。

晏子對曰、臣聞之、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王者保民、爭地以戰、殺入盈野者、恃矣。為祿仕者、不能

正其君。仕務安國利民、為祿則居心不正、安能正君心之非。高糾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孫云、說施作

干嬰之適、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孫本脫仕字。孫云、祿說施作進。何足以補君乎。孫云、說施君道篇用此文。純一案此與下章並用上二

十三章、均言高糾事。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迺逐之第二十九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蘇云、言無祿位也。外上二而卒

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

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諱讀本字、於義無取。當讀為義。義讀古通用、

字言旁諱衍。談義、與揚美削行驕士慢知為儷文。易乾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墨子經上曰、義、

利也。故問上二十二章曰、謀必度于義。若閒處從容時不談義、則不知利入利物、為真自利之道。

其人即不可親、宜疏而遠之。出不相揚美、揚人之善、成人之美、可以端風化。論、古通倫。倫、理也。謂家事國事、恆互相通。一一當有義理、

易成二氣感應以通國事無論。如問下五章、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又十章、親疏得處其倫。皆是、

相與、鄭注。驕士慢知者、愚子貴義漏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則不朝也。朝、見也。亂矣。是周公佐相天子、不敢驕士慢知之辭。呂覽莊辭篇

孔穿朝注。不見驕士慢知之。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人。欲行常謙而學日益也。

長也。劉云、長與主同。言非彼主食之人。是以辭。孫云、一本脫此三字。

晏子居喪遜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晏子居喪遜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孫云、晏桓。巖衰斬。衰、衰十七年左傳作巖。巖在胸前。巖、三升布。正義、喪服傳曰衰三

升。鄭玄云布八十縷為升。文選揚子雲解嘲注。引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巖莖經帶杖。菅屨。

杖。菅屨、麻之有子者、取莖莖也。杖、竹。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杜注、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者、唯

義曰、喪服傳及士喪禮記、皆云居倚廬。寢苦枕出。黻粥。是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者、唯

彼言枕出此言枕草耳。居倚廬寢苦者、鄭玄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編藥也。其

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杜注、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綴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

子未為大夫。言晏子為大夫者、禮。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杜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

喪服大夫之子、行從大夫之法。我是大夫得服土服。又言己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己以

是正禮。言唯卿得服大夫服。鄭玄注雜記上引此云、此平仲之謙也。孫云、鄭注言謙者、言己

斥時之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也。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

非大夫。故為。會子以問孔子。問舊作聞、據家。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

父服土服耳。語子貢問篇改。己之是駭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義正作並

晏子春秋校注卷六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黃云、說苑政理篇作景公。純一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

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

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者字舊脫、從王校據說苑補。蘇云、男子一本作男、非。裂斷其衣帶相

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于內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

而賣馬肉於內也。盧云、賣御覽作鬻。此賣當作賣。與鬻同。內覽御作市、似非。黃云、縣

說。是。門。國門。內。宮內。門與內對文。公何以不使內勿服。何以說苑作胡。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

使內勿服不踰月而國人莫之服。舊脫不字人字、從盧王校據御覽補。王云、不踰月、

文雖小異、而亦有不字。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齊人好轂擊晏子給以不祥而禁之第二

齊人甚好轂擊。孫云、說文轂、輻所湊也。純一案御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

患之。耗財、費時、長門爭。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藝文類聚七十一引作晏子爲曰轂擊

者不祥。孫云、轂擊、御覽作犯轂。順當爲慎。古慎字。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祭祀慎則德彌

行嚴正、故無不祥。類聚無此十一字。下車棄而去之。棄而舊倒、從王校據御覽及說苑正。類聚無棄字。然後國人乃不為。乃字、

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孫云、不能說施作不肯。故化其心、莫若教也。教上

身字。後漢書第五倫傳曰、以身教者從。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景公薨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三

景公敗于梧丘。孫云、敗文選注作田。太平御覽作遊梧丘。爾雅釋丘、當塗梧丘。純夜擒

早公姑坐睡。孫云、說文睡、坐寐也。純一案御覽三百九十三、又三百九十九、並無姑字。文選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作夜坐睡。而薨有五丈夫

胡刻文選正作五。御覽三引均作五。孫云、文選注作見一丈夫。純一案一誤。北面韋廬。孫云、韋廬說苑作倚廬。黃云、稱無罪焉。

御覽三百六十四、引作稱寤。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薨。公曰、我其嘗殺無罪邪。孫云、無罪、義複。說苑諫上有而字、誤同。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我其嘗殺無罪歟、是已。今據刪不辜誅三字。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孫云、

作出敗。太平御覽作田。有五丈夫來駭獸。舊作五丈夫詈而駭獸。五上脫有字、夫下脫來字、衍詈而二字。御覽三引並無、足證其為衍文。文選故並斷其頭而葬之。並舊作殺之。王云、

更言殺之。殺之二字、後人所加也。說苑辨物篇有比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悉斷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斷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並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純一案鮑刻御覽三百六十四、作斷其頭埋之。三百九十三、

作故斷其頭而葬之。三百九十九、作故並斷其頭葬之。今從王說、據御覽刪訂。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御覽三百九十九、作

得五頭同穴而存焉。文選注作命人掘之、五頭同穴。一命人掘其葬處求之、

本五頭共孔。孫云、廣雅釋言窆、孔也。孔即穴。公曰、嘻。孫云、嘻、謹省文。純一案御

吏厚葬之。舊無厚字、非。蓋五頭同穴、葬之久矣。今持掘求得之、仍唯葬之而已、不徒等於

尸乎。與下文君憫白骨、甚不相應。文選注作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是已。今據增

令

厚。國人不知其普也。孫云、曹、一本作夢、非。此書多以普為夢。曰君憫白骨而況于生者乎。不饋

餘力矣。不釋餘知矣。孫云、知說苑作智、純一案。言必盡智竭力憫生民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矣。人君舊作君子、從孫校

據說苑改。孫云、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柏常騫禳梟 死將為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孫云、踊說苑作踊、下同。言不到也。踊當是踊之誤。闕客。何注曰踊、上也。此言不踊、謂臺成而公不登。洪說同。蘇云、王說是。廣雅釋詁、亦訓踊為上。純一案凡從足又從彡之字、義並同。如跡與迹、踰與逾之類、可證。此踊與踊並從冫、聲同。足與彡、義同。踊訓上、說文通、達也。義近。柏常騫孫云、字伯常名騫。曰君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孫云、詩大雅瞻印、為梟為鴟、惡聲之鳥。爾雅釋鳥、有梟鴟。郭璞注、土梟。說文云、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从鳥首在木上。昔者鳴。王云、古謂夜曰昔、或曰昔者。莊子田子方篇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是也。後第六章云、夕者普與二日門。夕者與昔者同。其聲無不為也。

其字舊脫、從盧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之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公使為室、成

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梟舊作鴟、黃云、鴟宜作梟。下鴟當陞、覆君鴟、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翼舊為鴟、從孫校據

並宜改從一律。純一案黃說是、今據說苑改。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也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亦能益寡人

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

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趣、促也。柏常騫

改。伏地而死。此騫之作也。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也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亦能益寡人

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

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趣、促也。柏常騫

改。伏地而死。此騫之作也。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也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亦能益寡人

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

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趣、促也。柏常騫

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齋辭。黃云、晏子辭其拜也。齋曰：元刻如此。孫本作齋辭曰：為君禳暴

而殺之。君禳舊倒、從盧校據說施乙。君謂齋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之壽乎？

之字舊脫。據上文增。齋曰：能。今日大祭也。且將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

矣字舊脫，從盧校據說施補。能為君請壽也。也讀為邪。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劉云：說

苑辨物篇、為可以益壽。黃初云、莊子徐無鬼篇曰、夫神者好和而惡毒、是其義。故行仁政以保民、修至德以全性、是為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純一案壽莫壽

而為衍文。於仁民以自成其仁。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兆即徵兆。孫云、對曰、

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齋，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

天之綱維。樞名天樞、北斗七星之首也。絕云散者、偶為地氣所蒙、隱而不見耳。地其動。古人觀于天象、有此經驗。汝以是乎。柏

常驚俯，有聞仰而對曰。孫云、仰一本作抑、非。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言地動與求壽

無。汝薄斂。斂從孫本、元刻作賦。義同。說苑作薄賦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俞云、柏常驚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令

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苑作且令君知之。蓋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

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即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惶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齋比周

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蘇云：俞說是。純一案無、毋同。語助無義。太卜言地動、見外上二十一章。孫云、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景公新成柏寢之室。室從元刻。孫本作臺。黃云、臺字誤。下文云室夕、云室何為夕、使

師開鼓琴。孫云、樂師名開。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王云、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

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公曰、何以知

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薄、微也。文選神女賦注引蒼頡。言東方之聲微低，故知其寬展也。西方之聲揚。揚者、高舉

水箋疏。此謂西方之聲、較東方之聲高。故知其迫促也。較東公召大匠曰立室何為夕。立字舊脫、王云、以下文立室立

宮例之、則室上當有立字。純一今據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矩、法也。禮大學是以君子有契矩之道也注。于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為

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舊衍一公字、今刪。下章晏子朝公曰先

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為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

樞星。南斗六星、即斗宿。樞星詳前。彼安有朝夕哉。朝東夕西、或寬或迫、所不計也。然而以今之夕者。以字衍

之建國。國疑本作邦、僕人避諱。改。詩云、周雖舊邦。國之西方以尊周也。此室西迫於東之故。公蹇然曰古之臣

平。景公病水。水太平御覽七百四十。臥十數日。御覽三百九十。夜瞽與二日鬪不勝。晏子

朝。公曰。孫云、御覽作公說之日。夕者吾瞽與二日鬪。吾字舊脫、從黃校。風俗通義怪神篇補。而寡人不勝我其

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瞽者。立于闈。立舊講出、從黃校。風俗通義正作公瞽與二日鬪。純一今據乙刪。使人以車迎占瞽者。風俗

通義迎下有召字。費不可從。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瞽與二日鬪不勝。舊作公瞽二日與公瞽不勝、

其文、又衍一公字、則義不可通矣。風俗通義正作公瞽與二日鬪。純一今據乙刪。恐必死也。

舊作公曰寡人死乎。蓋後人據下文改。故請君占瞽。是所為也。孫云、風俗通所上有

日請反具書。具舊作其、孫據風俗通改。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無字。所下重病字。日

孫云、風俗通所上有無字。所下重病字。日

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公舊作故。孫云、將已御覽作將愈也。王云、故者申上之詞。上文未言病將已，則此不得言故病將已。故

當為公。下文占瞽者對曰、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即用晏子之言。則此文本作公病將已明矣。今本公作故者、涉上文故請君占瞽而誤。太平御覽疾病部亦引此、正作公病將已。風俗通義同。純

一今據以是對。占瞽者入。公曰：寡人瞽與二日鬪而不勝，寡人死乎。疑當作寡人其死乎。與

上文我其死占瞽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

居二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瞽者。占瞽者曰：此非臣之力。孫云、力風俗通太平御覽作功。晏

子教臣也。孫云、風俗通臣下有對字。公召晏子，且賜之。孫云、且風俗通作將。晏子曰：占瞽者以臣之言

對，者從孫本、元刻脫。臣從元刻、孫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孫云、風俗通臣下

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鬪。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

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純一案

御覽七百四十三、作若使臣言、則不信也。後漢書郭玉傳、醫之為言意也。晏子蓋藉占瞽者、以醫景公之意矣。此占瞽者之力也。者字舊脫、據

無功焉。公兩賜之。孫云、風俗通作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瞽者不蔽人

之能。孫云、風俗通怪神庸用此文。

景公病瘧，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羣臣之野第七

景公病瘧。孫云、說文瘧、久癘也。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請下疑脫職當撫瘧。孫云、說文瘧、

義、又瘳、瘳也。蓋揚言瘳。玉篇、瘳同瘳。言按摩瘳瘳也。高子進而撫瘧。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孫云、

作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純一案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八引同意林。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孫云、意林作色如日、大

覽同、大下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孫云、墮、與墮聲相近。玉篇、墮、長也。或謂下陷。純一案墮上當有其字、與下文同

一。曰如履辨。孫云、爾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孫炎注辨、半分也。郭璞注、中斷皮也。一子

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

人乎。公視晏子、重於二子。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御者即侍者。刷牙盥之。孫云、刷與敷

手令盥、禮也。發席傳薦。發、開也。附同。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

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璧玉形圓、而中有孔。其墮者何如。曰。如珪。珪本作圭、劍上

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君子指晏子。野人指高子國子。晏子

晏子使吳吳王命儻者稱天子晏子詳伴同惑第八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

者也。命儻者曰。說苑引無曰字。客見則稱天子請見。儻者掌摺相之禮。即周禮秋官之司儀。說苑無請見二字。明日

晏子有事。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孫云、蹇說苑作憊、非。鮑一案蹇然、行不安貌。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作蹇然。行

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者三。曰。臣受命弊

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孫云、不敏、說苑作不依。知古人稱不依

者、諫不敏也。敢問吳王惡乎存。北堂書鈔引說苑存作在。晏子以吳廷不得稱天子。既稱天子。吳王

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孫云、說苑奉使常用此文。

晏子使楚楚為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晏子使楚。藝文類聚二十五、作晏子短小使楚。九十四、短下無小字。初學記十九作晏子短奉使楚。楚人以晏子短。楚人二字、舊在短

云、太平御覽作晏子短小使。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

初學記省作楚為小門。孫云、為意林作。延太平御覽作。

十九、又九百五俱作延。類聚二十五、又九十四並同。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

入。初學記作使狗國即從狗門入。孫云、使狗國者、意林作往詣狗國。林作使入楚。意不當從此門入。初學記

楚不當從狗門入也。孫云、此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儼者更道從大門入。孫云、意林

門入也。途大門入。純一案御覽一百八十三、又九百五、均作此門。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使子為使。四字舊脫。孫云、太平

子為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純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閭。御覽作今齊無人邪、使

子為使句、語意不完。今依孫校、據御覽三百七十八補。張袂成陰。孫

齊之七字、黃云、御覽三百七十八、又四百六十八、並引作齊之臨淄。純一案御覽七百七十九、類聚說苑並同。今據補。三百閭、御覽七百七十九作三萬戶。

陰、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據下云成用、則此當為陰。王云、張袂成帷、揮汗成雨、甚言其人之衆耳。成帷與成用、其意本不相因。齊策云、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成帷成幕、與成雨意亦不相因也。今本作成陰、恐轉是後人以意改之。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成帷。則本作帷明矣。純一案成陰較成帷義長。揮汗成雨。比

肩繼踵而在。孫云、說文踵、跟也。踵追也。經典多通用踵。何為無人。孫云、為、意林作容。黃云、御覽作何

七百七十九。王曰然則何為使子。舊作然則子何為使乎、案此文本作何為使子。因乎與子形

引均同此。不協。說苑奉使篇、正作然。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

者使使不肖主。下兩主字舊作王、孫云、御覽作使賢者使于賢國、使不肖者使于不肖之國、

則何為使子、今據以訂正。國一亦作主。今本主作王、非。說苑亦作主。純一案孫說是、今據改。御覽

作國者、見三百七十八。王。不肖者、見七百七十。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宜舊作直、黃云、

九。類聚作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見七百七十。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直御覽作宜。純一

案說苑同。宜字義長、今據改。類聚作嬰不肖、故使王爾。孫云、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為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晏子將使楚。

元刻脫使字、孫本使作至、王云、意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三、並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奉使篇、作

晏子將使荆。可據以訂正、約一今從之。

楚王聞之。王字舊脫、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類聚二十二字。說苑作今方來、吾欲辱之。御覽七百七十九、作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又九百

晏子賢人也。

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王云、爲其來、於其來也。古者或謂於曰爲。於猶爲也。說幹經傳釋詞。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

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爲、類聚二十五作謂。古通用。書鈔作坐定而縛一人來、王問何爲。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

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孫云、說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淮木焉、其名爲櫛。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疢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枳焉。說苑作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說文枳木似橘。純一案後漢書注、見馮衍傳。類聚二十五作江北、八十六作淮北。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書鈔上下有之字。今民生長于齊不盜、類聚八十六同此、無長字。十五作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

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云、非、猶不也。所、猶可也。言聖人不可與戲也。墨子天志下篇曰、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所以、可以也。史記淮陰侯傳曰、非信無所與計事者。言無可與計事者也。漢書所作可、是所可同義之證。熙、音戲作嬉。云一本作熙。說文熙、說樂也。黃云、後本作嬉。云一本作熙。戲也。淮南子俊真訓鼓腹而熙注。寡人反取病焉。書鈔作寡人反自取辱。說苑作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孫云、意林作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淮南、江北則爲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耳。藝文類聚二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用此文不同。皆以意改之、故不備錄。說苑奉使篇用此文。純一案韓詩外傳十、作齊景公使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

晏子將使楚。元刻脫使字、孫本使作至、王云、意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三、並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奉使篇、作

晏子將使荆。可據以訂正、約一今從之。楚王聞之。王字舊脫、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類聚二十

二字。說苑作今方來、吾欲辱之。御覽七百七十九、作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又九百

晏子賢人也。晏子賢人也。今方來、吾欲辱之。御覽七百七十九、作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又九百

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王云、爲其來、於其來也。古者或謂於曰爲。於猶爲也。說幹經傳釋詞。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

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爲、類聚二十五作謂。古通用。書鈔作坐定而縛一人來、王問何爲。對

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孫云、說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淮

木焉、其名爲櫛。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疢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枳焉。說苑作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說文枳木似橘。純一案後

漢書注、見馮衍傳。類聚二十五作江北、八十六作淮北。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書鈔上下有之字。今民生長于齊不盜、類聚八十六同此、無長字。十五作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

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辯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東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廢。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東徒以過之。王曰、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紅南之樹乎。名櫛。櫛之紅北、則化為椹。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怕栗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棄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食第十一

景公使晏子于楚。楚王進橘。置削。削是刀之類。桓二年左傳註注佩刀削上飾疏。晏子不削而並食之。

削、分析也。一切經音義三十二引蒼頡。又七百九十九、作橘未削。元朝如此、說苑同。孫本脫橘字、當補。橘當去削、言食橘當去其所削之皮。御覽九百六十六、作橘當云

者萬乘之主無教令、臣故不敢削。之主二字舊脫、文不成義、今補。萬乘之主、指楚王言。謂今萬乘之主賜橘。未教臣削。削則不敬、故不敢。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敬人主之今

不然。孫云、說苑脫不字。純一案說苑作然臣非不知也。亦通。御覽七百七十九、又九百六十六兩引、並無不然二字。臣非不知也。孫云、說苑奉使篇

用此晏子布衣棧車而朝。田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孫云、說苑田作陳。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孫云、高誘注淮南子。

猶罰也。公曰、何故也。無字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孫云、玉藻、麋裘青犴

案玉藻、麋裘青犴。棧軫之車。孫云、考工記、棧車欲奔。鄭氏注、士乘棧車。說文棧棚也。竹木之

而車曰棧。玉篇、仕版切。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氏注軫、輿後橫木。

駕駕馬以朝。孫云、太平御覽作晏子衣緇布之衣而橫裏。棧軫之車而軛馬以朝。與今本大異、不知何故。麋裘本卿大夫之服。鷩字又篆文所無。疑後人竟改緇裏軛馬為之。

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說施脫此三字。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孫云、禮記投

重、若是者浮。鄭氏注、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晏子曰。浮、或作飽。或作符。按此書乃浮無字。與鄭氏所引不同。疑尙有重出之章、爲後人刪去。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顯其身。孫云、顯舊作尊、據說施改。以下云非敢爲顯受知之。寵之百萬

以富其家。羣臣之爵。孫云、之舊作其、據說施改。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盧云、重、說施今臣術篇作厚。

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韓非外儲說左、孫故款相楚。機車軋馬。注棧車、柴車也。

則是隱君之賜也。則是舊倒、從孫校據說施乙。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

而後飲乎。其、猶抑也。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之卿位。賜之舊倒、從盧王校據說施乙、與上文同。寵之百萬。之舊作以、從盧王校據說施

顯其身。顯舊作尊、從盧校據說施改。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孫本據說施改君作臣。

改、與上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然義

文同。舊本君字並不誤。下云則適之、乃君適其臣也。但此下當補一臣字。純一案盧說是也。然義

有未盡。此文疑本作臣聞古之賢君。知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適之。今元刻脫知臣二字、

說施脫君知二字、語意均不完。當並存君字臣字、中間加一知字。則妥矣。臣有受厚賜。臣字舊脫、從盧校據說

困從元刻。孫本作國、據說施改。盧云、困字似亦可通。純一案困字是。國乃則適之。不能通君

困字之誤。孫據請字改正字、非。下云特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即困族也。國乃則適之。不能通君

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不能行君君之內隸。隸、屬臣之父兄。若有離散

在于野鄙。是不通君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外從孫本、據說施改。元刻作內、非。臣之所職。此職字、

義。當讀若職。說文職、記數也。从耳、敝聲。周禮職方氏、困辱紀聞。若有播亡。七舊作上、孫

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職方氏。然則臣之所職、即臣之所職也。若有播亡。本據說施改。

在于四方。是不通君之賜。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不能行君此臣之罪

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孫云、意說。施作主謀。且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簡舊作問，據說苑改。

書桌陶讓簡而廉。鄭注簡。謂器量凝重。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是鍾君賜之實。此文亦見外上二十七章。如此者，為彰君

賜乎。為隱君賜乎。說苑作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也。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純一案無

字、說苑作桓子。外上二十六章旨同。

田無字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為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方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方舊作鄉、從黃校據標題改。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外觀華美、中無實學。嬰惡

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華山然。華舊作美、從孫校據說苑類聚改。莊子天下篇、宋

鉅尹文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崔譔云、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晏子心儼華山、蓋先宋鉅尹文隆道風者。名山既多矣。孫云、藝文類聚作

柏既多矣。望之盡日不知厭。純一案名山既多矣五字、蓋後人仿下句妄加。與上文不協、殊嫌其贅。當刪。松柏既茂矣。論君子德中肆外之德。望之相相

然。盡日不知厭。相相舊作相相、王云、相相二字、於義無取。相當為相。音忽。說文相、高亮。從木目聲。故山高兒、亦謂之相。相與相、字相似。世人多見相、少見相。

故相誤為相。此言望之相相然、不言登彼相相之上、則相為相之誤明矣。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盡日舊作盡目力、蓋由日誤為目、文不成義。校者遂以意增力字、曲成其說。然盡目力不知厭、未若盡日類聚引作盡日不知厭義長。今據以訂正。望之相相然、有可望而不可及。而世有所美焉。世義。盡日而不厭、言君子之德充實光輝、非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比也。

與共美。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乞乞然不知厭。蘇云、乞與勗同義。乞勗一聲之轉。小爾雅勗、勤也。廣韻勗、用力也。玉篇引倉頡書云、莫、乞乞也。莫與勗、亦同音字。此云乞乞、言其用力勤之意耳。謂用力登其上也。純一案固欲登彼相相之上、因疑當作因、形近而誤。言因君子德美可觀、欲效法之、而有高山仰之景行

行之之事。乞乞然不知厭。後二十七章云。常為而不置。常小入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

行而不休。是其義。蓋見道甚真。深造有得。欲罷不能也。孫云。句。純一案此喻。登部與附聲相近。蘇云。言未登之時則善也。善字當另為句。未與相接。似尚可取。

登。部與附聲相近。蘇云。言未登之時則善也。善字當另為句。維有楚棘而已。廣雅釋木。楚。荆也。荆棘。喻不可與親。

之無蹊。蹊。謂徑道也。漢書李廣蘇建傳贊。下自成。遠望無見也。喻卑劣常為害。黃云。要古履字。嬰惡能無獨立焉。孫本脫嬰字。元刻脫嬰字。

義均不完。且人何憂。易繫辭下曰。天下靜處遠慮。日。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遷。見歲若今並據補。

月。悲身世之無常。孫云。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孔子好學。不知老之將至。墨子修身。華髮黧顛而猶弗舍。

從酒。從讀若。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

晝夜守尊。尊。酒器。說謂之從酒也。樂酒無厭。謂之七。

田無宇勝欒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欒氏高氏。孫云。欒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逐從元刻。孫本譌塗。孫云。田無宇諱桓子。鮑國諱文子。田氏鮑氏

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昭十年左傳。作先得公。陳鮑焉往。杜注。欲以得公輔助。遂攻虎

門。孫云。杜預注左傳作公門。一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左傳作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從者曰。何

為不助田鮑。左傳作其徒。日助陳鮑乎。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左傳作日何善焉。杜注。言無善義可助。何為不

助欒高。曰庸愈于彼乎。左傳作助欒高乎。日庸愈乎。門開。公召而入。左傳作然則歸乎。杜注。非惡不坐於陳鮑。

之而後。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左傳作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以告晏子。晏子曰。不

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君不能整飭法。紀。而羣臣擅權。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

貨是非制也。言非法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廉從孫本、元刻作蔡、非。讓者

德之主也。樂高不讓。以至此禍。不讓則強取、感亡家之報。可毋慎乎。言慎毋蹈樂高覆轍。廉之謂公

正。廉則無偏私。讓之謂保德。周語下、昔史佚有言曰、德莫若讓。韋注讓、遠怨也。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

孽。左傳作殖利生孽。杜注種、蓄也。孽、妖害也。王云、左傳作殖利、本字也。此作怨利、借字也。前諫上篇、外無怨治內無亂行。言君勤於政、則外無種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是晏子

書、固以怨為種矣。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揚倞曰、怨讀為種。言雖富有天下、而無種蓄私財也。彼言怨財、猶此言怨利。字在維義為可以長存。舊為

可以下、文義不順。從王校乙。且分爭者不勝其禍。分、忿同。忿爭則貪。曠恣肆、終必敗亡。辭讓者不失其福。辭讓則廉。正讓和。無不吉。

子必勿取。老子曰、多藏必厚亡。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孫云、劇、左傳作荊。與劇不同。括地志、

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二十一里。故紀國。密州莒縣、故莒子國。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慶氏亡。孫云、問上第二章末云、及慶氏亡。語意未了。疑接此章。後人割裂之。分其邑與晏子邲殿。邲從孫本。元刻讓邲。孫云、邲殿、杜預春秋

釋例。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王云、初學記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不受。今本邲殿云

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備則裕。故。吾邑不足欲也。幸可。不亡。益之以邲殿。適足欲。足

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正義曰、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邲殿為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邲殿耳。純一案正義未得其旨。此

言設因益邲殿足欲而亡在外、則並吾故有之一邑。不得由吾作主矣。故下云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民字舊脫、從孫盧王校

據左傳 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孫云、左傳作嬖。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

敢貪多。所謂幅也。孫云、沈啓南本有注云、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

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云、此段在何獨弗欲下、是晏子本文。

文選六代論、五等論、爾注。並引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可知唐時本如是。後人輒以左傳慶氏之邑

足欲以下竄易之。元刻不知此為本文。而但注於所謂幅也之下、云或作云云、沈啓南本亦同。然論

幸有此注、今得致而復之、遂為大字。而以左傳之文作注、庶乎不失其舊。王云、盧改是也。西征

賦注、歎逝賦注、運命論注、劍閣銘注、並引晏子前車覆後車戒。合

之六代五等諸侯二論注、凡六引。純一案盧王說是也。當據以訂正。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棠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棠邑。孫云、左傳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杜預注、平

晏弱圍棠。杜注、棠、萊邑也。北海即屬縣有棠。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供云、棠疑棠字之誤。左氏襄六年傳、

棠。史記晏嬰列傳、萊之東維人也。其地相近。反市者十一社。反讀為販。荀子儒效篇、積反

反通作販。正韻販亦作。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困也。又好盤游

翫好以飭女子。孫云、說文翫、習。民之財竭矣。竭、盡。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

黃初云、韻會、近迫也。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為不敢受

也。言民不堪命。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君子疑當作吾子、或

嬰忍受祿乎。從下文作夫子。然作

君子亦。晏子曰、嬰聞為人臣者、先君後身。問下十一章曰、先民而後身。問上十一章曰、薄

後身。君以魯羣為義。君事即羣事。于身而厚于民。蓋晏子全書之主情。此言先君

先君之愈而後其身之私。臣道然也。安國而度家。王云、度讀為宅。宅度古字通。爾雅宅、居

是猶京。坊範、宅作度。安邦而度家。也。大雅縣傳曰度、居也。文王有棠、宅

宗君而處身。度亦處也。處亦居也。宗君而處身。孫云、宗、尊也。左傳

富與貴也。言為臣者欲保富貴。道莫先於忠君。使君能保富。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嬰

子對曰君商漁鹽

孫云、商同鹽。說文行買也。

關市譏而不征

譏、察也。察好而不征稅也。

耕者十取一

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

言能舒民之財力、減民之死刑。勝於益嬰之祿。亦君之厚利也。孟子對梁惠王曰、省刑罰、薄稅斂。對齊宣王曰、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其仁民之心同。

公曰此三言者

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

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加、陵也。論語公冶長、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集解引馬注。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

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文同此。又八百

四十九引、無梁丘據見晏子六字。

以告景公。且曰

此六字、御覽八百四十九作景公悅。北堂書鈔百四十五、以告作還言之。

封晏子以都昌

舊作割地將封晏子、王云割地將三字、原文所無。封晏子下、有以都昌三字、而今本脫之。都昌、齊地名。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八字。注引晏子云、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而不受。太平御覽飲食部七同。太平寰宇記曰、都昌故城、齊頃公封逢丑父食采之邑。晏子春秋云、齊景公封晏子以都昌、辭而不受。即此城也。則此文原有以都昌三字明矣。其割地將三字、見臨州。昌邑縣、古都昌之地。即齊七十二城之一。

晏子辭而不受。舊無而字、從王校補。曰富而

不驕者，未嘗聞之。黃云、元刻之誤者。純一案元刻無者字、並無之字。或黃所見本異。

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

而不恨者，以若為師也。若從元刻。孫本作善、非。以若為師、以貧為師也。子華子晏子問

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瀉。畜其所以出。而權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補。今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是知晏子尚儉。貴乎心外毫無物染。故必以貧為師。今

封、易嬰之師。今封以都昌、則不貧。是易嬰之師也。

師已輕。封已重矣。師本至重、而輕之。為乎可。黃初云、輕師重封、

莊子繕性篇所謂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

敢辭。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藝文類聚三十五引文同。說苑作君之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

不飽。墨道尙儉。自苦爲極。傳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故韓非外儲說左云。使

反言之。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也讀爲邪。孫云、藝文類聚作如此貧乎。寡人不知，是寡

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孫云、說苑作令吏致。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

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覆、猶被也。三族、父族母

族妻族。前十二章云、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

之黨無凍餒者。是爲澤覆三族。國之簡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是爲延及交游。以振百姓。

粟，盡分於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

民。夫字衍、說苑無。當據刪。是臣代君君民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忠臣不爲也。厚

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爲筐篋之藏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進取

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于它人，是爲宰藏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宰、家宰也。

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孫云、總卽稷復音字。說文、布之八十縷爲一豆之食。豆、食

足于中免矣。言免於凍餒。此心足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

仲。孫云、五百、太平御覽作三百。御覽四百二十四、引作管仲不辭。獨辭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

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御覽以管仲失之、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純一案此與下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八十縷為升。魯語妻衣不過七升之布注。食脫粟之食。舊無上食字、王云、脫粟上當有食字。後第二十六云、

食脫粟之食。即其證。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上句不對。後漢書章帝紀注、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此。並云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八百六十七引此、脫粟上並有食字。五卯、苜蓿而已。卯從元刻、黃云、凌本同。純一案孫本卯錯

禁耳矣。可證。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菜五卯耳。菜上脫苜字。又八百六十七、引作五卯苜菜而已。苜蓿者。而並作五卯、足證卯字之誤。左右以告公。公為之

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孫云、齊語、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章昭注、以安孺子居賴。又遷之于胎。杜預注、齊邑。按在今青州、臨朐縣界。郡國志、無鹽屬東平國。本宿國任姓。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

營丘。孫云、今青州臨淄是也。為地五百里。為世國長。史記齊太公世家曰、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故云為世國長。自太公至

于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

土。孫云、趣當為趨。言皆至齊爭地也。純一案史記李斯傳、彈箏搏髀。搏猶街技之義。不得容足而寓焉。苟得其君之歡悅、即可以取封邑。則不待至公之身、

趨齊街技求地者衆、已無託足之所矣。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為不肖子、為

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孫云、恐子不肖、仍致削祿。純一案父貪封邑遺子者、其父子必俱不肖。故云然。遂不受。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

何也。王云、恨非怨恨之恨。乃恨之借字。恨者、違也。君與之邑而必不受、是違君也。故曰必不受以恨君。說文恨、不聽從也。吳語、今王將恨天而伐齊。韋注曰、恨違也。古多通用恨字。

齊策、秦使魏珪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違秦也。新序雜事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亦謂違君也。此皆借恨為恨之證。晏子對曰、嬰聞

之節受于上者。明不貪也。寵長于君。長、進益也。漢書嚴安傳、儉居于處者、據上文增、

文同一例。處、常也。臣名廣于外也。廣、大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

乎。庸、猶何也。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孫云、欲更、藝文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文選謝玄暉之宣

橋詩注、引左傳不可以居。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曹書注、引本請更諸爽塏者。文選陸

無近市二字府齊語行引左傳、省作景公欲更晏子之宅。下請更諸爽塏之地。韓非作景公逼晏子曰、子宮小近市、

請從子家豫章之圃。昭三年左傳杜注、獄、曰、請更諸爽塏之地。韓非作景公逼晏子曰、子宮小近市、

曰、增高地、故為燥也。以所居下濕塵埃、故欲更於明燥之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豫

章之圃、高燥之地也。黃云、正義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今無此文、蓋後人據左傳竄改

晏子原文晏子辭曰。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引君之先臣容焉。杜注、先臣晏子之先人。孫云、

後人依左傳臣不足以嗣之。孫云、嗣、藝於臣侈矣。杜注、侈、且小人近市、朝夕得

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杜注、旅、衆也。不致勞衆為己宅。韓非作晏子再拜而公笑

曰、子近市。韓非作子識貴賤乎。文選景福殿賦注、作景公謂晏子對曰、既竊利之、左傳無

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杜注、繁有鬻踊者。故對曰、踊

貴而屨賤。左傳無而字。踊、別足者之屨。別足者多、公愀然改容。孫云、韓非作公為

是省于刑。公字疑衍。御覽六百九十七引、作公愀然、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蘇

左傳博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杜注、如、行也。祉、福也。

則庶幾亂疾止也。孫云、韓非難云、小雅巧言之詩。其是之謂乎。孫云、韓非難二篇用此文。

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

晏子使魯。舊衍比其反三字、從盧校刪。景公為毀其鄰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於郊使

人復於公曰臣之貪。舊誘貪、從盧校改。頑而好大室也乃通於君。小爾雅廣詁、通達也。故君大

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為夫子為之欲夫子居之

以歎寡人也。韓、決也。足也。以嫌寡人、猶云備寡人之意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

隣舍。雜上廿三章云、君子居必擇鄰。今得意于君者嫌其居則毋卜已汲氏之先人卜與臣

鄰吉臣可以廢汲氏之卜乎。且犯非禮。夫大居而逆鄰歸之心臣不願也請

辭。孫云、按今本皆與左傳同。刪去此文。疑後人妄以左傳改此書也。盧云、今本晏子使晉至趙許之。皆左傳之文。非元本。今依元刻及沈啟南本所注、進為大字。以復其舊。純一案盧說是、

今從之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黃云、按標題云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據此、則前文以或本為正。末數語仍當以今本補之。乃與標題語合。純一案黃說是、今從之、以左傳文注此、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犯不祥。古之制也。吾

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案水經淄水注、齊北門外東北二百步、

有齊相晏嬰冢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諷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景公欲為晏子築室于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昔相見。昔從元刻、猶存古義。孫本作夕、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並同。蓋後人改。別雅五云、左傳哀四年、楚為一

昔之期、饗梁及霍。昔與夕同。饗梁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莊子天運篇、蚘蟲嗜膚。則風昔不

寐矣。注、佩膏也。列子周穆王、昔昔夢為國君。注、猶夜夜也。史記龜策傳、衛平對宋元王曰、

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晉張華詩、伏枕終遙昔。唐書宗室傳、帝憂之一昔。皆以昔為夕。相字各本並脫、今據類聚六十四、及御覽百七十四引補。

為夫子築室于闈內。黃云、標題作宮內是。純一案類聚御覽引、並作闈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言大德深藏不露。如禮中庸所謂君子之道闇然

而日章。近而結。言至性感孚無間。如老子所謂善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舊作待承

請辭。從孫盧校據類聚御覽刪訂。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近之則容止難飾、罪戾滋多、是所以遠之。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納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

之內子邪。晏子對曰、然。是也。是也與然義複。當刪。公曰、嘻、亦老且惡矣。惡、醜也。寡人有

女少且姣。姣、美也。請以滿夫子之宮。廣雅釋詁、四、滿充也。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

惡。疑當作乃此。老且惡者。故、猶素也。言素與之居也。列子黃帝篇、故及其少

而姣也。故與固同。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

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倍與背同。再拜而辭。此與外下十章旨同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駕馬使梁丘據遺之。文義不完當據正文補。轆車乘馬四字三返不受第二

十五

晏子朝、乘弊車駕馬。弊、說苑作敝。下同。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

乘不佞之甚也。佞、舊作任、王云、不任本作不佞。佞與姣同、好也。晏子乘敝車駕馬、故

景公曰、何乘不佞之甚也。陳風月出篇、佞人儉令。毛傳曰、佞好兒。釋文、

倣字又作倣。引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倣。荀子成相篇曰、君子由之倣以好。是倣倣古字通。後人不通倣字之義而改不倣為不任。譌矣。羣書治要、正作不倣。說苑臣道篇作不任、亦後人依俗本晏子改之。太平御覽車部三引說苑、正作。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不倣。下有注云、倣古巧反。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族。俞云、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以壽三族者、以保。及國游士、皆得生焉。僂士、說苑。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孫云、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此當為路車借字。言大車。蘇云、治要作路與乘馬。下同。三返不受。公不說。

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外上廿五章、晏子不受狐白之裘。公曰、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

齊國之民。齊字舊脫。蘇云、治要作食飲。國上有齊字、今據補。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蘇云、治要無二其字。純一案晏子蓋欲天下之動貞於一操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外上廿五章、言載嬰服之天下。不可以民之無義。義即禮儀。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蘇云、治要為教。用意與此同。民之無義。本字。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作衣食。不

上有多字。純一案說。施亦無服飲二字。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治要無讓字。此與外上廿五章皆同。孫云、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太平御覽八百五十、下食字作飯。八百四十九、八百六十七、下食字並譌作飲。北堂書鈔百四十三兩引、下食字一作食一作飯。又百四十四引、下食字亦作飯。孫云、初學記二十六、後漢書注、食作飯。炙二十七、五卵、

菜耳矣。昔從元刻、後本及書鈔百四十三兩引並同。孫本鶉卵。前十九漳云、食脫粟之食。五卵。夏小正傳、弋也者、禽也。卵、即雞子。王云耳矣者。而已矣也。疾言之、則曰耳。公聞之、往

矣。徐言之、則曰而已矣。凡經傳中、藉助用耳字者、皆而已之合聲。說見釋詞。

燕焉。書鈔百四十三兩引、燕並作譙。孔廣陶云、吳山尊仿宋本晏子、及陳本俞本書鈔譙作燕。案燕與譙寔並通。 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

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

晏子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晏子同。蓋遵禹教也。 免粟之食飽。俞云、上云食脫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即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免與脫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膚為盡。謂免去、即脫去也。而未引晏子此 士之一乞也。供云、皆當作乞。說文氣作乞。鍊作氣。此復借氣為鍊、故下云有三士之食。俞云、乞當作既。說文臣部既、小食也。論語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古字並通。士之一乞、猶云士之一食。下文二乞三乞並同。故曰晏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 炙三弋。士之二乞也。昔菜五卵。昔菜舊脫、御覽引作菜五卵。今據上文補。 士之二乞也。嬰無倍人之行。墨子經上云、倍為二也。言嬰之德行、無加于人。而有參

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御覽謝作辭。前十二章、又外上廿六章、皆同。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為常行。第二十七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

至。墨道尙勤。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所以成己之德也。 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者當作絕。易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晏子有焉。 故難及也。此文疑本作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耳。足成嬰非有異於人之意、方合晏子語氣。今本耳作者、又贅故難及也四字、以牽合上文至死不及之說。頗似晏子自炫。與嬰非有異於人之義不協。蓋由淺人妄改無疑。說苑如此、亦後人依俗本晏子改之。不足據。孫云、說苑建本篇用此文。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

辭邑者。舊衍矣字、從王校刪。案齊先君無定公、或即太公子丁公。丁定音近。言自丁公至莊公、用世者共二十一君。齊大夫未有以老辭邑者。 今夫子獨辭

之。是毀國之故。故、法。呂覽知度、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

稱身而食。稱、量也。量自身之才德而食祿。古書多而則對舉、德厚而受祿。蘇云、而則則。故德薄則辭祿。德厚受

祿所以明上也。明上有知人之明。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蘇云、可疑所讓、當與上一律。純一

下、使下不貪。嬰老、德薄無能而厚受祿。德字舊脫、語意不完。今據上下文補。是掩上之明。荀子解蔽篇

謂明。管子四時篇。汗下之行。言使臣下貪墨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

管仲恤勞齊國。孫云、爾雅釋身老、賞之以三歸。孫云、韓非外儲說左、管仲相齊曰、臣

之家。論語八佾篇、子曰、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或據說苑云三歸

之臺。以為臺名、非也。說苑蓋言築臺以居三歸耳。此云賞之以三歸、韓非云使子有三歸之家、則

非臺明。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

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義高出於諸侯。德備百姓。德備施於百姓。今嬰事君也、

國僅齊於諸侯。未能稱霸高。怨積乎百姓。且令百姓怨甚深。怨下之罪多矣。通則

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為不肖子。疑脫厚字、與上句對文。嬰之罪多矣。歸己。

哉。以傷當作不傷。言嬰亦國民耳。今罪甚多、且夫德薄而祿厚。德不稱。智愔而家富。難

久。是彰汗而逆教也。是彰王之貪。而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聞而入

邑。致車一乘而後止。井。十井為乘。此云致車一乘、蓋地約十井也。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晏子曰、元刻如此。孫本脫吾

嬰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此知晏子心無所繫。是真能儉者。嬰子曰、嬰字、盧校補。

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晏子之家俗有三。見雜上廿九章。能毋變俗。則子孫不失為善人。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說苑作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孫云、太平御覽作書記曰也。子壯而示

之。示、說苑作視。及壯發書。王云。書之言曰。舊脫一書字、文義不明。從王校據白帖十及說苑反質篇補。布帛不可窮。窮

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

也。窮、乏也。以菽粟不可窮。窮則無可食不待言。故略之。布帛窮則無可飾。牛馬窮則無可服。教重蠶桑蒙枚以厚生也。說見雜上五章。由是為士、可以尙志而任重。謀國、可使常富而非竊

位也。

晏子春秋校注卷七

漢陽張純一仲如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凡二十七章 孫云、俗本以此附內篇。盧云、自此已下、吳越學本有缺篇。且篇次不與孫本同。今故具列孫本次第、使可案焉。

而補焉。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去冠披裳自鼓盆瓊 舊作釋衣冠自鼓缶、韓詩外傳九、作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孫云、

釋衣冠、太平御覽作去冠破裳。王云、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服章部十三、並引作去冠被裳。自鼓盆瓊。御覽器物部三、又引作自鼓盆瓊。今本云云、乃後入依新

序刺奢導改之。純一案王說是而未盡。此文自鼓缶、本作自鼓盆瓊。王引諸書可證。惟御覽四百六十八、引作自鼓盆、脫瓊字。釋衣冠、御覽六百九十六、引作去冠披裳是也。披、解也。淮南齊俗訓

披斷撥棹注。今並據正。御覽四百六十八引披作破。義近。其他引披作被、直是誤字。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乎。孫云、左右新序作

四百六十八作問左右曰、仁者亦樂此乎。蘇云、治要作問於左右曰、仁梁丘據對曰、仁人之

人亦樂此樂乎。純一案乎孫本作夫。韓詩外傳謂作願。是乎作此乎。待者。黃云、御覽

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為獨不樂此也。蘇云、治要無亦字。梁作何。此下有樂字。純一

據知之。而仁人用耳目之心。公曰、趣駕迎晏子。孫云、趣新序作速。蘇云、

不猶人、非據所及知也。晏子朝服而至。舊脫服字、而作以、從孫校據韓詩外

至。傳補訂。新序同。治要作朝服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此樂二字。

欲與夫子共之。蘇云、共之、治要作同此樂。請去禮。孫云、韓詩外傳無

治要無此句。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君舊作君子、王云、子字涉上下文

禮。則羣臣以力為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故曰嬰恐君之不

今齊國五尺之

童子蘇云、治要作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君。韓詩外傳、作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然而不敢亂者。

蘇云、治要無亂字。純一案。韓詩外傳作所以不敢者。畏禮義也。元刻如此。孫本據韓詩外傳新序刪義字。王云、孫刪義字、以韓詩外傳作所以不敢者。非也。此義字、非仁義之義。乃禮儀之儀。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惑。鄭注曰、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故曰不敢亂者、畏禮儀也。古書仁義字、本作諒。禮儀字、本作義。後人以義代諒、以儀代義、亂之久矣。此文作義、乃古字之僅存者。良可寶也。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者、言禮而儀在其中。故文從。上若無禮。蘇云、治要省耳。不得據彼以刪此。各本及羣書治要、皆有義字。純一案王說是。上若無禮。蘇云、治要

無以使其下。下不樂為。使故。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非做即諂故。治要使下事下並無其字。夫康鹿維無

禮。維新序作唯。故父子同鹿。同鹿、同鹿也。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孫本脫以字、元刻有。治要、新序、御覽四百六十八引、

並有。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邦。舊邦上衍其字、上下皆四字句、今校刪。大夫無禮官吏

不恭。父子無禮。父不慈。子不孝。其家必凶。兄弟無禮。兄不友。弟不恭。不能久同。孫云、邦恭凶同為韻。純一案唐

嶺正四江邦引此。邦、古音博工反。先秦讀讀云、邦恭凶同韻。東部。古音諸一東引此。自嬰聞之至不能久同、新序無。韓詩外傳、作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

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案穆與國為韻。家古音姑、與居為韻。中間不應雜以為人上無禮四句無韻之文。今本如此、

蓋傳寫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鄭風相鼠之詩傳、遄速也。爾雅釋詁同。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

人不敏。無良左右。淫盪寡人。以至于此。蠱、惑也。孫云、蠱、韓詩外傳新序作酒。請殺之。韓詩外傳、以補其

過。晏子曰、左右何罪。蘇云、治要何作無。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

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蘇云、治要有矣字。公曰、善。請易衣革冠。蘇云、治要無草字。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糞。糞、除穢也。糞糞即洒掃。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故此云衣冠以迎。王說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補者誤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四字矣。蘇云、俞說是。純一今據正。

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禮字舊脫、從王校據治要補。 嗽酒嘗膳。孫云、說文嗽、口有所銜也。蘇云、治要無此。

再拜。告饜而出。蘇云、治要無告饜二字。 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蘇云、治要無門

作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治要彰作章。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酒酣。顧無為禮。晏子諫。刺奢篇、用此文。蘇云、治要載此章在大旨同。但辭有詳略爾。故著于此篇。孫云、韓詩外傳九、新序諫上篇。純一案此與諫上二章為一事。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上從元刻。孫本作陽。云、沈啓南本有此章。俗本皆刪去。據藝文南為陽。山北為陰。管子小匡篇曰、齊地南至於岱陰。則景公不得置酒於泰山之陽。御覽人事部百三十二、引作泰山之陽。乃後人以意改之。元刻本、沈本、及御覽人事部三十二、皆作泰山之上。蘇云、音義作上。純一案藝文類聚十九、作齊景公置酒泰山。

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歎。孫云、歎今本作嘆。據藝文類聚改。 泣數行而下。一、御覽三百九十一、引作公四面望喟然歎曰。又四百九十

死乎。舊國下衍者字、從盧校據御覽刪。黃校同。御覽兩引、乎並作耶。文選秋與賦注、作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 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而

哀而泣者三人。御覽兩引、均作左右泣者三人。類聚同。 曰。臣細人也。臣舊作吾、御覽四百九十一同誤。今從盧校、據御覽三百九十一改。 猶

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為乎。此十一字殊贅、御覽

其脾。孫云、說文脾、股也。純一案類聚及御覽兩引、並無獨字其字。廣雅釋詁三搏、舉也。 仰天而大笑曰。御覽三百九十一無而字。類聚同。文選秋與賦注、

作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 樂哉。今日之飲也。公佛然怒曰。孫云、說文佛、懽也。玉篇、意不舒怡也。扶勿切。純一案類聚及御覽兩引、並無佛

然二 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御覽四百九十一、作笑何也。並無寡人有哀句。 晏子對曰。今

日見怯君一。孫云、說文然、多畏也。杜林說然从心。玉篇、怯、懼也。畏也。去劫切。諛臣二。舊有人字、王云、人字涉上文。則不當有人字。藝文類聚、人部三、及太平御覽引此、皆無人字。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

諛上十七章、亦云不仁之君見一。諛諛之臣見二。純一今據刪。是以前大諛臣、諛臣三與怯君一對

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諛上

十八章。唐韻正一屋伏、古音蒲北切。引此文。並引列。若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諛上

子天瑞篇、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以證伏與息為韻。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使

俞云、本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如毋有死者、而無有死也。諛上篇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使

古之王者如毋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諛作知、寫者遂移至毋字之下、義不可通矣。純一案俞說是、

今據乙。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

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文選藉田賦注、曷為可悲。文選

賦注引、分作數、當作當、曷為可悲作曷為悲老而哀死。至老尙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

是故笑之。公慙而更辭曰、我非為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

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古人以彗星出於當地、為咎徵故。

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正義曰、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義、儀本字。行儀、猶無德于

彗若轉形。見其境。有亂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言行相。回、曲也。

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以、猶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

擄、亦廢也。後漢班彪傳下注。擄、劫奪。禮大學爭民施奪注。誅僂如仇讎。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五、引作君穿池欲深廣。自

是觀之、蕪又將出。史記正義、蕪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舊衍天之變三字、王云、此

何暇在蕪。蕪又將見矣。此文曰蕪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語意前後相同。則不當有天之變

三字明矣。續漢書天文志注、引作幸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因學紀聞亦同。史記齊世家、

作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皆無天之變三字。純一今據刪。彗星之出、庸可懼乎。禮各本作蕪、

書所引改。王云、可讀曰何、何可古字通。庸。亦何也。古人自有禮節。于是公懼、迺歸、寘池

耳。文十八年左傳、庸何傷。襄二十五年傳、將庸何歸。皆其證也。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

沼。孫云、說文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登牛山而悲。登公阜睹

彗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爾。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此章前半與諫

上十七章並十八章首段為一事。後半與諫上十八章末段為一事。

景公嘗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二

景公嘗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曰。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

亡國。蘇云、有字疑。緣上而衍。夜者。寡人嘗見彗星。吾欲召上占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

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王云、正與証同。說文証、諫也。齊策、士尉以証靖郭君是也。亦通作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不可正諫。建德

篇、使公卿列士賦斂無厭。殫民。使民如將不勝力。萬民對怨。正諫。是也。與事無已。事、土木之。賦斂無厭。殫民。使民如將不勝力。萬民對怨。

彗星又將見。嘗矣。獨彗星乎。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使穰之。晏子諫。辭旨同。而此特言嘗見為異爾。故著于此篇。盧云、此章與

本訣。純一案諫上十

八章末段宜參觀。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樂。孫云、俗本以此章移景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文選秋與賦注、作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文選秋與賦注、無昔爽鳩氏始居則字。得作有。昔爽鳩氏始居

此地。孫云、杜預注、爽鳩氏、少皞之司。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寇也。純一案見昭二十年左傳。季荊因之。孫云、杜注、季荊、虞。孫云、杜注、蒲姑氏。而後太公因之。古

之。孫云、杜注、逢伯陵、殷諸侯。孫云、杜注、蒲姑氏。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孫云、若一本。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謂梁丘據與我

遊公阜。一日而有三過言。但析為章而辭少異。皆著于
此篇。純一案此章與諫上十七章並十八章首段宜參觀。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

景公至自敗。孫云、敗左 晏子侍于過臺。梁丘據造焉。孫云、梁丘據左傳
作子饋。稱其字。 公曰維

據與我和夫。維左傳
作唯。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

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昭二十年左傳杜注、燂也。
釋文云、醢、呼令反。醢、音海。

烹、曾庚反。羹也。燂、章垂反。燂也。正義曰、醢、酢也。醢、肉醬也。
梅、果實。似杏而酸。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引作杜預曰、燂、炊之也。

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杜注濟、益也。洩、瀉也。文選陸士衡答賈
長淵詩注、作以饌其過。說文傑、除去也。 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杜注、亦
如羹。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杜注、獻君之
否、成君之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晉語九、史黯對趙盾子曰、
事君者薦可而替否。

是以政平而不下。干、犯也。無禮與
不及、故不相犯。 民無爭心。政平
故。 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

平。醲醑無言。醲醑舊譌委醲、孫云、詩作醲假。傳醲、醲。假、大也。左傳作醲假。禮中庸作
委字。而寫者誤合之。又脫去假字耳。當依左 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傳改正。黃云、凌本作醲假。純一今據正。 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

羹備五味。異於大羹。醲、醲也。假、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知和羹。正義曰、詩商頌
烈祖之篇、祀中宗之詩。言中宗總齊大政。自上及下無怨恨之言。時民無有相爭鬪訟者也。先王

之濟五味。杜注濟、
成也。 和五聲也。管子宙合篇曰、五味不同物而
能和。五音不同聲而能調。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杜注、順
氣以動。 二體。正義曰、樂之動身體者、唯有舞耳。文舞
執羽籥。武舞執干戚。舞者有文武二體。 三類。杜注、風雅頌。
正義曰、一國之

事、諸侯之詩、為風。天下之事、
天子之詩、為雅。成功告神為頌。四物。杜注、雜用四方
之物以成器。 五聲。杜注、宮商
角徵羽。 六律。正義曰、周
禮大師、掌

卷七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月令以小呂為仲呂。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大為律。陰大為呂。黃帝之所作也。七音。杜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釋文、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八

風。杜注、八方之風。釋文八風、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闐闐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應風。景風一名凱。九歌。杜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以相成也。杜注、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焉。

和樂。清濁大小。元刻作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疏當作流、今從左傳釋文校改。

以相濟也。杜注、周、密也。正義曰、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字相對。其義相反。君子聽之。乃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君子聽之

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杜注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孫云、幽風狼跋之詩。今據不

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

瑟之專一。孫云、一左傳作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鄭語、和實生物。同則不濟。公曰善。此章與諫上十八章

中段、景公曰據與我和為一事。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

齊有彗星。昭二十六年左傳杜注、出齊之分野。正義曰、出於玄枵之次也。景公使祝禳之。左傳無祝字。杜注、祭以禳除之。案此文祝下當有史字。

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杜注、誣、欺也。純一案徒自欺耳。天道不誣。孫云、誣、不貳其命也字。不貳其命。

若之何禳之也。左傳無也字。且天之有彗。左傳有也字。以除穢也。以彗形如帚故。君無穢德又何

禳焉。言心無穢。善不能禳。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損、虧減之義也。易損釋文。晏子以彗星之出、禳

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幸懷多福。上帝即自心之真原。事事攝之以敬。則清靜為天下正。獲福自無疆矣。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杜注翼襄、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逮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正義曰、詩大雅大明之篇。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流從元刻。左

傳同。孫本作汙。孫云、汙即流隸字。杜注、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據左傳刪。舊德下衍之字、民將流亡。祝史之為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章旨同。故著于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

景公疥遂疔。左傳杜注疔、瘡疾。孫云、事在昭二十一年。純一案遂當作且、說詳諫上十二章。期而不瘳。釋文期、音基。瘳、病癒也。諸侯

之賓。問疾者多在。杜注、多。梁丘據裔款。杜注、二子齊嬰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吾當是君之壽。

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杜注、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

日宋之盟。杜注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杜注、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趙武曰、

夫子家事治。襄二十七年、昭二十年左傳。家上並有之字。孝經廣揚名章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禮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趙武以為言。言于晉

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信從元刻。陵本左傳並同。孫本作言、非。其家事無猜。元刻作情、謫。

其祝史不祈。杜注、家無猜忌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杜注、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

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向矣哉。能啟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杜注、五君。文、

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

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杜注、無。上下無怨。服虔云、謂人神無怨。動無違事。動合人天。其祝史

薦信。無愧心矣。杜注、君有功德。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杜注、與受

福。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

頗邪。頌、廣雅釋詁二、表也。昭十上下怨疾。服虔云、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動作辟違。動作邪僻。連理。從欲

厭私。杜注、使私情厭足。純一案從讀如縱。高臺深池。撞鐘舞女。鐘從明本。斬刈民力。輪掠其聚。杜注、奪

取也。正義曰、輪、墮也。故為墮毀。奪其所聚之物。孫云掠、漢書武紀作略。以成其違。以成其違。理之行。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

行非度。正義曰、肆、縱恣也。無所還忌。杜注、還。猶願也。不思謗讟。正義曰、俗本作畏、定本

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痛、疾也。無悛于心。悛、改也。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杜注、以

是為官君之罪。其葢失數美。是矯誣也。正義曰、掩蓋愆失。妄數美善。是矯詐誣罔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成。杜注、作虛辭以求媚于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舊衍之字、俞云、其國以禍。四字為句。言國以之而受禍也。

與上文國受其福相對為文。說辭不盡天年也。昏、昧也。昏也。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僭、不信也。慢與慢同。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杜注、言非諫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黃云、萑當作

菴。元刻作整。說文菴、蘘蕒。似鳩雁而大。菴、老兔。似鷓鴣而小。菴、蘘之已秀者也。菴、從佳从丫。菴、从艸萑聲。

舟較守之。藪之薪蒸。虞候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杜注、衡鹿、舟較、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釋文菴、音丸。藪、音交。藪、素口反。蒸、之丞反。

斃日薪。細曰蒸。蠶、市軫反。正義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此置衡鹿之官。守山林之木。是其宜也。舟是行水之器。鮒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較為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為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關

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關

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侯望。故以虞候為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海之官也。此皆齊自立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尔之關、暴征其私。正義曰、縣鄙之人、鬼神怒而加病也。入從國之政役。近關

又征稅、奪其私物。而使民困也。余舊作介、王引之云、偪介本作偪尔。余即近字、近也。偪爾承之關、謂近國都之關也。今本作偪介者、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辨見經義述聞。純一今據改。言布嗣大夫、疆易其賄。杜注、承嗣大夫、世位者。純一案。布常無藝。杜注、藝、法制也。言布

誅法、常也。常亦為法。藝當為執。即臬。徵斂無度。苛徵暴斂、毫無限制。官室日更。日事改。淫樂不違。杜注、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于市。杜注、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于鄙。杜注、詐為教。私

欲養求不給則應。杜注、養、長也。所求。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杜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成縣、東北有攝城。姑尤、齊東界也。姑尤、齊東界也。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

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杜注、萬萬曰兆。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杜注、除逋責。釋文。責本又作債。同。案別雅四云、國策馮嬖為孟嘗

君收責于薛。史記孟嘗君傳作收債。按周禮天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漢書高帝紀、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後漢書樊宏傳、責家聞者皆慙。凡諸責字、義皆為債。公疾愈。公以有而疾必愈、故疾愈。孫云、左傳無此句。俗本移此在景公飲酒樂章之前。今據沈啓南本。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病久、欲誅祝史以謝。專旨悉同。但述辭有首末之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此與諫上十

二章為一事。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孫云、菽當為菽。王引之云、鳧、鴨也。鳧鴈食以菽粟、則鳧鴈乃家畜。非野鳥也。出而見殣。餓死為殣。昭三年左。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

曰此餒而死。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大致相似。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

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

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

何為其無德。蘇云、其字疑衍、上文亦無。純一案說施作何為其無德也。御願臣願有請

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殫之有。孟子嘗因梁惠王好樂。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

王矣。又謂齊宣王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與王何有。與晏子用心同。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

貨偏有所聚。偏舊作衡、孫菽粟幣帛。腐于困府。孫云、詩傳、困者為困。倉惠不偏

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此文疑本作惠不偏于百姓。心不周乎萬國。相對成則桀

紂之所以亡也。以不與民偕樂。而獨樂故。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孫云、偏今本作偏。據說

純一案偏偏古通用。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

殫何足恤哉。孫云、說苑至公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遊寒塗、不帥死爵。辭

景公欲誅斷所愛禱者晏子諫第九

景公登箚室而望。孫云、藝文類聚作青堂。見人有斷雍門之禱者。王引之云、禱即箚字也。說

左傳襄十八年、伐雍門之箚。作箚、同。中山經、其狀如禱。郭璞曰、即箚字也。是雍門之禱、即雍門之箚。純一案類聚八十九作推門。或雍之形誤。公令吏拘之。願

謂晏子趣誅之。趣、遽也。廣雅釋詁一。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禱。寡人所甚愛也。

比見斷之。比舊作此、從盧校改。故令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

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孫云、闢一本作避。非畏也。冕前有旒。孫云、說文盛、垂玉也。冕飾旒，同耳。黃云、大戴禮子虛篇

入官篇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惡多所見也。續紘充耳。充舊作琬、孫云、說文續、紘也。紘、冠卷也。琬、即充俗字。玉篇琬耳也。

明也。並可為冕無後旒之證。惡多所見也。續紘充耳。充舊作琬、孫云、說文續、紘也。紘、冠卷也。琬、即充俗字。玉篇琬耳也。

齒融切。藝文類聚、作韎縠塞耳。純一案說文瑱、以玉充耳也。臣鉉等曰、今充耳字、更從玉旁充。非是。廣韻琬、耳玉名。詩傳云、充耳謂之瑱。字俗從玉。足證充耳為正。今並據改。惡

多所聞也。類聚兩惡多。下並無所字。泰帶重半鈞。泰從元刻。孫本作大。音義並同。禮月令鈞衡石注。烏履倍重、不

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朝、市。孫詒讓云、日中之朝、謂市朝也。易繫辭云、日中為市。周禮司市云、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晏子此言、與禮

正合。說詳周禮正義。君過之、則赦之。類聚無上。七句。類聚作趨舍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坐、舉也。一

切經音義二引蒼頡。此二句、類聚作人君自生其民。公曰、赦之。類聚作趨舍之。無使夫子復言。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欲殺犯槐者、景公逐得斬竹

者、(者字舊脫今補)事悉同。但辭少異耳。故著于此篇。純一案犯槐斬竹事、見諫下第二章第三章。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

景公坐于路寢。孫云、俗本刪此章。曰、昭二十六年左傳、作齊侯與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今本其字誤入上句內、則文義不順。善作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王云、當作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今本其字誤入上句內、則文義不順。誰將、又誤作將誰。案本篤標題曰、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誰將二字向不誤。則作將誰者誤也。左傳正作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後第十五云、後世執將賤有齊國者乎。孰字亦在將字上。純一今依王說、據左傳改。杜注、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對曰、其

田氏乎。左傳作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田無宇為俾矣。孫云、俾、玉篇水隈也。胡所切。純一案為俾、喻

能除害利民也。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為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

氏國門擊柝之家。柝、行夜所擊木也。孟

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解詳問下民財為之歸。今歲凶

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解詳問下民財為之歸。今歲凶

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解詳問下民財為之歸。今歲凶

饑。元刻譌。藹。孫云莖、說文坤覆藹。純一案藹、艾類。莖、純昭生草。可為道

路有死人。道。應相。齊舊四量。四升為豆。舊脫四升二字、為涉下文誤作而。今豆四而

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

糴。孫云、糴說。文市穀也。百姓之死命者澤矣。民命之將死者、被今公家驕汰。見前七章。而田

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王云、澤、古舍字。田氏雖無德而有施于民。有字舊脫、

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孫云、小雅車擊之詩、純一

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此章蓋本昭三年及二十六年左傳、綜合而成。國之歸焉。歸於不

亦宜乎。元刻往云、此章與景公登路寢而歎、景公問後世有齊者、叔向問齊國之治若何、辭旨略

問下十七章前半、後十五章為一事。同而小異。故著于此篇。盧云、與本缺此章。純一案此與諫下十九章、問上八章後段、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

曰。寡人夜者。盧云、夜字衍、者乃昔之譌。王云、盧說非也。古謂夜為昔。故或曰昔者。或曰

夜者而三矣。然則夜非衍。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為者也。耶。

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孫云、孔叢作盆成匡。形相

造。云适譌、據禮記檀弓上正義引改。純一案盧說是。孟子盡心下有盆成括、寫者習

兄之順弟也。孫云、孔叢作其父向為孔子門人。純一案俞

又嘗為孔子門人。孫云、孔叢作其父向為孔子門人。純一案俞

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以造爲孔子門人、非以其父爲孔子門人明矣。

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孫云、言未附葬於其父。家貧

身老子孺。

盧云、稱、小弱也。疑與孺同。玉孺音矩、孤也。洪云、稱即孺字之俗。莊子大宗師篇、而色若孺子。釋文稱、孺子也。稱孺字形相近。忍力不能

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偏祔從元刻。釋史同。孫本作偏祔。盧云、

偏爲偏親。祔即上文所云祔柩。公因其有恐不能合祔之語。故使問其偏親之柩何所在。語意自當。上文祔柩、不當改作祔柩。柩即稱柩。若以應祔葬之柩而言祔柩、恐非辭。下文偏之所在、亦當作偏柩之所在。純一案盧說偏親是。祔作柩非。祔、謂合葬也。禮記檀弓下、衛人之祔也薄之魯人之祔也合之注。偏祔對合祔言。本文重在合祔。上云祔柩未葬、言未祔之新柩亟須合祔。故問已葬之偏祔何在。下云偏祔寄於路寢、故恐不能合祔而悲。不應改祔爲柩、致失合祔之本情。孫本兩柩字並誤、當從元刻改。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祔之

所在。祔字舊脫。據上下文補。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爲地下之

臣擁札摻筆。孫云、說文札、牒也。摻即操字異文。給事官殿中右陛之下。以上十九字無謂、當刪。願

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

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蹙

然。孫云、說文蹙、跳也。跳、躍也。曰：凡在君耳。凡、皆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墨子兼愛

者載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智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楚靈王好細腰。孫云、腰當爲

其朝多餓死人。人上當有之字。墨子兼愛下篇、昔荆靈王好小要。荆國之士、餓不踰乎一匡。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此云多餓死之人。子胥忠其

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臣。孝己愛其親、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舊脫中二句、文不成義。王

云、此文原有四句。秦策云、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今爲人子臣云云、正承上四句言之。純一今據補。今爲人子

而離散其親戚。舊人子下衍臣字、從俞校刪。俞云、親戚、謂父母也。孝乎哉、足以爲臣乎。本書文尙駢麗。上

文子胥孝己、忠事

卷七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既對舉矣。此文則以忠孝一也、折重人子當孝。今不得合葬其親。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

死母也。是使臣得不死、而死母得安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于國門外，宇

之下。孫云、輓、說文引車也。溜、說文雷、屋水流也。溜、溜也。溜、身不敢飲食、擁輓執輅。輓、駕車之本。施於輿底軸

古大車皆用輅。釋名釋車云、輅、輓、援也。車之大援。木乾鳥栖。孫云、栖、說文西。鳥在巢上。

也。輓、輓縛。所以屬引。儉翟既夕當前輅注。愚、憐也。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

純一案此喻如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恤也。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

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忠君者不避危難。愛無惡言。惡言。愛君者無且嬰固以難之矣。已。同

嬰固已恐君之不許矣。今君營處為游觀。虞字疑。既奪人有。既奪人之。又禁其葬。合葬。非仁

也。肆心傲聽。不聽正諫。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如何不聽。因道盆成适之

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袒免以表哀意。露左臂。日袒。去冠括髮曰免。女

子鬢者。鬢，舊作髮笄。盧云髮鬢。一案盧說是。男子袒免。女子當鬢。鬢本作髮。說文云髮

後人又意加笄字。遂失迎喪之旨。以百數為開凶門。凶門、今喪家結綳為旒。表

成适。适脫衰絰。服見君。冠條纓。孫云、條當為條。說文、纓飾也。墨緣。衣緣墨

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盧云、馬瑞臨文獻通考序、有三屏。一子可滿朝。言人有可貴

勝于非適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突，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元

注云、此章與逢于何請台葬正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比篇。純一案逢于何請合葬、錄下二十章。

景公築長康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景公築長康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

也。忽忽矣若之何。蘇云：忽忽與下撥撥，同當訓憂。非如禮器祭義注、訓為宛勉者比。此與史記梁孝王世家云：意忽忽不樂。義同。又大戴禮、君子慈身守此勿勿。彼與上絕絕輝輝下戰戰。俱當訓為憂懼。猶斯意也。忽忽即勿勿。字同故義可互證矣。

何。孫云：撥撥，緊雅釋訓憂也。純一案方言十二撥、也、仲也。錢鍾彥疏引詩神蟲當憂心撥撥。毛傳

若之何。可證。古音諸二。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為之罷長康之役。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

故著於此篇。純一案諫下第五章、第六章、宜參觀。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好弋。孫云、韓詩外傳、作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純一案藝文類聚九十、引作齊景公、無好弋二字。

苑作燭難。韓詩外傳作類駢聚。藝文類聚作類派聚。此說顏字。一本作祝鄒。呂氏春秋尊師篇、顏派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盧云、御覽四百五十五引說苑、亦作燭難。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本

類派聚。今本韓詩外傳派語鄒。類聚引無之字。御覽九百十四引本書、作公召吏殺之。無欲字、非。又四百五十五引說苑、八百三十二引韓詩外傳、並作景公怒而欲殺之。今據增欲字。

晏子曰：燭鄒有罪三。無三字。御覽引彼同。韓詩外傳九、作夫鄒聚有死罪。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孫云、御覽

一案說苑同。韓詩外傳作請數而誅之。御覽引彼作請以其罪數而誅之。

公曰：可。于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

是罪一也。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

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

罪二也。

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

罪三也。

罪二也。類聚無之故二字。韓詩外傳殺上有而字。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盧云、以韓詩外傳作而。純一案以同而。外是罪三也。韓詩外傳、有天子聞之、必將取鉅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

數燭鄒罪已畢。黃云、竣本無已字。請殺之。公曰、勿殺。說苑作公曰止、勿殺而謝之。韓詩外傳、人敬謝焉。劉云、此下證以御覽四百五十五引、及說苑辨物篇、當補而謝之三字。寡人聞命矣。孫云、韓詩外傳、說苑正諫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欲誅野人。景公

欲殺野人、諫上二十四章。欲誅野人、諫上二十五章。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蘇云、治要作讒夫

人。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與、猶黨也。後漢陳元傳注。此治國之常患也。舊脫治字、當作長、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

正。與上下文同一例。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會為國常患乎？兩則字、晏

子曰、君以為耳目而好謀事。謀善誘謬、從蘇校據治要正。則是君之耳目繆也。繆、紕

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蘇云、治要下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

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治要無忿然作色四字。曰、夫子何少

寡人之甚也。舊少譎小、脫之字。王云小本作少、此後人不解少字之義而改之也。史記李斯傳、

曰、少者不足之詞。並與此少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少。對曰、臣何敢矯也。矯、舊作矯、義不可

純一案王說是。治要有之字、今據補正。也。諫為耶。對曰、臣何敢矯也。通。盧云、矯亦矯

之詞。俞云、此矯字與問下篇橋魯國之橋、同為橋之誤字。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

吾橋君。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橋拂。晏子言臣何敢矯、言臣何敢有所橋拂乎。蓋因公忿然

作色故云然。蘇云、治要何作非。橋。夫能自周於君者，也。孫云、周、杜預注左傳密才能皆非

作矯。純一案橋矯同。今並據正。

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大不誠，即大毒。小誠，謂小忠小信。小以成其大，不誠

黃云、元刻此下重。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王云、能與而同。君怨良臣，公本作君。此涉上文公不能去而誤。上文公不能去，是指景公而言。此文君怨良臣，則乞指為君者而言。與上句君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君怨良臣。純一今據正。則具其往失而益

之。言順君之嗜欲，舉良臣往日。出則行威以取富。肆行而貪得。夫何密近不為大

利變。蘇云、治要何作可。純一案何讀若可、古通。夫、猶彼也。變、易也。言彼能密邇於君。故意不為大利易行。而務與君赴義。正所謂必謹小誠於外也。而務與君

至義者。舊衍也字、從蘇校據治要刪。孫云、言取利於外也。而不營利於密近。偽以義結於君。此難見而且難知也。舊作此難得其知

具。蘇云、治要作此難得而其難知也。義亦不可斷。純一案此文疑本作此難見而且難知也。言讒佞之人、工於作偽之心、難見而且難知也。今本見作得者、古得作尋。故古書得見字恆互譌。下脫而

字。且譌其。又脫難字。文不成義。治要字不脫而。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

文有誤。故其義亦不可通。今仍依治要校訂之。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

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患字舊脫。王云、元刻有日不足三字。孫本無。審見賓客二句、皆四字為句。日不足句獨少一字。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

且語意未明。當依羣書治要作患日不足。藏治不留。患日不足。言其敏且勤也。純一今據補。

君子道消。則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助元刻作劫。盧云、孫本改助。而音義仍作劫。亦疑而未定也。王云、劫字義不可通。孫

改為助是也。治要正作助。孫本助字係刻改。寡人亦事勿用矣。矣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對曰讒

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孫云、文選注作讒佞。隱在君側。若社之有鼠也。詳問上九章。諺言有之曰社

鼠不可熏。去此乃治矣。舊無此乃治矣四字。治要同。蘇云、治要無諺言七字。熏作燻。孫云、文選注引有云去此乃治矣。今本去下疑脫四字。黃云、孫頤谷

據文選恩倖論注、作去此乃治矣。純一案沈。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俞云、古依

休文矣。彈王源注、文與恩倖論同。今據補。隱君之威以自守也。隱同。隱。言讒佞之人、匿藏

雅釋器曰、衣、隱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是隱與依、聲近韻通。此隱字當讀為依。依君之

威以自守、正與上社鼠之喻相應。純一案俞說亦通。隱當如字讀。匿也。藏也。言讒佞之人、匿藏

於君之威權。是故難去焉。故字舊脫、據治要補。蘇云、治要焉作也。載此在問上篇。元刻注中。足以自保。是故難去焉。云、此章與景公問倭人之事君何如。景公問治國何患三章。大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總一案問倭人。君、問上二十一章。問治國何患、問上九章。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于字舊脫、太平御覽七十一引同。今據雜上五章補。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

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御覽引無國字乎字。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

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常、元刻作當。晏子對曰、臣聞見足以知之者、智

也。見下舊衍不字、從王校據下文臣奚足以知之刪。見足以知之、言見微知著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孫云、惠與慧通。夫智與惠、君

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為政。君彊臣弱、政之本也。君唱

臣和、教之隆也。言君當才德並舉。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

而利取分寡。取通聚。漢書五行志、內取茲為魯注。寡、說文少也。從山。田氏從頌。頌、分賦也。故為少。言利聚則分諸孤寡貧乏之人。公室兼之。兼有

公室之國權專之。國權為田氏所專。君臣易施。王云、施讀為移。易移、發移易也。荀子儒效篇、並讀為移。倒言之則曰易施。莊子人間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是也。陳氏專國。而君失其柄。故曰君臣易施。純一案王說亦通。但據下文家施不及國、是施當如字讀之。易、謂變易。易繫辭上六爻之義、易以貢繇文。君臣易施、言大夫不得施及國人。今施及之與君同。而無哀乎。而從元刻。

君當施及國人。反不施及與大夫同。是君臣易位、即其所施而知之。而無哀乎。而從元刻。孫本作能。

王云、而即能字也。能古讀若而、故與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為

幾。為舊誤無。從俞校。據問上八章正。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

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昭二

幾。為舊誤無。從俞校。據問上八章正。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

年左傳正義曰、大夫稱家。家之所施、不得施及國人。言國人是國君之所有。大夫不得妄施遺之、以樹己私惠。陳氏施及國人、是違禮也。民不懈。貨不移。盧云、

左傳作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杜注、守常業。士不濫。杜注、不官不諂。杜注、慢也。大夫不收公

利。杜注、不作福。正義、大夫不得聚收公利、自作福也。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

國也久矣。可猶所也。與天地並立。杜注、有天地則禮義與。君令臣忠。令、審也。忠、左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黃云、元刻衍厲字。臣忠而

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杜注、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

貞。姑慈而從。杜注、從不自專。婦聽而婉。杜注、婉順也。禮之質也。質、體也。左傳公曰善哉。

寡人。猶今知禮之尚也。左傳作寡人今而後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

以為其民。左傳作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故尚之。正義曰、先古聖王。以有上下之禮。乃可治其天

此章與景公坐路寢、問誰將有此。景公問魯甚執先亡、因問後世孰有齊國。晉叔向問齊國之治若何

三章。答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上文所舉、即本篇第十章。問上八章。問下十七章。而

諫下十九章。亦宜參觀。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

晏子聘于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君順於政治歸之。道則懷

之。政務圖治則歸之。問下十章云、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二句已見問下十君

子見先則退。光、猶幾。事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元刻注云、此章與吳王問

辭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文見問下十章。

吳王問齊君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孫云、希說文。作稀。此省文。

請私而無為罪。晏子蹇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侵。諫下二章曰、刑殺不辜謂之賊。孫云、

優當為慢。說文玉篇無優字。類篇優、謨官切。健也。又董燕切。惰也。純一案。野以暴。兩以字、並與而同

義。又與且同義。前二章曰、穿他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且以對言、是以猶且之證。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循而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為遵。循。即逡巡。今據補。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問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不學。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問上十五章曰、大者不大者不能致人。小者

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問上十五章曰、身無以用。而又不為人用者卑。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

以道食人者哉。食、養也。文十八年左傳功以食。民注。此句後二十八章兩見。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

子。猶僂而訾高擻者也。舊嘗倒著猶上、擻謂擻。孫云、釋史引或本、作猶僂而訾高擻者。俞云、訾乃警字之誤。擻乃擻字之誤。高讀為咎。墨子公孟篇、是

猶僂謂擻者不恭也。此即僂而咎擻之義。僂、為僂體。擻者、揭衣也。擻誠不恭。僂則更甚。故曰警

猶僂而咎擻者也。純一案俞說擻乃擻之誤。是也。謂警乃警之誤。高讀為咎、並非。本文猶字、即具

警義。不必破警為警。高讀、謂擻衣甚高。不必破高為咎。警即咎義甚明。不必曲為之解。今警從

釋史引也。擻從俞說正。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三章。或

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

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恤民取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
司馬子期。孫云、姓司。馬字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干、求。不恤民。恤、憂。徒居無

為。無所。事。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為者。謂之

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元刻注云、此章與叔向問徒處之義章、旨同而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徒處之義、即問章。下二十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蘇云、治要作三君一心耶。夫

子之心三也。蘇云、治要作耶。也耶同。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事君二字、疑涉上下文而衍。殊贊於辭、當刪。論語顏淵篇、樊遲問

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語氣與此同。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

非一也。王云、非一也、本作非一心也。與非三心也對文。今本一下脫心字、羣書治要有一。純一

非三心也、兩心字並嫌贅。當刪。而嬰之心非二心也。三下心字衍。蘇云、治要

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復小爾雅廣言、白也。廣雅釋詁一、語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謂盡言于君而不見用也。所謂

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幸免於死。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欲

偏僻逾常。而嬰不能禁。故退而野處。野從元刻。孫本作莖。孫云、莖、說文莖。古嬰聞之。

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于莊公行之矣。言所以不死崔杼之難。今

之君輕國而重樂。薄于民而厚于養。藉斂過量。掠民財而無節。使令過任。竭民力而不休。而

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嬰字孫本無。言今能全身否不可知。元刻注云、此章與梁丘據問事三君不同心。孔子之齊不見

晏子。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問下二十九章、外下三章四章旨同。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二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數、責也。漢書項籍傳集注。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

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誅、責也。襄三十一年左傳誅求無時注。晏

子對曰：臣請改道而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之字舊脫，從盧校據說。

苑。孫云、漢書武帝紀、受計於甘泉。顏師古注。于是明年上計。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也。景公迎而賀之曰：甚

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一乘至。貨賂不

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者字舊脫，從盧君上君說。君反以罪臣。說施

有而字。今臣後之治東阿也。治字舊脫，從盧校據說施補。屬託行，貨賂至，並重賦斂。孫云、並重賦

倉庫少內。內、納同。言賦斂于民者甚重、而納于倉庫者甚少。便事左右。左右、君所寵倖者。陂池之魚，入于權家。

家舊譎宗。從王校據說施改。案文選任彥昇為蕭揚州作薦士表注、引說施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

而賀臣。臣愚不能復治東阿。舊少一臣字、王云、君迺反迎而賀臣絕句。與上君反以罪臣對文。臣下當更有一臣字、屬下句讀。今本脫一臣字、則文

義不明。說苑亦脫臣字。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願乞骸骨。乞賜骸骨。以歸。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辟舊譎辭、從盧校

避去。謂將。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疆復治東阿也。強、勉。東阿者，子之東阿也。

寡人無復與焉。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晏子再治東阿而見信、景公任

北宮子仕簾載此事。以國政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說見雜上第四章。子華子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孫云、高誘注：淮南子動、震也。公召晏子而告

之曰。淮南道應訓、論衡變虛篇、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

動乎。黃云、論衡引、可上有同字。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

孫云、淮南作句星在房心之間。高誘注句星、客星也。房、駟。句心守房心、則地動也。駟字此作

四、通。黃云、淮南及論衡、並作房心。音義作四星誤。洪云、史記天官書、免、一名鉤星。出房

而稱爲四。亦猶心三星、而詩稱爲三也。義亦得通。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

言之。恐子之死也。之死舊倒。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王云、此惶字與惑同義。言恐

字亦作惶。後漢書光武紀曰。惶惑不知所之。蜀志呂凱傳曰。遠人惶惑。不子言。君臣俱得

焉。謂子自言於君、則君不惶、臣不欺。忠子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史走入見

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孫云、淮南作田子陽。高注田子陽齊臣也。晏子默

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

忠上而惠下也。孫云、淮南道應訓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柏常騫穰梟死、將爲公請壽、晏

子識其安章。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一案論衡變虛篇、亦用此文。柏常

騫請壽、即有獻書譖晏子。晏子二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而則。治不同君所欲。君所欲者見不善

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辟讀若避。晉語八、趙武子事君。不阿而退。義略同。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治

引止此。有納書者。標題有字本此。案標題有字、義與或同。春秋穀梁隱三年傳曰、有內辭也。或離下。或外辭也。則有與或皆爲一分之義。毛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文選冊魏

公九錫文。李注引韓詩作九域、有城一聲之轉。國語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注有、城也。或古

域字。吾友陳敦復云、孟子萬章、有饋生魚於鄭子產。禮檀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三有字

義並與。曰廢置不周于君前謂之專。俞云、不周當為不由。廢置不由於君或同。前、故為專也。純一案周爰問之形誤。出言不諱

于君前謂之易。之從孫本。元刻脫。易、猶違。呂氏春秋蔡塞篇、古之道也不可易注。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

矣。吾不知晏子之為忠臣也。公以為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

載。孫云、備同備。備載、言備駕也。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雜上五章云、嬰故老

之事。毋語。辭而不為臣。退而窮處。二句已見問上二章。東耕海濱。雜上一章、作東耕于海濱。堂下生藜

藿。門外生荆棘。二句已見問上二章。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悖亂。雜上五章、作

家無積。室如縣。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身弱高國。身弱于齊之勢。燕高國二氏。劉

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燕魯分爭。百姓悖亂。純一案劉說是。公恐復召晏子。此句雜上晏子至。公一歸七

年之祿。一、皆而家無藏。盡以分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二句已見雜燕

魯貢職。小國昔朝。昔、元刻。晏子沒而後衰。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惡故人晏子復章、旨

上五章。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

晏子使高糾。糾從孫本。元刻作糾。孫云、糾、今本作治家三年而辭焉。說苑臣術篇、作

晏子逐。儻者諫曰。儻者、說苑作左右。高糾之事夫子二年。北堂書鈔三十二、引作高僚仕於晏子

高僚事子三年。會無以爵祿而逐之。敢請其罪。說苑作其義可。手。書鈔同。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

馬桓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正義曰。君子立身。得其恆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若夫方立之人。謂若彼以道立身之人。維聖人而已。說苑書鈔、均無此二句。

如嬰者，仄陋之人也。

仄，古側字。漢書賈誼傳集注。側陋者，僻側淺陋也。書堯典明揚，明揚側陋語也。並引說苑臣術篇。嬰子此語，以為同證。若夫左嬰右嬰之人，左右云者，備稱之謂。不舉四維，四維將不正。

明揚側陋語也。並引說苑臣術篇。嬰子此語，以為同證。若夫左嬰右嬰之人，左右云者，備稱之謂。不舉四維，四維將不正。

四從孫本。元刻譌曰。二本並脫四維二字，文義不完。今校增。管子牧民篇曰，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孫云，說苑作有四維之。

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二年，未嘗弼吾過也。此知晏子在在。吾是以辭之。元刻注云，此高糾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高糾事，見雜上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公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狐穀，皆地名。著之于

帛，申之以策。策，簡書也。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也。

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通，涉上文而誤。疑當作遺。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

得之，不肖者失之。墨子尚賢上篇曰，以勞殿賞。量功而受祿。故官無常貴。而民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義同。御德修禮，御、維

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今嬰事君，無功可言。差幸免於罪耳。其子孫奚宜與受賞邑。蓋

晏子之意，甚不以世祿為然。若為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

幣帛。若僅列為大夫，必有賞邑。則齊邑不足賞。君何以供社稷之祭用，與交四鄰諸侯幣帛之需。可謂知言。嬰請辭，遂不受。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章。

大旨並同。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狐之白裘，文不成裘。疑本作白狐之裘。與玄豹之冠，備文。孫云、墨子親士篇、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玄豹之蒞

玄、各本遺傳諱作元、今改正。玄豹之蒞不成文，此疑冠之形誤。下章云、晏子布衣鹿裘以朝。禮檀弓下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禮器云、晏平仲解衣羅冠以朝。晁冲之聞居詩、荒蕪蔣頤徑。破

敝晏嬰冠。足證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孫云、反一公曰、其裘冠之惡。寡人有此一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雜下廿五章就車言、夫與其

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與其閉藏而弊。何晏子曰、君就賜也。就、成。使嬰修百官之

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為教。蘇云、此言君服此裘于上。臣服此裘于下。則是同君。恐奢侈之民。皆從而效

之。故云不可為教。上篇今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云云。義正同此。固辭而不受。元刻往云、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饋之車

此篇。純一案雜下二十五章及下章旨並同。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供云、呂氏春秋貴生篇、顏闔守閭。鹿布之衣。鹿即麋字之

也。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北堂書鈔百二十。是奚衣之惡也。兩也字俱寡人

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願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為

非。蓋願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為累。僻、元刻作辟。晏子向儉。惡衣服、非飲食、謹

繆顯然。貪味屬食言、不得屬衣言。衣食之間、又有脫句甚明。疑本作嬰聞之。願人而後行者、衣下

以麋布為惡。願人而後食者、必以貪味為非。願人而後行者、尤以邪僻為累。今本衍兩蓋字、衣下

脫者。不以麋布為惡。願人而後十一字。一必字、一尤字、俱譌作不。則義不可通矣。願人而後衣。嬰

二句、承上羹衣之惡言。為本章之主。食行二義、皆實也。故下文專以布衣鹿裘、有飾作結。嬰

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此文已見問。嬰又得布

下十二章。

衣鹿裘而朝于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四字衍、無謂。當刪。元刻注云、此章與陳無字請得晏子。景公睹晏子之食而嗟其貧章。旨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晏子、君子也。二字舊脫、從孫校據孔叢補。君子也。孫云、孔叢詰隱篇、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

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此作莊公壯、與孔叢言怯者不合。莊公好勇、疑作怯之誤。盧云、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則怯字亦非誤。純一案此文壯、孔叢作怯。怯與武勇、義正相反。以上下文例宣明止戈為武。孔叢作勇、謂如君子之勇。《雜上三章》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云夫勇鬪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非匹夫之勇、敵一人者比。則與晏子非攻之旨符合矣。蓋莊公之壯、非君子之勇。正晏子欲行禮義之勇以止之者也。觀諫上一章、莊公奮乎勇力不顧行義可證。又十七章曰、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問下十五章曰、莊公好兵作武。前十九章曰、莊公陳武夫、向勇力。皆此云莊公壯之明徵。然則本文壯字不誤。孔叢作怯、直是壯之誤字。

相三君而善不通下。善教不通。行於下。晏子、細人也。

道食人者哉。此句已見前。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簡

士。簡舊作簡、今校改。說見雜下十二章。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嬰為此仕者也。嬰舊作臣、晏子對孔

臣為僕亦不諧。今校改。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前十九章云、嬰於靈公盡復而不能

不能禁。今君輕國而重樂、嬰又不能禁。是皆嬰子對孔子、難言之隱衷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

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黃云、姓與生古通。行補三君而不有。不有、不自其功也。晏子

果君子也。

孫云、已上二章、黃之案本凌澐初本皆刪去。亂、皆訂正。盧云、吳本缺此章。元刻注云、

今據沈啓南本補入。餘篇次序亦多錯

事回曲之君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外下三章四章、問下十二章、旨並同。

魯君問何

晏子春秋校注卷八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 盧云、吳本不分。蘇云、舊以此與上篇並合為一卷。意在合七略之數。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為不可第一

盧云、吳本作廿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孫云、爾稽墨子作尼稽。尼爾、稽難、聲皆相近。以告晏子。

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孫云、浩裾墨子作浩居。史記作倨。孫云、浩裾即倨借字。不可以教下好樂

緩于民緩從孫本。元刻作緩。孫云、今本緩作緩、非。鹽鐵論作繁於樂。而舒於民。因舒知為緩字。黃云、墨子非儒篇、作好樂而淫人。不可以使親治恐廢於

立命而怠事怠舊譌建、孫云、墨子作怠是。言特命而怠于事也。純一今據正。案建為逮之形誤。逮古通怠。不可以使守職使字舊脫、從

勤於職守言恐不厚葬破民貧國謂破民之財、而使國貧。久喪循哀費日循舊譌道、孫云、墨子作宗喪循哀。孔叢作崇喪遂哀。

王云、道當作道、通與循同。墨子作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與此同。問上十一章曰不淫于樂、不遁於哀。即循哀也。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止也。說見諫下廿一章修哀下。純一今從孫王。不可使子民孫云、墨子作慈民。子當讀為慈。行之難者在內平天下易。不自心難。管子有內業、心術、白心等篇。可為行難

在內之證。易繫辭上曰、无思无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墨子尚賢中曰、聖人之德而總乎天地。皆攝外於內。知行之難在內矣。黃初云、王文成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儒者無其外儒舊為傳。盧校作儒。黃云、盧校是。下四章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無其外、無讀為無。說文嫺、嫺也。嫺其外、即下所謂異于服。勉于容。故

異于服勉于容異其服制。勉飾外容。孫云、道墨而馴百姓。馴古訓

記孝文本紀教馴其民正義。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重禮文。失禮意。故老子曰、禮者忠

信之薄而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墨子三辯篇曰、其樂。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孫云、

亂之首塗繁者其治塗寡。

作威容修飾

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

以示儀三字舊脫、務趨矧從孫校據墨子補。

之節以觀衆。務字舊脫、據墨子補。孫云、墨子作勸衆。

博學不可以儀世。王云、言孔子博學而不可爲法於世。勞思不可

以補民。言無裨益于民。元刻脫以字。

兼壽不能殫其教。議其博而寡要。孫云、墨子作案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

禮。言其禮繁而難遵。孫詒讓注墨子云、當年、壯年也。孫云、覽墨子作行。

積財不能贍其樂。積財不足以供樂舞之費。繁飾邪術以

營世君。孫云、高誘注淮南營、惑也。

盛爲聲樂以淫愚民。民上舊衍其字、據墨子刪。與上句文同一例。淫、謂侈其性也。其道也

不可以示世。元刻脫其道二字及世字。字及世字。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近而難遵。大旨與此章同。

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孫云、移墨子作利。非所以

導衆存民也。孫云、墨子作導國先衆。

公曰善。于是厚其禮留其封。封字舊脫、孫據墨子增。敬見而不

問其道。各本見下而字、倒著留其封上。句法不調。今據墨子乙。

仲尼迺行。孫云、墨子非儒篇、此作孔子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

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云云。疑本晏子春秋。後人以其詆譏孔子、乃刪去其文。改爲仲尼迺行四字。墨子非儒篇、又載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問。復不對。景公曰。以孔子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對。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索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復。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於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

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非仁義之本也。進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觀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於白公同也。亦晏子春秋本文、後人刪去者。疑在此章之前、據墨子知之。純

一案孫說未足據。何也。墨子非儒篇、孔子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蘇時舉注云、據史記范蠡亡吳後。乃變易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六年。景公卒後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樹之田氏之門乎。此真齊東野人之語也。又知白公之謀云云。畢沅注云、孔鐵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孔子已卒十旬。蘇時舉云、此誣罔之辭。殊不足辨。唯據白

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卒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知後事。而先與景公言之。案錄前是也。據史記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亡吳之歲、在晏子卒後二十七年。白公之亂、在晏子卒後二十二年。其說不能見信於後人、故本書不取、專就儒家旨趣異於墨者而非之。此知晏子當歸墨家。墨子非儒之文、凡本書所無者、皆後人增成之。元刻注云、此並下五章、皆毀誣孔子。殊不合於此篇。故著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盧云、吳本一作廿九。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

鞠語者也。鞠從元刻。孫本作鞠。孫云、姓鞠名語、疑即臬魚。臬魚聲相近。純一案鞠語似非姓名、文有譌奪。明于禮樂、審于服喪、其

母死、葬埋甚厚。孫云、埋當為葬。俗从土。服喪三年、哭泣甚疾。疾、痛也。公曰、豈不可哉、而色

說之。現喜悅之色。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知下能字疑衍。下並同。制規矩之

節。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行表綴之數。表、表敬也。綴、綴陔也。以教民、以為煩人、留日。留、滯也。故制禮

不羨于便事。孫云、言便事而已。不求餘也。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卒瑟以勸眾也。勸眾當作觀眾。以

為費財留工。留、稽遲也。故制樂不羨于和民。樂以和民而已。淫樂以妨民事。非不知能累世殫

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既殫已成

之財。又禁後生之財。故不以導民、今品人。說文品、乘庶也。飾禮煩事。徒飾禮文。不煩煩以從事。羨樂淫民。淫、淫靡也。故三

修民。崇死以害生、二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儉德毀滅。奢俗流行。故三

邪得行于世。三邪者、飾禮羨樂崇死也。是非賢不肖雜。問上三十章曰、為政何患、患善惡之不分。上妄說邪。上心

與邪。故好惡不足以導眾。好惡失其正故。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單從元刻。云、按本同。

孫本作道。王引之曰、作單者是也。單讀為擅。爾雅擅、病也。字或作瘳。大雅板蕩、下民卒瘵。以毛傳曰瘳、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路露古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為政則世必敗。以之為教則事必病也。洪云、管子戒篇、掘路家五十室。周書皇門解、自露厥家。路與露同。贏也。路世、猶言衰世也。單事與路世對言之。俗本改作道事之教。非是。蘇云、荀子議兵篇、路置者也。置與單一聲之轉。義一而已。彼以路置連文。公曷為不察。聲受而色說之。聞聲而色喜。此以路單對文。乃古義。道字直是誤文。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二盧云、吳本作三十。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孫云、孔叢引墨子、作先生奚不見晏子乎。仲尼

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

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非嬰為三心。三君為一心故。非字舊脫、從王校補。三君皆

欲其國家之安也。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當譽而非而是之。當非而

猶非也。均不是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此文疑本作孔丘必處一於此矣。言以是為非、或

公孫丑下、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義與此同。今本此上脫于字、衍據字心字、一又倒著此下、義不可通。此與下章並問下二十九章外

旨同。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盧云、吳本作三十一。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

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嬰世為大

夫。自稱世為齊民。謙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維持其正行而常之。不自識其過失而改之。不能自立也。不能自立于齊而保其身家。

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非可愛而愛。不當惡而惡。誹譽為類。譽從元刻。孫本作誹、非。言誹明惡。譽明美。以類相從。非誹

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為類。

愛惡之聲響相應。如響隨聲。見行而從之者也。墨子脩身篇曰、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學聞之以一心

事三君者所以順焉。君雖有三。而事之心。欲其國之安無二致。是其所以為順也。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嬰

果有三心。不惟事三君不順。即事一君亦必不順。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也同邪。今未見嬰所以順之名邪。嬰聞

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孫云、影當為景。獨寢不慚于魂。禮中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子獨寢不慚於魂。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志。是其義。文選恨賦注、引作君

陳蔡。身字舊脫、據孔叢詰墨篇補。窮、指絕糧七日言。不自以為為約。以內無慚於非人不得其故。今讎人不知其

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是猶水濱之人。惟自審其網罟之用。而非山人

傳人之網罟。無當出之其口。率爾鼓舌。不知其困也。不知實行者之困難。始吾望儒而貴之。今

吾望儒而疑之。兩儒字舊誤傳、孫據孔叢改。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孫云、爾不可止

于遠也。輪語類開篇曰、聽不及舌。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墨子脩身篇曰、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乎。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竊議、私論也。不中、不適當也。吾罪幾矣。吾不免於罪矣。丘聞

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君子德過於人。則以其人為友。德不及於人。則以其人為師。今丘失言于夫

子。夫子、指晏子。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夫子舊不重、王云、譏之上當更有夫子二字。而今本脫之、

是吾師也。純一今據補。荀子修身篇、非我而當者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宰我、言語之科。然仲尼見之。然下當有後

用此文。孔叢詰墨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盧云、吳本

景公出田。寒，故以為渾。孫云、此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

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此六字與上下文氣俱不貫。疑本作若問有無舜焉。言此衆人之中有孔子。若問有無舜，則舜

不識。下句同。今本問講則、有無倒、若著有下、義不可通。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為聞矣。聞、遠也。能

則聽美有聞矣。高誘注。曷為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

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言孔子僅能行舜之一節。處民之中，其過之識。其過之識、疑

過之。謂其知識不遠過於衆人。今本識字倒著之下，又脫不能二字，文不成義。况處君子之中乎。舊作况乎處君之中乎、王云、虞君

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虞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是其證。今本脫乎字，則義不可通。此一察王說是。惟謂脫乎字、未審。况下乎字、即子之譎而謀倒者。今乙正。舜者處民

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增讀、與、及也。則固聖人

之林也。孫云、林一。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盧云、吳本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未章。晏子沒後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云云。是晏子

景公卒十年。當景公四十八年。即魯定公十年。據史記齊世家、晏子先

晏子已卒。據十二諸侯年表、齊歸魯女樂。在定公十二年。亦晏子卒後事。此文不足信。鄰國有

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北堂書鈔四十九引、若何上有為之二字。孔廣

俞本。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弱主、昏庸。無能之謂。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

重孔子，設以相齊。孫云、孔叢設作欲。此一察設者、虛假之詞。設以相齊、蓋陰謀也。孔子疆諫而不聽。必驕魯而

有齊。孫云、有齊、孔叢作適齊。疑有當焉。盧云、有猶特也。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

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間。孫云、孔叢詰墨用此文。元刻注云、此上五章皆毀訛孔子。而此章復稱爲聖相。設相齊以困孔子。似非平仲之所宜。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彊足恃乎？晏子對不足恃。第七盧云、吳本作三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彊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彊足恃乎？

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彊無甚

如湯。湯有臣伊尹仲虺。女鳩女房。義伯仲伯。（見史記殷本紀）可謂強矣。有兄弟而彊無甚如桀。無改。湯有弑其君

桀有亡其兄。二句義不可曉。豈以人爲足恃？舊衍哉字，蓋後人不知下文也與邪。同，二句當連讀。安增之。今校刪。可以無亡

也。孫云、強傷兄亡爲損。此章及下六章、俗本刪去。元刻注云、此章晏公問臣並兄弟之強。而晏子對以湯桀。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此章下舊有與字。俞云、此與字似不當有。寫者依他篇增之。而不知其非。純一今據刪。盧云、吳勉學本缺。此與下六章。元刻本、沈啓南本、吳懷保本、皆有。

景公遊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盧云、吳本作三十五。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孫云、不讀如否。嬰何願？公曰：

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願有君見之。而生敬畏。有妻而見歸。婦人謂嫁曰歸。有子而可

遺。燕翼詒謀。孫云、畏歸遺爲韻。純一案古音諸五齊引此。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也字舊脫，從蘇校。載一願。載與再補。與下文同一例。

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有君而明。日順嬰之

行。嬰字當在日順上。言嬰日順承明君之令以爲行。今似言明君日順嬰之意以爲行、非。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明行忘爲韻。古音諸十六庚引此。家

不貧，則不慍朋友所讖。似言家不貧。則可周濟。朋友所讖、使無慍怒。有良隣。論語里仁爲美。里仁爲美。則日見君子。

相觀靡而善。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載一願。三字舊脫，從劉校補。晏子對曰：臣願有

君而可輔。輔當作備。有妻而可去。去、藏也。前漢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往去、收藏也。但有妻而可藏、與有妻而見歸、義鄰於獲。去或當訓

難訓棄。謂有妻設不願相借、即可自由離去。如雜上廿五章、晏子之御、其妻請去。其例也。晏子思想平等。或對景公為此戲言、亦不足怪。然雜下廿四章、景公欲納愛女。晏子不倍老妻之託而辭

之。後第十章斥田無宇云、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見色而有子而可怒。墨子耕柱篇、子墨子怒耕柱

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知晏子之平等。必不肯正義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元刻注云、此章載晏子怒為願。純一案古音諧十二魚上聲引此。

去怒為願。純一案古音諧十二魚上聲引此。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元刻注云、此章載晏子怒為願。純一案古音諧十二魚上聲引此。

訓。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元刻載譌。從盧校改。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為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毀第九。盧云、吳本作三十六。

景公為大鐘。將縣之。晏子、仲尼、柏常騫。初學記十六引晏子在柏常騫下。三人朝。俱曰。孫云、初學記作三人俱

來朝。皆鐘將毀。衝之。果毀。孫云、衝讀如撞。初學記作撞。純一案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公召引作仲尼、柏常騫、晏子三人俱朝。曰鐘將毀之。撞、果毀。

二子者而問之。者字疑衍。御覽作公見二子問之。無者字可證。初學記無而字。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

非禮。是以曰鐘將毀。此以神道設教。仲尼曰：鐘大而縣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

初學記作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此就物理言之。柏常騫曰：今庚申，有日。雷日也。音莫

勝於雷。音、御覽初學記並作除。是以曰鐘將毀也。此陰陽家言、殊不足信。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為泰呂成、將燕饗、晏子諫章。旨同而尤近。

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元刻成爲譌臣、據明本改。盧校同。景公為泰呂成、即諫下十二章。盧云、吳本缺此章。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盧云、吳本作三十七。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于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盧云、韓詩外傳九、非晏子之妻。乃其妻之使人為近理。髮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于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

班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韓詩外傳作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

者也。何爲舊倒。王云。當作何爲者也。言此出於室者。何等入也。今本晏子曰。嬰之家也。

韓詩外傳作家臣也。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韓詩外傳補。食字舊脫。據何以老妻爲。妻爲舊倒。王云。當作

文不成義。韓詩外傳作何用是人爲。文義亦同。純一今據乙。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

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

淫亂之行。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韓詩外傳作棄老取少謂之警。貴而忘職謂之亂。見色而悅謂之逆。吾豈以逆亂警之道哉。元刻注云。此章

與景公以晏子妻老欲然愛女。旨同而事異。陳無宇雖至凡品。亦未應以是諭晏子。設非晏子者。將納其說。見棄妻乎。無以誣訓。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景公欲納愛女。即雜下廿四章。盧云。吳本缺

此章。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盧云。吳本

有工女。託于晏子之家者。者上舊衍焉字。據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引刪。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孫云。婢妾御覽作

婢子。東郭今本作在廊。據御覽作東郭。廊。俗字。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晏子曰。乃今而後自知吾

不肖也。舊作今日。王云。日字後人所加。凡書傳中。言乃今而後者。加一日字。則累於詞矣。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七。引此無日字。盧校同。純一今據刪。古之爲

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御覽無不通。故三字。女無淫事。今

僕託國主民。受全國之託。而主民事。而女欲犇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色見文義不順。當作見色。孫云。廉

御覽作清。盧云。御覽無色見而三字。遂不見。元刻注云。此章與犯傷槐之令者。女求入晏子家。事同而辭略。且無

本缺此章。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為法不宜殺第十二

盧云、吳本
作二十九。

景公蓋姣。

姣、伎同。美好也。

有羽人視景公僭者。

孫云、周禮羽人，下士二人。屬地官司能。純一案下犯上謂之僭。隱五年穀梁傳始僭樂。

注。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

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

俞云、合色無義。下文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雖使為一句。說文部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否聲。公曰否者、深怪其語。故先唾而不受耳。孫詒讓云、合疑昔之誤。說文口部云、咎、詩也。呂氏春秋權勸篇云、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口咎。退酒也。皆昔聲義同。

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廬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

藝文類聚八十五引無之字。八十七引有。太平御覽八百二十引、亦無之字。

盧云、吳本缺此章。作四十。

有水而赤。其中有

棗。

御覽八百二十引無其字。又九百六十五引其作水。類聚八十五、無其中二字。八十七有。

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

御覽兩引、並無對字。

昔者秦繆公

御覽兩引、一無者字。綴並作携。類聚八十五無者字。八十七有。

乘龍舟而理天下

黃云、元刻無舟字。孫云、藝文

並同。至東海而捐其布

孫云、捐、藝文類聚作投。黃云、文選新刻漏銘注作板。純一案御覽八

以黃布裹烝棗

彼黃布故水赤

孫云、文選新刻漏銘注作板。純一案御覽八

改非也。彼黃布者、言彼所捐之布。乃黃布也。

若作破字、則破黃布三字文不成義

矣。烝棗上亦當有彼字。蒙上而省。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為對

孫云、詳問、

文選注作伴問。通俗文、陽作詳。虛辭也。盧云、何為二字疑衍。黃云、文選注無何為二字。蘇云、何為下當有對字。傳寫者緣下對字而脫耳。景公言吾乃伴問、何為對。故晏子答以詳問詳對。義本昭晰。以為衍文、語意不完矣。純一案御覽八百二十作吾伴問。九百六十五作吾伴問子。類聚兩引作吾伴問子耳。並無何為對三字。然引文從略、不盡可據。蘇說義長。劉云對下脫晏子對三字、是也。今據御覽八百。晏子對曰、嬰聞之。文選注及御覽兩引、並無之字。類聚八十五同。又八百二十、及類聚八十五、之也。文選注作伴問者伴對也。御覽九百六十五同文選注、惟也作之。又八百二十、及類聚八十五、均作伴問者亦伴對之。類聚八十七及釋史同。惟並無之字。元刻注云、此並下一章、語類併而義無所取。故著於此篇。孫云、已上七章。據沈啓南本、吳濼保本、增入。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盧云、吳本作四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問、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引作謂。天下有極大物乎。物字舊脫、據御覽補。晏子對曰、御覽無晏子二字。

有。句 北溟有鵬。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古音諧七真引。此、雲天諧。尾偃天間。說文偃、小也。躍啄北海。

海。說文啄、鳥食也。頸尾咳于天地。咳御覽作該。然而膠膠乎不知六翻之所在。舊脫北溟有鵬句。乎字倒著。

然而上。王云、自足游浮雲以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去鵬字、則不知為何物矣。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云云。則有鵬字明矣。又案頸尾咳于天地乎。乎字本在下句膠膠下。膠膠即寥寥、曠遠之貌也。故曰膠膠乎不知六翻之所在。今本乎字在上句天地下、則文義不順。御覽引此、乎字正在膠膠下。純一案王說是而義未盡。此文本作北溟有鵬、與東海有蟲對文。莊子逍遙遊篇、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焉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列子湯問篇文同。列子並以焦螟與鵬對舉。大旨與此全同。則本文當作北溟有鵬明矣。今本脫去、王僅補一鵬字、語意仍未完足。今並據以增訂。古音

諧四之上聲引此、海在諧。孫云、咳與闕通。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若字舊脫、據又選鶴鶴賦注補。孫云細、

藝文類聚作小。純一案類聚見九十七。晏子對曰、有。句 東海有蟲。孫云蟲、今本作蠱。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純一案元刻正作蟲。文選張景陽七命注、蟲下有

名曰焦螟。孫云、蠱文選注作蚊。俗字。純一案御覽九百五十一、作生於蚊。賤說文作蚊。目旁毛也。再乳再飛。而蠱不

四。再乳再飛。而蠱不為驚。孫云、藝文類聚作飛乳去來。而蚊不覺。純一案文選七命注、同類見類聚。明王元貞校類聚、作再乳而飛。蠱不為驚。御覽作再乳而兆。蚊不為驚。

臣嬰不知

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孫云、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閒生庶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純一案類聚冥

作螟。文選鵠鵠賦注、作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鬪者、命曰鵠螟。御覽作臣嬰不知名、東海耆老、命曰鵠螟。鵠名冥為韻、古音諧十青引此。

莊公圖莒國人擾給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 盧云、吳本作四十二。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衢間。衢字舊脫、從王校據下文補。黃云、

元刻操作標。下同。王云、衢間、當衢之閒也。公召睢休相 孫云、姓睢名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

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於衢間。操舊作標、孫云、標當爲標。純一案操、持也。標、擊也。又麾也。義不及操字妥適。今改從上文一律。

元刻並作標。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人以爲有、人字舊脫、據上文增。則仁人不存、無

皆操之形諷。素孚民望之仁人在此、無以安其心故。問下十二章曰、晏子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

曰、諾。以令于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皆知晏子能安國故。君子

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黃云、元刻脫非字。有所

以見于前信于後者。舊無有字、語意不完。今校增。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刻

注云、此章特以晏子而給國人。故著於此篇。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 盧云、吳本作四十三。

景公游于菑。孫云、太平御覽作臨菑。說苑作婁。郡國志平昌有婁鄉。韓非作游少海。蘇云、治

齊安陸昭王聞晏子死。孫云、死御覽作卒。蘇云、治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孫云、說

碑注作淄。要無于字、舊作淄。純一案鮑刻御覽四百八十七作游臨淄。文選褚備碑注作菑。素服、釋而驅之。文選注作公擊釋而馳。按韓非作適駕、煩且之乘。則繁駟、馬名。煩繁、且駟、聲相近。說文駟、壯馬也。一曰馬隨駟也。文選注作擊釋。形相近、字之誤耳。蘇云、治要作公乘而

驅。孫詒讓云、考工記輿人云、飾車欲侈。此景公意欲急行、不在車之侈奔。竊疑晏子本文、嘗作
人侈乘輿。古从蜀从多之字、聲近通用。周禮樂師禮以采齊。鄭注云、故書趨作踳。鄭司農云踳當
爲趨。書亦或爲趨。趨俗書亦或作趨。並其證也。此侈即韓子之趨、言催促令急駕乘輿也。繁阻頗
目、義亦難通。說苑宋本書乘駟。文選注引亦作驛。疑繁阻之阻、亦即驅之形誤。純一案胡刻仿宋
文選、兩引並作繁阻。海錄軒本、並作擊駟。此文乘侈輿、當依孫校作侈乘輿爲是。
服繁阻與侈乘輿對文。繁阻似不誤、言公意欲速至。趨駕乘輿、用壯馬而驅之。
舊作而因爲遲。孫云、說苑、文選注、太平御覽、
俱作自以爲遲。蘇云、治要同。純一今據改。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孫云、趨文選
御覽作速。純一案說苑、治要、並作速。胡刻仿宋文選兩引、并作知不如車之駁。案古今注卷下、
曹真有駁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舉帆之法也。音義引作駁、誤。海錄軒本文選、並作知
不如車之駁。案駁廣韻、玉篇、並云疾也。則又乘。文選兩引、
增韻云、馬行疾也。駁駁義並與速同。並有之字。比至于國者。說苑治要並同。文
均作比。四下而趨。行突而往。至伏尸而號。舊說至有至字、孫云、尸說苑作屍。王云、案伏尸
哭而往、尙未至也。則至字必不可少。說苑君道篇、及蔡書治要、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八、並作
至伏尸而號。文選褚淵碑注、齊安陸昭王碑注、並作至則伏尸而哭。純一今據補。御覽五百四十九
引尸作屍。日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皆見責。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

收、斂也。小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蘇云、治要有國字。純一案
爾雅廣言。寡人。說苑、治要、御覽。而加于夫子。說苑無于字。治要于作之。御覽四百
兩引、均無于字。八十七無而字。五百四十九同說苑。齊國之社稷

危矣。百姓將誰告夫。孫云、文選注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非外儲說、說苑君道篇、用此
詳見經傳釋詞。說苑作矣非。御覽四百八十七、作社稷危矣。百姓誰告。雖無將字、而義正同。
謂晏子既沒。百姓疾苦。將誰告而誰拯之。文選兩注、均因省去上文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云
云。於此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失其百姓無告之旨。不可從。韓非外儲說左上、文與此異。錄之以
備參稽。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
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驪子韓驅御之。行數百步、以驪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
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驪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元刻注云、此並下二章。皆
晏子段後景公追懷之言。故著于此篇。蘇云、治要

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載此在雜下篇。蘇云、治要

卷八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二一七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第十七盧云、吳本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于晏子屍上。舊服屍上二字、從孫校。據御覽五百四十九增。而哭之。涕沾襟。御覽作涕衣皆謂之襟。

孫云、爾雅釋器、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于公阜之上。阜舊作邑、從盧校改。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諫上十八章云、昔者從夫子而

今誰責寡人哉。吾失夫子則亡存。無以自存。何禮之有。免而哭。免冠而哀盡而去。孫云、太平御覽

哀盡、哀畢也。上章標題云哀畢而去。是其證矣。御覽非。純一案哀盡、盡哀、其義一也。

晏子沒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盧云、吳本

晏子沒十有七年。黃云、盧校下有後字。純一案史記齊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後十年景公薨。此云晏子沒十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未知孰是。七或式之形

誤。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孫云質、射質也。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

播弓矢也。播、棄也。弦章入。公曰、章。此下各本俱缺。元刻作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

諂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塗。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文止此。此由後人據御覽九百三十五引晏子補入。孫本作自晏子沒後。不復聞不善

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幾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

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音義云據御覽增。王云、孫所增文。乃雜取諸書補入者。不足為據。因錄元刻。又以羣書治要、及御覽四百二十六所引補之。俞云、王補洵較孫刻為備。惟此文實見於說苑君道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不全。因錄說苑。補王引所未及。純一案諸引莫備於說苑。今從俞校

此。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治要有矣字。未嘗聞吾不善。吾下舊衍過字、據治要及

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治要無而字。若作如。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

足以知君之不善。治要無之字。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治要無色字。然而有一焉。臣聞之。

治要無之字。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御覽九百三十五、作君好臣服。君嗜臣食。服食為韻。古音諧一韻引此。夫

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孫云、藝文類聚、作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純一索類聚見卷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八同。治

要無夫字、及兩則字。黃蒼為韻。古音諧十六庚引此。君其猶有諂人言乎。治要諂上有食字、人下有之字。公曰善。治要引止。此。載雜下。今

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章歸。歸上章字。歸脫、據御覽

四百二十六補。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

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御覽四百二十六、作故天下稱之。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

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于衆。而受若魚也。若、此是反晏子之義。而順

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孫云、說苑若

盧云、吳本錄此章。